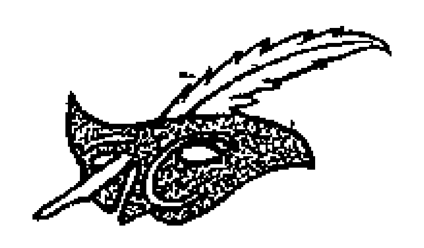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名苑猎凶

名苑猎凶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杨志强 王利英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名苑猎凶

THE SECRET OF CHIMNEYS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杨志强　王利英
责任编辑：夏　凡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213 千字
印　　张：9.8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1716－2/I·1050
定　　价：21.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安东尼·凯德签约

"乔大公子！"

"咦，这不是老吉米·麦格拉思吗？"

城堡观光团的人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边，浑身是汗，满面疲惫，但仍然颇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一幕。很显然他们的凯德先生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团里的人们都很喜欢凯德先生，他身材颀长，面孔黝黑，全身上下透着绅士风度，给他们解决争议的时候，能把每个人都哄得高高兴兴的。他那位朋友可真够面目怪异的了，身高和凯德先生差不多，但要胖多了，长相也差多了，就像书里面常常描写的那种酒吧老板。不管怎么说，人们出国观光不就是为了亲眼看看书中写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一直到现在，他们丝毫也没觉得布拉瓦约有什么好玩的。整天日头暴晒，旅馆也一点都不舒服。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接着忽然就把

车开到了马托波斯。幸亏凯德先生建议他们收集明信片，各式各样，到处都有，这回他们可开眼了。

安东尼·凯德和他的朋友走开两步。

“跟这群娘儿们在一起干吗？”麦格拉思问道，“要开花楼啊？”

“这些人可不行，”安东尼咧嘴笑了笑，“你没好好看看他们？”

“看了，还以为你的眼光出了问题呢。”

“我的眼光一点也没变。他们是城堡观光团的，就是本地的城堡。”

“你怎么居然会干上这么个差事？”

“急需钱花，无可奈何。我向你保证这不合我的口味。”

吉米会意地笑了。

“从来就不是干正经活的料，对不对？”

安东尼对他的讥讽不以为然。

“不过，我期望很快就会有点什么事。”他充满希望地说，“事情总是这样的。”

吉米呵呵地笑了起来。

“如果有什么地方要出事，安东尼·凯德迟早会卷进去。我就知道，”他说，“你对各种风波有着绝对的直觉——而且从来不会给逮着。咱们什么时候能一块聊聊？”

安东尼叹了口气。

“我还得带着这群饶舌的母鸡去看看罗得斯墓地。”

“唉，那才是正事。”吉米点头道，“路上坑坑洼洼，他们回来的时候一定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哭着喊着上床疗伤。然

后咱们就可以凑在一块好好聊聊了。”

“好吧，回头见，吉米。”

安东尼重新回到他的羊群。团里最年轻也最尖刻的泰勒小姐马上向他发起了攻击。

“嘿，凯德先生，那人是不是您的老朋友啊？”

“是的，泰勒小姐。是我清白的青年时代的一个老朋友。”

泰勒小姐格格地笑了起来。

“我觉得他真有趣。”

“我会转告给他的。”

“哈，凯德先生，您怎么这么顽皮！亏您想得出来！他叫您什么来着？”

“乔大公子！”

“是的，您叫乔吗？”

“泰勒小姐，我以为您知道我叫安东尼。”

“哼，快走吧！”泰勒小姐卖弄地叫了一声。

到现在为止安东尼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除了做好游览的必要安排，他还得照顾好每个人：哪位老先生给惹恼了，他得去安慰；上了年纪的女士要买风光明信片，他得给安排足够的机会；至于那些四十岁以下的女士呢，他还得时不时地调笑几句。这后一项任务要简单一些，因为那些女士总是准备从他最纯洁的话语里听出些柔情蜜意。

泰勒小姐接着发问：“那么，他为什么叫您乔呢？”

“哦，就是因为我不叫乔。”

“那为什么叫乔大公子？”

"还是那个理由。"

"噢，凯德先生，"泰勒小姐满脸失望地抗议道，"您可不应该那么说。爸爸昨天晚上还对我说您多有绅士风度呢。"

"您父亲可真是太好了，泰勒小姐。"

"我们大家也都觉得您的确很帅。"

"我简直受宠若惊了。"

"真的，我可没瞎说。"

"善良的心灵胜过漂亮的冠冕。"安东尼顺嘴搭音地说着，根本没想到要表达什么意思，只是热切地盼望着开午饭的时候快些到来。

"这首诗我一直觉得真美。您很懂诗歌吗？凯德先生。"

"实在要背，我也许能背'少年站在燃烧的甲板上'。'少年站在燃烧的甲板上，除了他别人都已逃生。'我就知道这些，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边演边背。'少年站在燃烧的甲板上'——呼——呼——呼——你看，火苗！'除了他别人都已逃生'——至于这句吗，我可以像条狗似地来回跑。"

泰勒小姐尖声笑着，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哎，快看凯德先生！他多有趣呀！"

"该喝早茶了，"安东尼抖擞精神喊道，"这边走。下一条街有个非常好的咖啡馆。"

"我猜，"考尔迪科特夫人用她那低沉的声音说道，"早茶的花消包括在观光费里了吧？"

"早茶，考尔迪科特夫人，"安东尼端起他那职业派头说道，"需要单另花钱。"

"真不像话。"

“人生充满了考验，是不是？”安东尼高兴地说道。

考尔迪科特夫人眼光一闪，就像起爆了一颗地雷似地说道：

“我早就料到了而且做好了准备，今天早饭时我预先做了些茶！现在可以用酒精炉热一下。来吧，老爹。”

考尔迪科特先生和夫人得胜般地向旅馆走去，女人为自己的深谋远虑得意洋洋。

“上帝啊，”安东尼嘟哝着，“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他带着其余的人向咖啡馆走去。泰勒小姐一直跟在旁边，又开始了她的快速问答。

“您好长时间没看到您的朋友了吧？”

“也就七年多吧。”

“您是在非洲认识他的吗？”

“嗯，不过不是在这部分。我第一次遇到吉米·麦格拉思的时候，他被五花大绑马上就要给煮着吃了。我们刚好赶上。你知道，内陆有些部落是食人的。”

“后来怎么了？”

“大打出手。我们杀死了几个，剩下的都抱头鼠窜了。”

“噢，凯德先生，您的生活多刺激呀！”

“一点都不惊险，我向你保证。”

但很显然这位女士并不相信他。

当晚安东尼·凯德来到吉米·麦格拉思的小屋的时候已经十点钟了，吉米正摆弄着几个酒瓶子。

“要烈一点的，詹姆斯。”他带着央求的声调说，“跟你说，赶紧给我点烈的。”

“我就知道你会的，伙计。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干你那份差事的。”

“要有别的活儿我马上就跳槽。”

麦格拉思给自己倒了一杯，熟练地摇了几下又掺上另外一种，接着他慢条斯理地说道：

“是不是特别想找点事做，老伙计？”

“什么事？”

“如果有别的活儿就不干现在的活儿了？”

“嘿，你不会是说现在就有吧？那你自己干吗不抢到手呢？”

“我已经抢到手了——但不怎么喜欢，所以想转给你。”

安东尼有些怀疑。

“怎么回事？不会是让你在主日学校教书吧，是吗？”

“你觉得会有人挑我在主日学校教书吗？”

“如果知道你的底细当然不会。”

“这个工作很不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不会恰好是在南美吧？那儿的情况我还真知道点儿。那些芝麻大的共和国，好像最近又会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吉米抿嘴笑了笑。

“你对革命总是那么热心，一革命什么事就都乱成一片。”

“我觉得我的能力恰在此中。跟你说，吉米，革命的时候我可特别有用——不管对哪一方来说。要比老老实实过日子强多了。”

“我记得以前听你说过你的情趣，老伙计。不过，这个活儿不在南美——在英国。”

“英国？啊，你要衣锦还乡了。过了七年，他们不能再向你讨债了，是不是，吉米？”

“我觉得不会。好吧，想不想多听几句？”

“想，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自己不干呢？”

“告诉你吧，我在淘金，安东尼，在内陆很远的地方。”

安东尼吹了声口哨，盯着他。

“从我认识你开始，吉米，你总是在淘金。这就是你的弱点——你那特别的小癖好。走了那么多的路，在追踪痕迹方面，你可该算是首屈一指了。”

“你瞧着吧，总有一天我会发大财的。”

“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你是淘金，我是好事。”

“我要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你该知道黑措斯洛克吧？”

安东尼突然抬起头来。

“黑措斯洛克？”他声调古怪地问道。

“对，知道吗？”

安东尼停了好一会儿才吭声。接着他缓缓道来：

“只知道别人都知道的。是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国家，对不对？主要河流未知。主要山脉也未知，但肯定有好多。首都埃卡雷斯特。居民以盗贼为主，爱好弑君和革命。最后一个国王，尼古拉斯四世，大约七年前被刺。那以后就变成了共和国。总的来说，变数多多。你该早点告诉我这差事还和黑措斯洛克有关。”

“只是间接有些联系。”

安东尼凝视着他，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悲伤。

“你可该想法解决解决这个问题了，詹姆斯，”他说，“修一门通讯课或是别的什么。你如果是在古老的东正教时代讲这么个故事，肯定得给倒吊起来挨一顿脚尖，或是臭揍一顿，把你的五脏六腑倒个个儿。”

吉米接着自己的话头讲，丝毫没被唬住。

“听说过斯泰尔普蒂奇伯爵吗？”

“这你可说着了，”安东尼说道，“人们即使没听说过黑措斯洛克，一提起斯泰尔普蒂奇伯爵肯定会想起来的。巴尔干的显赫老人，大有来头。现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流芳千古；最大的恶棍，该被吊死。到底如何定论取决于你读的是什么报纸。但可以确信，詹姆斯，即使你我都化成灰烬，斯泰尔普蒂奇伯爵也不会被人们忘掉。最近二十年来，当地的每一着棋都能嗅出斯泰尔普蒂奇伯爵的气息。他是独裁者、爱国者、政治家——没人清楚他到底属于哪类人，只有一点——他是彻头彻尾的阴谋家。好吧，他怎么样？”

“他当过黑措斯洛克的首相——这就是我为什么先提到黑措斯洛克。”

“吉米，你好没头脑。跟斯泰尔普蒂奇比起来黑措斯洛克无足轻重。它只不过给他提供了出生地和安身立命的职位罢了。咦，我记得他已经死了？”

“他是死了。两个月前死于巴黎。我要告诉你的是几年前的事。”

“问题是，”安东尼问道，“你到底要告诉我些什么？”

吉米感觉到了他的非难，于是赶紧讲了起来。

“是这样的，我那时在巴黎——确切地说是在整整四年前。一天晚上我正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走着，忽然看见六七个当地的恶棍在殴打一位很有风度的老人。我最看不得这种不争气的做法，就赶上去把那些恶棍打跑了。我猜他们以前肯定没真正挨过打，简直是屁滚尿流！”

“你可赶着了，詹姆斯，”安东尼轻声说道，“要是能看到那场打斗会多带劲。”

“噢，没什么。”吉米谦虚地说，“倒是那老家伙感激涕零，谢个不停。他被打得够戗，一看就知道，但他还够清醒，问了我的名字和地址，第二天还专程上门感谢我。做得非常得体。那时我才知道我救的是斯泰尔普蒂奇伯爵。他在布瓦附近有所宅子。”

安东尼点点头。

“对，斯泰尔普蒂奇在尼古拉斯国王遇刺后住到了巴黎。后来有人希望他回去当总统，但他坚辞拒绝。他仍坚持君主原则，虽然据说他染指巴尔干的所有秘密倾轧。一言以蔽之，死去的斯泰尔普蒂奇伯爵是个很有城府的人。”

“尼古拉斯四世这个人对女人特别感兴趣，是不是？”吉米忽然问到。

“没错。”安东尼答道，“生于此亦亡于此，可怜的家伙。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巴黎小歌厅的歌女——就连支持贵贱通婚的人也不会看上她。但尼古拉斯却糟糕地迷上了她，她则削尖了脑袋想要当王后。听起来多不可思议呀，但他们居然成功了。她被诡称为波波夫斯基女伯爵或是其他什么，假装是罗曼诺夫家族的后裔。尼古拉斯和她在埃

卡雷斯特的教堂结了婚，她被加冕为瓦拉加王后。大主教尽管不情愿也只好顺其自然。尼古拉斯搞定了他的大臣们，我估计他也只认为仅此而已——但他没能认真对付他的臣民。黑措斯洛克的人们都非常讲究贵族谱系而且很难接受新生事物。他们希望他们拥有货真价实的国王和王后，于是便有牢骚和不满，接着就是顺理成章的无情镇压，最后发生了暴动。人们攻进王宫，杀死国王和王后，然后宣布共和。以后那儿就成为一个共和国——但情况一直很微妙，我是这么听说的。为了能插进手去，他们刺杀了一两个总统。不过言归正传，你救了斯泰尔普蒂奇伯爵，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是吧，好，这件事就此了结。回到非洲我就再也没想这件事，可两周前，我收到一个怪模怪样的包裹；我这儿一趟那儿一趟，这包裹一直追着我，还真到了我手里，天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呀。我在报纸上得知斯泰尔普蒂奇伯爵前不久在巴黎死了。而包裹里装的就是他的回忆录——或是叫怀旧录，或是随便叫什么吧。里边附的便条上说，如果我在十月十三号当天或这之前把手稿交给伦敦的某个出版商，我就会得到一千英镑。"

"一千英镑？你是说一千英镑吗，吉米？"

"对，老伙计。我希望上帝保佑这不是恶作剧。老话讲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好吧，就是这些。由于包裹过了那么久才转到我手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过，总难两全其美，我刚刚定好要去内陆，而且特别想去。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你是没治了，吉米。实打实的一千英镑比你那些虚无

缥缈的黄金要强多了。”

“不过，如果是一场恶作剧呢？不管怎么说，我到这儿了，船票买好了，一切都办好了，要去开普敦——你却冒了出来！”

安东尼站起身来点了支烟。

“我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詹姆斯。你计划不变，还是去淘金，我去给你收那一千英镑。那么我能分多少？”

“四分之一怎么样？”

“二百五十英镑，免税，像人们常说的那样？”

“好吧。”

“成交。告诉你吧，只要一百英镑我就会去的，就想看看你后悔得咬牙切齿的样子。还得告诉你，詹姆斯·麦格拉思，你死的时候，绝对不会有多少钱让你躺在床上数。”

“不管怎么说，敲定了？”

“敲定了，没问题。干。城堡观光团该乱成一锅粥了。”

他们很像那么回事地干了一杯。

第二章 苦恼的女人

"好吧,就这样,"安东尼说道,把酒一口喝干,把杯子放回桌子上。"你要坐什么船?"

"格拉纳思城堡号。"

"用你的名字订的票,我猜,那么我最好以詹姆斯·麦格拉思的身份上路。制作护照的手艺都有点淡忘了,是不是?"

"差也差不到哪儿去。你我二人虽毫无相似之处,但在大面上还是应该混得过去。身高六英尺,褐色头发,蓝眼睛,鼻子平常,下颚一般——"

"别总用'一般'来障眼。告诉你吧,城堡旅行社在众多申请人里选我当导游全是因为我外表出众风度不凡。"

吉米抿嘴笑笑。

"今天早晨我注意了您的风度。"

"毫无疑问你会的。"

安东尼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着步，眉头微蹙。过了好几分钟他才开口。

"吉米，"他开始讲了起来，"斯泰尔普蒂奇死在巴黎。他为什么把手稿从巴黎转经非洲送到伦敦呢?"

吉米茫然地摇了摇头。

"不清楚。"

"为什么不把它装在小包裹里通过邮局寄送呢?"

"明摆着那样做更明智些，我同意。"

"当然。"安东尼接着说道，"我知道国王、王后和政府大员们受礼仪的约束，什么事情都不能简简单单、直截了当地去做。所以才有了国王的信使以及那么多的故事。中世纪时代，你把图章戒指交给某人作为一种秘钥。'国王的戒指!请过目，先生!'但通常总是有人把戒指偷走。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就没有聪明人想到复制戒指的主意—— 做十几个，然后每个一百金币卖掉。中世纪的人好像不会动脑筋。"

吉米打了个哈欠。

"我关于中世纪的评论似乎没有逗笑你。让我们回到斯泰尔普蒂奇伯爵上来。从法国转路非洲到英国即使对外交大员来说也有点太过分了。如果他只不过想确保你能得到一千英镑，完全可以在遗嘱里面写明。感谢上帝，咱们两人都不会自尊到不接受遗赠的地步!斯泰尔普蒂奇一定是老糊涂了。"

"你是这么想的，是吗?"

安东尼皱皱眉接着踱步。

“你读过这东西吗？”他突然问道。

“读什么？”

“手稿。”

“上帝，没有。你想我为什么要读那种东西？”

安东尼微微笑了笑。

“我只是想知道而已。你知道很多麻烦都是由轻率地泄露秘闻轶事之类的回忆录引起的。那些一生守口如瓶的人，当自己能够安逸地死去的时候，好像特别喜欢惹些麻烦。这样做给他们带来了恶意的快感。吉米，斯泰尔普蒂奇伯爵是怎样一种人呢？你见过他还和他说过话，而且你对人的本性能够做出很好的判断。在你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怀恨在心的老魔鬼吗？”

吉米摇了摇头。

“很难讲。你瞧，第一个晚上他显然给打懵了，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他就是一个高谈阔论的老家伙，风度翩翩，给我说了一大堆好话，我简直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他喝醉了的时候没说些有趣的事情？”

吉米皱起眉头努力回想。

“他说他知道科一依一诺尔钻石在哪儿。”他迟疑地说道。

“哦，是吗？”安东尼说道，“我们都知道。他们把它放在塔里，不是吗？围着厚厚的玻璃栏和铁栅栏，还有好多穿着新奇的服装的先生们站在旁边守护着，确保没人能拿走任何东西。”

“没错。”吉米附和道。

"斯泰尔普蒂奇伯爵说了些其他类似的东西吗？比如，他知道华莱士藏品在哪个城市？"

吉米摇了摇头。

"哼！"安东尼不再言语。

他又点了一支烟，接着又开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我猜，你这个大老粗从来不看报吧？"不久他突然迸出一句话来。

"不太常看。"麦格拉思坦白地说，"一般来讲，报纸上没有任何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

"感谢老天，我要更文明一些。报纸上最近几次提到黑措斯洛克，暗示保王党要复辟。"

"尼古拉斯四世没儿子，"吉米说道，"但我从来就不信奥博洛维奇王朝会断代。也许什么地方就有一大群小家伙，表亲，第二表亲，还有远房表亲，到处都是。"

"所以再找个国王不会有什么困难？"

"应该说一点都没有。"吉米答道，"你知道，他们厌烦共和体制我根本就不奇怪。一个精神旺盛、气魄雄壮的民族已经适应了国王，就会觉得只是射杀几个总统是多么的乏味。嗯，说起国王，让我想起那天晚上老斯泰尔普蒂奇说的别的什么。他说他知道追杀他的是哪些人。他们是维克托国王的人，他说。"

"什么？"安东尼突然转过来。

麦格拉思的脸上露出笑容。

"多少有点兴奋，是不是？乔大公子？"他故意慢慢地说道。

“别犯傻了，吉米。你刚才说的很重要。”

他走到窗口，站在那儿向外看。

“不管怎么说，维克托国王是什么人？”吉米问道，“是不是巴尔干的另外一个国王？”

“不是。”安东尼慢慢地说道，“他不是那种国王。”

“那他是什么？”

停顿了一下安东尼又开口说道：

“他是个恶棍，吉米。全世界最臭名昭著的珠宝大盗。非常少见，胆大无比，什么事都吓不倒他。维克托国王是他的外号，在巴黎叫得很响。他那帮人的老窝在巴黎。前几年他们把他逮捕，借个小罪名把他关了几年。他们无法证明对他的更大的指控。他就要出来了——也许他已经出来了。”

“你觉得斯泰尔普蒂奇伯爵和他被关之事是不是有关？那帮人是不是因此要杀他呢？为了报复？”

“不清楚。”安东尼说道，“表面上看好像不是。就我所知维克托国王从来没偷过黑措斯洛克王室珠宝。但整件事看起来相当有意思，是不是？斯泰尔普蒂奇的死，回忆录，还有报纸上的谣言——一片混沌但非常有趣。还有谣言说在黑措斯洛克发现了石油。我有一种直觉，詹姆斯，人们该要对那个弹丸小国大感兴趣了。”

“什么人？”

“希伯来人。生活在都市宝厦里的黄脸金融家。”

“说了这么多，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呀？”

“只不过想把简单的工作变得难一点而已。”

“你不能说把手稿转交给出版社这么一件简单小事有

什么困难吧？"

"不。"安东尼后悔地说，"我不认为那差事会有什么困难。但我是不是该告诉你，詹姆斯，我那二百五十英镑要花到什么地方去？"

"南美？"

"不，我的孩子，黑措斯洛克。我想我要加入进去和共和派站在一起。很有可能最后我成了总统。"

"为什么不宣布你自己是首要的奥博洛维奇，然后掺和进去当国王呢？"

"不，吉米。国王要当一辈子。总统只当四年左右。花四年时间管理像黑措斯洛克这样的国家会让我觉得有趣得多。"

"我要说平均起来国王的在位期甚至还要短些。"吉米插话道。

"挪用你那七百五十英镑倒真是很有些吸引力呀。你知道，当你全身揣满金块，风尘仆仆回来的时候，你不会想要的。我会帮你投资购买黑措斯洛克的石油股份。你瞧，詹姆斯，我越考虑就越觉得你的主意高明。如果你没提起黑措斯洛克我可永远也不会想到它。我要在伦敦呆一天，收齐佣金，然后坐巴尔干快车离开！"

"你还不能这么快就走。我以前没提过，还有一个小任务给你。"

安东尼坐进椅子里狠狠地瞪着他。

"我一直就觉着你有什么事没告诉我。现在是收竿儿的时候了。"

"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要做些事帮助一位女士。"

"只此一次，詹姆斯，我拒绝搅和到你那野兽般的风流韵事里去。"

"不是风流韵事。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让我把整个故事告诉你吧。"

"如果我必须听你那冗长繁琐的故事，就还得再来一杯。"

他的东道主非常热情地给他添了一杯，接着开始讲了起来。

"事情是我在乌干达的时候发生的。我在那儿救了一个意大利人的命——"

"如果我是你，詹姆斯，我就写一本短书，书名叫《我救过的人》。这是今儿晚上我听到的第二个。"

"哦，好吧，这次我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把那个达戈[1]人从河里捞了出来。像所有的达戈人一样，他不会游泳。"

"等等，这个故事和刚才那件事有关吗？"

"没什么联系，不过，非常奇怪，现在我想起来了，那个人是黑措斯洛克人。不过我们一直叫他荷兰人佩德罗。"

安东尼淡然地点点头。

"对意大利人来说什么名都行。"他说道，"继续讲，詹姆斯。"

"好吧。那家伙好像特感激，像条哈巴狗似的跑来跑去。六个月后他发烧死了。那时我在场。最后一件事，就在他快

[1] 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的贬称。——译注。

要烟气的时候，他把我叫过去含混不清地告诉我一个有关金矿的秘密，我想他是这么说的。他把一个贴身揣着的油布包塞到我手里。嗯，那时我没怎么在意，一周以后我才打开那个包。我必须承认那时我有些好奇。我不该认为荷兰人佩德罗能知道金矿，即使他看见的话——但还是想碰碰运气——"

"于是一想到金子，你的心就一如既往扑扑腾腾地跳了起来。"安东尼打断他的话头。

"一生里我从来没这么恶心过。金矿，屁！我敢说对他来讲可以算是金矿了，臭狗。你知道是什么吗？全是一个女人的信——对，女人的信，是一个英国女人。那个臭狗在敲诈她——他还厚颜无耻把装着他那丑恶伎俩的包传给我。"

"我很高兴看到你那颗正直的心，詹姆斯。但让我告诉你，意大利人就是意大利人。他出于好意，你救了他的命，他留给你一个能够来钱的财源——你那高尚的不列颠思想无法渗透他的好意。"

"嗯，我他妈的和这些事有什么关系？我第一个想法是把它烧掉。接着我突然想到，那个可怜的夫人并不知道信已经给毁了，还会生活在战栗与恐惧之中，担心那个意大利人哪一天会再次出现。"

"简直难以相信你想象力这么丰富，吉米。"安东尼点上一支烟评论道，"我承认这件事比一开始看上去难度增大了。就把信给她寄过去怎么样？"

"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她在大多数信上没有写日期和地址。有一封信上有个地址——只有一个词——'切姆尼

兹’。”

安东尼要把火柴吹灭的时候停顿了一下，在火烧到他的手指的一刹那，手腕一抖把火柴丢开。

“切姆尼兹？”他说，“那可太不同寻常了。”

“怎么，你知道这个地方？”

“是英国众多的高贵家族的庄园之一，我亲爱的詹姆斯。一个国王和王后度周末、外交家聚会交际的地方。”

“这就是我为什么高兴让你替我去英国的原因之一。你对这些事了如指掌。”吉米直截了当地说，“像我这么个从加拿大穷乡僻壤来的呆瓜一定会到处犯傻。但像你这样曾经读过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人——”

“并不少。”安东尼谦虚地说。

“做起来易如反掌。你问我为什么不给她寄过去？因为对我来说那样做有危险，我估摸着，她好像有一个爱嫉妒的丈夫。假设他误拆开信，那么那位可怜的夫人会怎么样呢？或者她也许已经死了——这些信看上去写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琢磨着惟一能做的是有人把信带到英国并交到她的手里。”

安东尼把烟扔掉，走到他的朋友旁，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背。

“你是真正的中世纪骑士，吉米。”他说，“加拿大的穷乡僻壤该为你自豪。我做这件事还不如你做的一半好。”

“那么，你愿意干了？”

“当然。”

麦格拉思站起来走到一个抽屉旁，拿出一捆信扔到桌

上。

"就是这些。你最好看看它们。"

"有必要吗？总的来说，我不想看。"

"好吧。据你所说，切姆尼兹这个地方，她可能一直住在那儿。我们最好查查这些信，看看有没有线索告诉我们她的确切住所。"

"我想你是对的。"

他们仔细地看起信来，但是没有找到希望发现的线索。安东尼意味深长地把信重新收起来。

"可怜的小家伙，"他说道，"她可给吓得够戗。"

吉米点点头。

"你觉得你有把握找到她吗？"他焦急地问。

"不找到她，我就不离开英国。你很关心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士，詹姆斯？"

吉米深思着把他的手指在签名上画过。

"名字不错，"他辩解道，"维吉尼亚·雷维尔。"

第三章　高层人物的苦恼

“的确如此，我亲爱的朋友，的确如此。”凯特海姆爵士说道。

同样的话他已经说过三次，每次都希望能够结束会晤尽早离开。他特别不喜欢被迫去听尊敬的乔治·洛马克斯永无休止的长篇大论，尤其是站在排外的伦敦俱乐部的台阶上，尽管他是其中一分子。

克莱门特·爱德华·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第九位凯特海姆侯爵，是一个小个男人，衣着破旧，完全不符合人们头脑中的关于侯爵的普遍概念。他有着深陷的蓝眼睛，瘦瘦的带有悲伤意味的鼻子，态度暧昧但彬彬有礼的风度。

凯特海姆爵士生活中最大的不幸是在四年前从第八位侯爵、他的哥哥那里继承了爵位。因为前一位凯特海姆爵士亨利是一个名声显赫的人，几乎在整个英国都家喻户晓。他

曾任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在确定国事的时候举足轻重。他的农庄切姆尼兹一直以好客而闻名。在他的夫人，珀思公爵的女儿马西娅的得力协助下，切姆尼兹庄园的休闲周末晚会创造或改变了历史。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几乎没有哪个名人没在那儿呆过。

一切都还好。第九位凯特海姆侯爵由于他的兄长的缘故深受人们的尊敬。亨利把那种场面上的事情做得非常漂亮。而现在的凯特海姆爵士不同意的是人们把切姆尼兹想当然地视为国家财产而不是私人农庄。没有什么比政治更让凯特海姆爵士厌烦的了——当然政治家更讨厌。因此在乔治·洛马克斯滔滔不绝的话语面前他显得很不耐烦。乔治·洛马克斯是个非常强壮的人，稍有些发福，红红的脸膛，突出的眼睛，浑身透着一种不可一世的样子。

"你明白这点吗？凯特海姆，我们不能——我们现在绝对不能承受任何形式的丑闻。现在的情形非常微妙。"

"情形总是这样的。"凯特海姆爵士说道，带着一种嘲讽的口吻。

"我亲爱的朋友，我有必要知道！"

"哦，的确如此，的确如此。"凯特海姆爵士说道，又回到他一贯用来搪塞的老调中。

"黑措斯洛克事件处理稍有不慎，我们就全完了。石油特许权一定要授予英国的公司，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搞清楚，啊？"

"当然，当然。"

"迈克尔·奥博洛维奇王子本周末到，整个事情都可以

在游猎聚会的掩护下在切姆尼兹完成。”

“我原打算这周出国。”凯特海姆爵士说。

“荒唐。我亲爱的凯特海姆，没有人在十月初出国。”

“我的医生觉得我的情况很不好。”凯特海姆爵士说，渴望地看了一眼慢慢经过的出租车。

不过，他却无法快速离去，因为洛马克斯和别人进行重要谈话的时候有一个让人讨厌的习惯，就是抓着对方不放——结果无疑是漫长的折磨。这次，他使劲抓着凯特海姆爵士大衣的翻领。

“我亲爱的先生，我非常郑重地对您讲。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正如马上要到来的这一次——”

凯特海姆爵士不自在地扭动着。他突然觉得举办多少次庄园聚会都可以，也不愿听乔治·洛马克斯引用他自己的原话。根据经验他知道洛马克斯连续讲二十分钟都没有问题。

“好吧，”他赶紧说，“我愿意。我想你会安排这件事。”

“我亲爱的朋友，不需做任何安排。切姆尼兹历史悠久，位置也很理想。我将住在修道院，不到七英里远。当然我不会真正成为庄园聚会的参加者，那样行不通。”

“当然不。”凯特海姆爵士附和道。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行不通，也没有兴趣去问。

“不过，也许你不介意邀请比尔·埃弗斯利。他对沟通信息很在行。”

“很乐意。”凯特海姆爵士说，稍微活跃了些，“比尔是个很不错的射手，而且邦德尔也挺喜欢他。”

“射击、当然，并不真重要。只不过是个掩护，仅此而已。”

凯特海姆爵士的情绪看上去又低沉下去了。

“那么，就是这样。王子、他的随员，比尔·埃弗斯利，赫尔曼·艾萨克斯坦——”

“谁？”

“赫尔曼·艾萨克斯坦。我对你谈到的辛迪加的代表。”

“是全英辛迪加吗？”

“是的。怎么？”

“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问问，仅此而已。这些人的名字挺奇怪。”

“那么，当然，还应该有一两个不相干的人——让这件事显得更真实一些。艾琳女士可以负责去找——年轻人，性格一般，不懂政治。”

“邦德尔会办好的，我肯定。”

“现在我想知道，”洛马克斯好像突然想起来似地说，“你记得我刚才讲的事情吧？”

“你讲了好几件事。”

“不，不，我指的是这个不幸的意外。”——他降低声调神秘地耳语道——“那份回忆录——斯泰尔普蒂奇伯爵的回忆录。”

“我觉得你想错了。”凯特海姆爵士强抑住一个哈欠说道，“人们喜欢丑闻。去他妈的，我自己就看回忆录——而且也喜欢看。”

“关键不是人们愿不愿意看——他们会很快地看完

——但是在这个时候出版会把一切都搞糟——一切。黑措斯洛克的人们希望恢复君主制，而且准备好把王冠献给迈克尔王子，而他得到了陛下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而且他已准备好要把特许权授予艾基·赫尔曼斯坦公司，作为给他提供几百万贷款帮助他复辟的回报——”

“凯特海姆，凯特海姆，”洛马克斯用一种痛苦的语调小声恳求着，“慎重，求求你。至关重要的是慎重。”

“问题是，”凯特海姆爵士继续道，虽然应对方的请求降低了声音，但兴味不减，“斯泰尔普蒂奇回忆录有些内容会把这搞砸。奥博洛维奇整个家族的残酷统治和行为不端，哦，议院会发难：‘为什么用一个废弃的暴政代替现行的开明、民主的政体？’‘政策由吸血的资本家制定’、‘打倒政府’这一类的事情，是不是？”

洛马克斯点点头。

“事情可能会更糟。”他喘着粗气，“假设——只是假设，有些传闻涉及到——涉及到那个不幸的失窃案——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凯特海姆爵士瞪着他：

“不，我不知道。什么失窃？”

“你一定听说过的？怎么，事情是他们在切姆尼兹的时候发生的。亨利对此很是头痛，这件事几乎毁了他的事业。”

“这我倒是挺感兴趣的，”凯特海姆爵士说，“谁，还是什么不见了？”

洛马克斯把身子靠近凯特海姆爵士，把嘴贴到他的耳朵上，后者快速地移开耳朵。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向我嘘气。"

"你听到我说的了吗？"

"嗯，听见了，"凯特海姆爵士不情愿地说，"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时听到过一些这方面的事情。非常奇怪。不知道是谁干的。再也没找到吗？"

"再也没有。当然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好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它失窃的任何消息。但是斯泰尔普蒂奇那时在场，对此略有所知。关于土耳其问题我们曾和他有些不睦。假设他纯粹出于敌意把这一切都写了出来大曝其光。那么想想这件丑闻——想想它的可怕后果吧。所有的人都会说——他们为什么把这件事捂起来？"

"他们当然会。"凯特海姆爵士显得很高兴地说。

洛马克斯用力抱紧双臂，声音慷慨激昂。

"我必须保持镇静。"他接着压低嗓门说，"我必须保持镇静。但是我要问您，亲爱的朋友，如果他不想找麻烦的话，为什么要绕一个大圈子把手稿送到伦敦呢？"

"当然有些奇怪。这一点你确定无误吗？"

"绝对无误，我们——呃——在巴黎有密探。回忆录是在他死前几周秘密转走的。"

"对，好像的确有些问题。"凯特海姆爵士依旧兴味不减地说道。

"我们发现回忆录被送到一个叫吉米，或詹姆斯·麦格拉思的加拿大人那里。他现在在非洲。"

"问题相当严重啊，是不是？"凯特海姆爵士乐呵呵地说道。

"詹姆斯·麦格拉思将乘坐格拉纳思城堡号于明天——星期四到达。"

"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应该立刻找到他,向他指出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并请求他把回忆录的出版日期推迟至少一个月,而且无论如何应该使其得到适当的——呃——修改。"

"假如他说'不,先生。'或者'我就要看你跳楼。'或者别的什么简单明了的摊牌话呢?"凯特海姆爵士暗示道。

"那正是我害怕的。"洛马克斯坦白地说,"因此我突然想到如果把他也请到切姆尼兹,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一般来讲,有机会拜见迈克尔王子他会觉得受宠若惊,这样我们就更容易对付他。"

"我不会请他的。"凯特海姆爵士毫不迟疑地说,"我和加拿大人处不来,从来就是——特别是那些在非洲住了很久的。"

"你也许会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一颗未经打磨的钻石,你瞧。"

"不,洛马克斯。我是绝对不干的,对付他得找别的什么人。"

"我突然想到,"洛马克斯说,"这事也许女人最在行。告诉她一些情况,但不是全部内幕,你懂吧。女人处理起这类事来能够非常小心而且手法老到——把情况给他摆明,全部的事实,而不需触怒他。并不是我喜欢把女人纠缠到政治

中来——现今，圣·斯蒂芬[1]之类的人灭绝了，完全灭绝了。但是女人在自己的圈子里还是能够创造奇迹的。看看亨利的夫人，她做得多棒呀。马西娅是一个高尚的、独特的、完美的政治聚会上的女主人。”

“你不会想把马西娅请来吧，是不是？”凯特海姆爵士含含糊糊地问道，提到他那著名的嫂夫人脸色都有点发白。

“不，不，你误会了。我是谈论女人在总体上的影响。不，我是在想一个年轻的女士，一个美丽迷人而且聪明的女人。”

“不是邦德尔吧？她可派不上用场。要算是个人物的话，她也只能算是个死硬的社会主义者。听到这个主意她会笑掉大牙的。”

“我想的不是艾琳女士。您的女儿，凯特海姆，很有吸引力，绝对迷人，不过还只是个孩子。我们需要的是有手段、镇定自若、经验丰富的女人——啊，当然，最好的人选是我的表妹维吉尼亚。”

“雷维尔夫人？”凯特海姆爵士眼睛一亮。他开始觉得也许最终会喜欢这次聚会呢，“主意不错，洛马克斯。全伦敦最有吸引力的女人。”

“她对黑措斯洛克的事情也再清楚不过。她的丈夫在那儿的大使馆工作过，你还记得吧。对，正如你所说的，是个非常具有魅力的女人。”

“人见人爱的尤物。”凯特海姆爵士低声道。

---

1. 第一位基督教殉教者，12月26日为其纪念日。——译注。

“那么，就这么定了。”

洛马克斯先生松开凯特海姆爵士的翻领，后者于是非常迅速地抓住机会。

“再见，洛马克斯。你会把一切安排好，是吧？”

他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如果说一位正直的基督徒可以不喜欢另一位正直的基督徒的话，凯特海姆爵士绝对不喜欢乔治·洛马克斯。他不喜欢他的肥硕的红脸，喘个不停的粗气以及那双突出的令人紧张的蓝眼睛。他想想马上就要到来的周末，叹了口气。烦人，真他妈的烦人。接着他想到了维吉尼亚·雷维尔，又有了一些兴致。

“天生尤物，”他自言自语道，“人见人爱。”

第四章　一位十分迷人的女士

乔治·洛马克斯径直回到白厅。当他走进处理国务的华丽的办公室的时候，里面响起一阵哗哗的声音。

比尔·埃弗斯利先生正在非常勤快地整理信件，但是窗旁大扶手椅上还留着刚刚坐过的人的体温。

比尔·埃弗斯利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年纪估摸有二十五岁，个子很高，走起路来晃来晃去，长得不好看但总是笑容满面，牙齿雪白整齐，一双褐色眼睛透着诚实。

"理查森把报告送来了吗？"

"没有，先生。需要我去找他要么？"

"不用了。有人打电话来吗？"

"奥斯卡小姐接了大部分电话。艾萨克斯坦先生想知道您明天能否和他在萨沃伊共进午餐。"

"让奥斯卡小姐查查我的日程安排，如果有空，可以打

电话接受邀请。"

"是，先生。"

"另外，埃弗斯利，你现在帮我打一个电话。在电话簿里查一下，雷维尔夫人，蓬特街487号。"

"是，先生。"

比尔拿起电话簿，装模作样地顺着一串M开头的名字溜了一遍，嘭地一声合上电话簿，走到电话机旁。把手放到上面后停住，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噢，我说，先生。我刚想起来，她的线路出了故障。我是说雷维尔夫人。刚才我还试着给她打过电话呢。"

乔治·洛马克斯的眉头皱了皱。

"可恼，"他说道，"真是可恼。"他犹豫不定地拍着桌子。

"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先生，也许我可以坐出租车去一趟。上午这个时候她肯定会在家的。"

乔治·洛马克斯迟疑着，掂量着整个计划。比尔充满期望地等待着，准备好只要回答是肯定的就夺门而出。

"也许只能如此了。"洛马克斯最后说道，"很好，那么，乘出租车去，问问雷维尔夫人，她今天下午四点钟是否在家，我十分着急要见她，跟她讲一件重要的事。"

"好吧，先生。"

比尔抓起帽子跑了出去。

十分钟后，出租车把他送到了蓬特街487号。他按了门铃，又用力啪啪地拍了几下门环，门被一个面色严肃的佣人打开了，比尔冲她点点头，一副蛮熟悉的样子。

"早晨好，奇尔弗斯，雷维尔夫人在吗？"

"我肯定,先生,她马上就要出门了。"

"是你吗,比尔?"楼梯上响起一个声音,"我想我听出了你那有力的敲门声。来吧,跟我说。"

比尔仰头看看朝下冲他笑着的脸,这张脸每每都会使他——而且不只他一个人——张口结舌、不知所措。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上楼梯,紧紧抓住雷维尔夫人伸出的双手。

"你好,维吉尼亚!"

"你好,比尔!"

魅力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成百上千的年轻女人,有些甚至比维吉尼亚·雷维尔要漂亮得多,可能都用一模一样的声调对他说过"你好,比尔。"却从来都不曾产生什么效果。但是出于维吉尼亚口中的这四个字简直把比尔醉倒了。

维吉尼亚·雷维尔刚刚二十七岁。她个子高高的,身材轻巧苗条——匀称得难以言表,甚至该专门为她的苗条写一首诗。她的头发是地道的青铜色的,金黄之中闪着绿色的光泽。她下巴窄小,透着果断;可爱的鼻子;晶莹剔透、蓝蓝的眼睛,在半闭的眼睑中发出深深的矢车菊色的光芒;一张线条优美的妙口,令人无法用语言描述:一边的嘴角总是微微翘起,形成了众所周知的"维纳斯的标志"。她面容奇妙,表情丰富,而且浑身散发着一种活力,使人无不驻足留意。维吉尼亚·雷维尔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被忽视的人。

她把比尔引到小化妆间,房间里点缀着淡紫色、绿色和黄色,就像草地里盛开的番红花。

"比尔,亲爱的,"维吉尼亚说,"你是不是离开了外务部?我觉得离了你他们根本就转不了。"

“科德尔斯让我给您带来一个消息。”

比尔就是这样不恭敬地提到他的头儿。

“顺便提一下，维吉尼亚，如果他问的话，别忘了说今天上午你的电话出了故障。”

“但是并没有故障呀？”

“我知道，但我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能不能说得再明白些？”

比尔用责备的眼光瞥了她一眼。

“当然，这样我就能来看你了。”

“噢，亲爱的比尔，我多笨呀！你真是太让我开心啦！”

“奇尔弗斯说你要出门。”

“是的——我正要去斯隆街。那儿有个地方卖特别新潮的臀带。”

“臀带？”

“是的，比尔，臀部的臀，带子的带，勒紧臀部的带子，贴身穿的。”

“我为你脸红，维吉尼亚，你不该向一个无关的小伙子描述你的内衣。这太不‘淑女’了。”

“但是，比尔，亲爱的，关于臀部没有什么不‘淑女’的呀。我们都有屁股——虽然我们可怜的女人装做没有。这种臀带是用红橡皮做的，刚刚到膝盖上那么长，穿着它你根本就挪不开步。”

“那太可怕了！”比尔叫道，“你为什么穿它呢？”

“哦，因为它给人一种为身材苗条而受难的神圣感觉。但是，先别让我们谈论我的臀带了，给我说说乔治的消息。”

“他想知道今天下午四点钟你是否在家。”

“我不在家，我该在雷尼拉。为什么用这种正式的拜访？你想他是不是要向我求婚？”

“我该关心吗？”

“因为，如果这样，你可以告诉他，我更喜欢一时冲动向我求婚的男人。”

“就像我？”

“你可不是一时的冲动，比尔，你是惯于此道。”

“维吉尼亚，你不会永远——”

“不，不，不，比尔，在午饭前的时光我不会接受的。你最好把我看成一个快到中年的女人，一个善良的母亲。我心里完全清楚你的嗜好。”

“维吉尼亚，我真的好爱你呀。”

“我知道，比尔，我知道，我就是喜欢被人爱。是不是太邪恶可怕了？我就是喜欢全世界所有的男人都爱上我。”

“绝大多数是的，我想。”比尔沮丧地说道。

“但我不希望乔治会爱上我。我不相信他会，他总是钟情于他的事业。他还说什么了？”

“还说事情很重要。”

“比尔，我开始有些动心了。乔治认为重要的事情太有限了。我想必须换掉雷尼拉，毕竟，我哪天去雷尼拉都可以。告诉乔治四点钟我将会温顺地期待着他。”

比尔看了看手表。

“看起来，午饭前赶回去没有什么意义了。一块儿出去吃点什么吧，维吉尼亚。”

“我总是要去什么地方吃午饭的。”

“那不要紧，就一整天吧，把其他的事情都忘掉。”

“那太好了。”维吉尼亚笑着对他说道。

“维吉尼亚，你是一个美人，告诉我，你真的特别喜欢我，胜于别的任何人，是不是？”

“比尔，我喜欢你。如果我不得不嫁人的话——单单不得不——我的意思是如果书里有明文限定而且一个邪恶的长辫子大汉对我说：‘或者嫁人或者慢慢地把你折磨死。’我会立刻选择你——真的，我会的。我会说：‘把小比尔给我。’”

“好吧，那么——”

“对，但是，我不必嫁给什么人。我喜欢当一个淘气的寡妇。”

“你还可以一如既往。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将不会在房子周围注意到我。”

“比尔，你不懂。我是那种即使嫁人也是因为一时兴起才出嫁的人。”

比尔干涩地呻吟了一声。

“我想这几天，我就该自杀了。”他垂头丧气地嘟哝着。

“不，你不会的，亲爱的比尔，你会带一个漂亮的女孩去吃晚餐——就好比前天晚上那样。”

埃弗斯利先生霎时间僵住了。

“如果你指的是多萝西·柯克帕特里克，在‘陷阱和眼睛’工作的那个女孩，我——好吧，直接说吧，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女孩，像人们说的那样直率，那也没什么妨碍呀。”

“亲爱的比尔，当然没什么。我喜欢你能自娱、享受生活，但是别再假装你会因伤心而死去，就这些。”

埃弗斯利先生恢复了他的尊严。

“你根本不懂，维吉尼亚，”他狠狠地说道，“男人——”

“都是一夫多妻的！我知道他们，有时我也怀疑我是个只能一妻多夫的人，如果你真的爱我，比尔，马上带我去吃午饭。”

第五章　在伦敦的第一夜

最好的计划也会有漏洞。乔治·洛马克斯犯了个错误——他的准备工作中有个漏洞。问题就出在比尔身上。

比尔·埃弗斯利是个挺好的小伙子。他板球打得很好，还会打两下高尔夫球。他风度翩翩，性情温和，但是他在外务部的职位是靠关系而不是靠智力得到的。就需要他做的工作而言，他很合适，他或多或少可以算是乔治的一条狗。他不必干担责任或动脑筋的活。他的工作就是守在乔治的左右，替他见他不想见的小人物，跑跑腿，总之使自己有用。所有的工作比尔都能够尽职尽责地完成。当乔治不在的时候，他就舒舒服服地斜靠在最大的椅子里看体育新闻，而且他这样做也只是在遵循长久以往的传统罢了。

乔治习惯于打发比尔东跑跑西跑跑，这次派他去联合城堡公司查查格拉纳思城堡号什么时候到达。和大多数受

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年轻人一样，比尔有着一个欢快但很不好听的嗓音。任何一个语言学者都会挑出他读格拉纳思这个词时的发音错误。反正他读得不对，办事员把它听成了卡康弗雷。

卡康弗雷城堡号将在周四到港，他如是告之。比尔道了谢就走了。于是乔治·洛马克斯就得到了这个信息，便相应制定了计划。他对联合城堡公司的轮船班次一无所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詹姆斯·麦格拉思将于星期四准时到达。

因此，星期三上午他抓住凯特海姆爵士在俱乐部台阶上说个不停的时候，如果他知道格拉纳思城堡号在前一天下午就已经停泊在南安普敦港的消息，他一定会大吃一惊的。那天下午两点钟，以詹姆斯·麦格拉思名义旅行的安东尼·凯德跳下轮船联运火车，叫了一辆出租车，稍微沉吟了一下，便命令司机向布里茨饭店驶去。

"人还是舒服点好。"安东尼一边饶有兴致地往车窗外看一边自言自语着。

他离开伦敦已经整整十四年了。

到达饭店后，他开了一个房间，然后沿着大堤散了散步。再次回到伦敦太让人高兴了。当然一切都变了。那儿原来有一个小饭馆——就在布莱克弗赖尔斯大桥过去一点——以前他和几个铁哥们经常去那儿吃饭。那时他曾是个社会主义者，系着一条飘动的红领带。年轻——特别年轻。

他迈步返回布里茨。就在他穿过马路的时候，有个男人撞了他一下，差点把他撞倒。两人稳住身体后，那个男人嘟囔着道了歉，眼睛却快速在安东尼的脸上扫了一遍。他身材矮

胖，穿着打扮像个工人，神情却多少透着点外国人的气质。

安东尼走进饭店，边走边想是什么引来了那搜索般的一瞥。可能没什么。他那晒得黑黑的脸在这些苍白的伦敦人中多少有点不一般，因此引起了那个人的注意。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突然一阵冲动，走到镜子前，站在那里端详自己的模样。过去那几个老朋友——也就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如果现在和他打个照面，有谁可能会认出他来吗？他慢慢摇了摇头。

他离开伦敦的时候刚刚十八岁——一个漂亮的、胖乎乎的大男孩儿，有着一张令人迷惑的天使般的脸。在这个瘦削、面孔黝黑、表情古怪的人身上，要想找出那个男孩儿的影子几乎不可能。

床头的电话响了起来，安东尼抓起话筒。

"你好！"

话筒里传来前厅服务员的声音。

"詹姆斯·麦格拉思先生吗？"

"说话。"

"有位先生前来拜访您。"

安东尼吃了一惊。

"来见我？"

"是的，先生，一个外国人。"

"他叫什么？"

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服务员说道：

"我让小侍童把他的名片给您送上去。"

安东尼放下话筒等着。几分钟后有人敲门，一个小男孩用盘子举着一张名片出现在门口。

安东尼拿起来。上面写着一个很长的名字——洛洛普赖特耶奇尔男爵。

他现在完全理解了前厅服务员为什么要迟疑了。

他站在那里盯着名片琢磨了一两分钟，然后下了决心。

"把这位先生带上来。"

"好的，先生。"

几分钟后那位洛洛普赖特耶奇尔男爵被引进房间，他身材高大，前额高高的、光光的，下巴留着扇子状浓密的黑胡子。

他把两个脚后跟啪地一碰，鞠了个躬。

"麦格拉思先生。"他说道。

安东尼尽可能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他的动作。

"男爵，"他应道。然后，拉出一把椅子，"请坐。我想以前还没有荣幸和您谋过面？"

"是这样的。"男爵边坐下边答道，"这是我的不幸。"他有礼貌地添上一句。

"也是我的。"安东尼用同样的声调答道。

"现在让我们谈正事吧。"男爵说道，"我是黑措斯洛克保王党在伦敦的代表。"

"而且是很称职的代表，我相信。"安东尼嘟哝了一句。

男爵鞠躬，对安东尼的恭维表示感谢。

"您太好了。"他硬邦邦地说道，"麦格拉思先生，我不会隐瞒任何事，对您。自从我们美好记忆中最伟大的尼古拉斯

四世国王陛下殉难以后，君主制中止了很久，现在是该恢复的时候了。”

“阿门，”安东尼低声道，“我的意思是听到了。”

“我们将请迈克尔王子殿下登位，而且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他的英语似通非通。

“了不起。”安东尼说道，“感谢您告诉我这一切。”

“一切安排好了，都——而您给我们麻烦带来了。”

男爵用严厉的目光盯着他。

“我亲爱的男爵。”安东尼争辩道。

“对，对，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您把已故斯泰尔普蒂奇伯爵的回忆录带着。”

他用责难的眼光盯着安东尼。

“那么如果我有的话，斯泰尔普蒂奇伯爵的回忆录和迈克尔王子有什么关系呢？”

“会带来丑闻。”

“大部分回忆录都会带来丑闻。”安东尼带着宽慰的口气说道。

“许多秘密他知道。只要他泄露其中一少部分，欧洲陷入战争就可能会。”

“嗨，嗨，”安东尼说道，“不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可怕。”

“对奥博洛维奇不利的评价将传播到处。这样英国就会支持民主派。”

“我的确可以相信，”安东尼说，“奥博洛维奇有时有可能有点粗暴。但是英国人觉得巴尔干人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应该这么想，但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您不懂，”男爵说道，“您根本就不懂。但我也只能三缄其口。”他叹了口气。

“您到底担心些什么呢？”安东尼问道。

“我不知道，直到我读了回忆录。”男爵坦率地解释道，“但是里面肯定有些什么。这些大外交家总是欠慎重。就像老话说的，打翻苹果车。”

“您瞧，”安东尼好意地说，“我肯定您对此事的观点太悲观了。我太了解出版商了——他们坐在书稿上就像孵蛋似的。等到出版的时候说不定要到猴年马月了呢。”

“您要么是特别单纯要么就是特别能骗人。一切都准备好了，回忆录将在星期天报纸上立即登出来。”

“噢！”安东尼多少有点吃惊，“但是您总可以否认一切呀。”他充满期望地说。

男爵悲哀地摇了摇头。

“不，不，您说的行不通。让我们正事回到。一千英镑您将得到，是不是这样？您看，我这个好消息得到了。”

“我真的要祝贺保王党的情报部门。”

“那么我向您出价一千五百。”

安东尼惊愕地盯着他，然后悲伤地摇摇头。

“恐怕不行。”他说道，多少有点遗憾。

“好吧，我出价两千。”

“您在引诱我，男爵，您在引诱我。但我还只能说不行。”

“那么，说出您自己的报价。”

“恐怕您不了解情况。我百分之百愿意相信您站在天使一边，而且这些回忆录可能损害您的事业。但是，我已经接

受了这个任务，我就要把它完成。明白吗？我不能允许自己被另一方收买。那种事不能干。”

男爵认真地听着。安东尼讲完后，他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这是您作为英国人的荣誉，是吗？”

“嗯，我们自己不这样想。”安东尼说，“但是我敢说，用不同的词汇，我们两个指的是同样的事情。”

男爵站了起来。

“对英国式的荣誉感我尊重必须。”他声明，“我们必须另一种方式使用。祝您早安。”

他脚后跟啪地一碰，鞠了个躬走了出去，浑身绷得紧紧的。

“他指的是什么呢？”安东尼沉思着，“是威胁吗？我倒一点也不怕老洛洛葡萄糖。对他来讲，再好不过的名字了。好吧，我就叫他洛洛葡萄糖男爵吧。”

他在房间里转了一会儿，难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规定转交书稿的日期还有一个多星期才到。今天是十月五日。安东尼不想在最后时刻之前把书稿交出去。说实话，他现在特别想读读回忆录。他本来想在船上看，但因为发烧病倒了，根本就没有情绪猜解那字迹模糊难以辨认的书稿，因为书稿不是用打字机打的。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看看这些“大惊小怪”是怎么回事。

另外还有那件任务。

心里突然一动，他拿起电话簿查看以雷维尔开头的名字。一共有六个雷维尔：爱德华·亨利·雷维尔，外科医生，住哈利街；詹姆斯·雷维尔公司，马具商；住在汉普斯特德·艾博特伯里大楼的伦诺克斯·雷维尔；玛丽·雷维尔

小姐，住在伊灵；蓬特街 187 号的尊敬的蒂姆·雷维尔夫人；还有卡多根广场 42 号的威利斯·雷维尔夫人。排除掉马具商和玛丽·雷维尔小姐，还有四个名字需要调查——而且本来就没什么理由以为那位女士一定住在伦敦！他轻轻摇摇头合上电话簿。

"现在只好先碰碰运气。"他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世界上类似于安东尼·凯德这种人的运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对运气的信念。还不到半小时，安东尼就在翻看画报的时候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这是一份由珀思公爵组织的戏剧的剧照和介绍。在中心人物，一个穿着东方服装的女人的下面写着：

> 尊敬的蒂姆·雷维尔夫人扮演克利奥帕特拉。结婚前，雷维尔夫人被称作尊敬的维吉尼亚·考索恩，是艾杰巴斯顿爵士的女儿。

安东尼对着照片看了一会儿，慢慢地噘起嘴唇好像要吹口哨似的。然后他把一整页撕下来，叠好放到兜里。他返回到楼上，打开手提箱，拿出那包信。他把那张叠好的画报从兜里拿出来插到捆信的绳子的下面和信放在一起。

突然他听到身后有响动，便猛地转过身来。有个人站在门口，面露凶光，扁圆的脑袋透着野蛮，嘴唇噘起，邪恶地笑着。他是那种在安东尼的想象中只会出现在滑稽剧的合唱队里的人物。

"你他妈的在这儿干吗？"安东尼问道，"是谁让你上来的？"

“我愿上哪就上哪。”陌生人说道。虽然他的英语说得挺地道，但喉音很重，带着外国人的口音。

“又一个意大利人。”安东尼想到。

“好吧，出去，你听见没有？”他大声说道。

这个人的眼睛盯在安东尼刚刚拿起的装信的包裹上。

“你把我来要的东西给我，我就出去。”

“我可不可以问问你想要什么？”

那个人向前迈了一步。

“斯泰尔普蒂奇伯爵的回忆录。”他嘘声说道。

“对你没法认真。”安东尼说道，“你彻头彻尾就是个舞台上的恶棍。我很喜欢你的打扮。谁派你来的？洛洛葡萄糖男爵？”

“男爵——？”那个人发出一串难听的辅音。

“你就是这样念这个词，是吗？介于漱口和狗叫之间。我想我自己可发不出这种音来——我的喉咙不是那样长的。我还是继续叫他洛洛葡萄糖。那么，是他派你来的，是吗？”

但是对方强烈地否认。他的客人甚至因为这种猜度实实在在地往地上啐了一口。接着他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扔到桌子上。

“看，”他说，“看看然后颤抖吧，可恶的英国人。”

安东尼略带兴趣地看了看，没有费力去完成指令的后半部分。纸上粗粗画着一只红色的人手。

“看起来像只手。”他说道，“但是，如果你这么说，我相当愿意承认这是立体派大师手下的北极落日。”

“这是红手同志党的标志。我是一名红手同志党党员。”

“你不要这样说。”安东尼说道，颇有兴致地看着他，“别

的人都像你吗？我不知道优种社会将对此有何评论。"

那个人愤怒地吼叫起来。

"臭狗，"他骂道，"比臭狗还臭，濒死的君主制的奴才。把回忆录给我，你不会受到伤害。这就是兄弟情谊的宽厚。"

"他们够仁慈的，我确信。"安东尼说道，"但我恐怕你和他们费了半天力都是误会了。我得到的指令是把手稿交给某个出版商——而不是给你们那个可爱的组织。"

"呸！"对方冷笑道，"你认为我们会允许你活着到那个地方吗？别再闲扯了。交出手稿，不然我就开枪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左轮手轮在空中挥舞着。

但是在这点上他错误地判断了他的对手。他不习惯那些行动和他们的思想一样迅速或者比之更迅速的人。安东尼不等他瞄好，几乎就在他刚把枪掏出来的一刹那，飞快地跃起把枪打掉在地上。这一击的力量把对手打得转了过去，后背完全暴露给了攻击者。

机会稍纵即逝，哪容耽搁，安东尼瞧准空档猛力一脚把对手从门口踢到走廊里，瘫在地上动弹不得。

安东尼跨步向他追去，但这位勇敢的红手党同志已经受够了。他敏捷地爬了起来沿着走廊逃走了。安东尼没去追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红手党同志也就这样。"他说道。"独特的外表，但是三下五除二就给打发掉了。不知道那个家伙到底怎么进来的？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差事比我原先想象的要棘手些。我已经和保王派、革命党都发生了冲突。嗯，很快民族主义者和独立自由主义者就会派一帮人来。确定无疑，今

天晚上我就得开始看手稿。”

看看手表，安东尼发现已经将近九点了，于是决定就在那儿吃饭。他不期望会有什么更奇怪的访客，但是觉得还是小心为上。他可不想在楼下烤肉厅里的时候，手提箱让别人给抢走。于是他按铃要了菜单，挑了几个菜选了一瓶酒。侍应生接过定单退了出去。

他等着送饭来的当儿，拿出包着手稿的包裹放到搁着信的桌子上。

先是敲门声，接着侍应生端着一张小桌子和各种餐具走了进来。安东尼已踱步到壁炉前，背朝房间站在那里，他正对着镜子失神的时候忽然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个侍应生的目光好像粘到了手稿包裹上，快速地用眼睛的余光扫视着安东尼那不动的后背，他轻轻地挪到桌子旁。他的手颤动着，舌头不住地舔着干干的嘴唇。安东尼更仔细地观察着他。他高高的个，像所有的侍者那样恭顺，脸刮得净净的，眼光犹豫不定。是个意大利人，安东尼想，不是法国人。

在关键时刻安东尼陡然转过身来。侍应生稍有点受惊，但是装作在用盐罐做些什么。

“你叫什么？”安东尼突然发问。

“吉塞普，先生。”

“意大利人，呃？”

“是的，先生。”

安东尼对他说得很快，那个人回答得也够流利。最后安东尼点点头让他走了，但是当他吃着吉塞普给他拿来的上

好饭食的时候，却一直在快速地思考着。

他想错了吗？吉塞普对包裹的兴趣只是一般的好奇心？有可能是，但是回想起那个人兴奋的强烈程度，安东尼确定没有想错。都是一样，他迷惑不解。

"不管怎么说，"安东尼自言自语道，"不可能每个人都在打这份可恶的手稿的主意。也许我多疑了。"

晚饭吃完收拾干净后，他开始仔细读起回忆录来。由于已故伯爵的手书难以辨认，他看得很慢。安东尼一个接一个打着哈欠，而且哈欠来得令人奇怪地快。在第四章末尾，他停了下来。

到此为止，他觉得这本回忆录枯燥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里面没有任何关于丑闻的暗示。

他把堆在桌子上的信件和包手稿的包裹皮收在一起锁到手提箱里，然后把门锁上，为了多加一份小心又拿把椅子靠到门上。最后他从洗澡间拿了个水瓶放在椅子上。

多少带点自豪地审视着这些准备，他脱下衣服上了床。又看了看伯爵的回忆录，但是他觉得眼皮直打架，便把手稿塞到枕头下面。他一关灯马上就睡着了。

过了差不多有四个小时，他突然一惊醒了过来。他不知道是什么惊醒了他——可能是什么声音，也可能只是过惯冒险生涯的人对危险的意识特别敏感罢了。

他静静地躺了片刻，努力集中意念。能够听到些许偷偷摸摸的窸窣声，接着他意识到在他和窗子之间有个黑影——在地上的手提箱旁。

安东尼突然一挺跳下床，同时把灯打开。一个原来跪在

手提箱旁的身影立刻跳了起来。

原来是那个侍应生吉塞普，右手握着一把又细又长的刀，闪闪发光。他用力扑向安东尼，后者到现在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他赤手空拳，而吉塞普很显然对自己的武器很在行。

安东尼向旁边一躲，吉塞普的刀扎了个空。紧接着两个人互相抱住滚打在一起。安东尼用尽浑身的力气拼命扣住吉塞普的右臂，让他无法施展刀法。并把他的手臂慢慢向后扳，同时，安东尼感觉到意大利人的另一只手勒住了自己的气管让他无法喘气，都快要窒息了。尽管如此，绝望之中，他把对方的右臂弯到后边。

接着刀子掉到地上发出丁当一声脆响。同时，意大利人猛地一扭从安东尼的扭抱中挣脱出来。安东尼也迅速地跳了起来扑向房门，想要切断对方的退路。这时，他才发现椅子和水瓶还是他睡前摆放的样子而纹丝未动！

吉塞普是从窗户进来的，凶手现在想要逃向的也正是窗子。就在安东尼冲向房门的一瞬间，凶手钻出窗户跳到阳台上，一下翻到相邻的阳台，消失在隔壁房间的窗口。

安东尼清楚地知道追他也没有用，他肯定已经摸好了退路。追他只能给自己添些麻烦罢了。

他走到床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掏出回忆录，幸亏他把它放在枕头下而不是手提箱里。他走到手提箱旁向里看了看，想要把信件拿出来。

接着他嘘口气轻轻地骂了一句。

信全没了。

第六章　温文尔雅的敲诈

维吉尼亚·雷维尔出于好奇心准时回到蓬特街住所的时候正好差五分四点。她用钥匙打开门，刚迈进门厅就撞上了闲待着的奇尔弗斯。

"请原谅，夫人，但是一个——有个人前来看您——"

当下维吉尼亚没注意到奇尔弗斯讲话时措辞的细微不同。

"洛马克斯先生，他在哪儿？在会客间吗？"

"喔，不，夫人，不是洛马克斯先生。"奇尔弗斯的声调很急，好像有点生气，"有一个人——我本不想让他进来，但他说他有最最要紧的事情——跟上校有关，我想他是这么说的，所以觉得您也许想见他，就把他——呃——让到了书房。"

维吉尼亚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她已经守寡几年了，平

常很少提到她的丈夫。这件事被一些人用来证明在她随随便便的举止下隐藏着一颗伤口依旧没有痊愈的心。另外一些人则正好相反，说维吉尼亚从来就没有真正关心过蒂姆·雷维尔，没有真正伤心过，所以更不愿装模作样了。

"我应该已经告诉您了，夫人，"奇尔弗斯继续说道，"那个人看上去是个外国人。"

维吉尼亚的兴趣提高了点。她的丈夫曾在外交部门工作过，在黑措斯洛克国王和王后被谋杀的剧变发生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正好都在那里。这个人也许是个黑措斯洛克人、以前的佣人，现在倒霉了。

"你做得很对，奇尔弗斯。"她轻轻点点头赞许地说，"你说把他让到哪儿去了？书房是吗？"

她迈着轻快的步子穿过门厅，打开餐厅旁小房间的门。

来访者坐在壁炉旁的椅子上。看到来人，他站起来注视着她。维吉尼亚记忆力很强，见过面的人轻易不会忘掉，她立刻便确定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他又高又胖，肤色黝黑，一看就知道是个外国人，但她肯定对方不是斯拉夫人，可能是意大利人或者也许是西班牙人。

"你想见我？"她问道，"我是雷维尔夫人。"

那个男人停了半晌没吭声。他慢慢地审视着她，好像在仔细地作着鉴定。她很快就感觉出他态度里潜在的傲慢无礼。

"有什么事？请讲吧。"她稍微有点不耐烦地说。

"你是雷维尔夫人？蒂姆·雷维尔夫人？"

"是的，我刚才告诉过你了。"

"没错，你愿意见我很好，雷维尔夫人。不然，就像我对你的佣人说的那样，我将不得不跟你的丈夫谈谈。"

维吉尼亚吃惊地看着对方，但是某种原因使她抑制住冲到嘴边的反驳的话。她镇定下来淡淡地说：

"你可能会发现那么做有些困难。"

"我不觉得。我很有耐心。好吧，让我们言归正传吧。也许你认识这个？"

他用手挥了挥什么东西。维吉尼亚不感兴趣地看着。

"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夫人。"

"好像是封信。"维吉尼亚答道。她现在确信在和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打交道。

"也许你注意到信是写给谁的了。"那个男人一边把信递给她一边意味深长地说。

"我会看的。"维吉尼亚愉快地告诉对方，"是写给巴黎葛乃尔大街15号奥尼尔上尉的。"

那个男人好像很想在她的脸上找到些什么却没能如愿。

"请你看一下，行吗？"

维吉尼亚接过信封，抽出信纸看了起来，但她几乎立刻挺直身子把信递还给对方。

"这是私人信件 当然不该让我看。"

那个男人嘲讽地笑了起来。

"为你可敬的举止祝贺，雷维尔夫人。你表演得天衣无缝。不过，我想你无法否认信的签名！"

"签名？"

维吉尼亚把信翻过来——惊得瞠目结舌。签名是用工整的斜体字写的,居然是维吉尼亚·雷维尔。她惊得差点喊出来,不过强忍住没出声。她又翻回信的开头仔细读了起来,接着她站在那里陷入深思。信的内容使她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再清楚不过了。

"怎么样,夫人?"那个男人说道,"那是你的名字,不是吗?"

"嗯,是的。"维吉尼亚说道,"是我的名字。"

"但不是我的字体。"她本来要加上一句。

相反她冲着来访者妩媚地笑了起来。

"我们,"她温柔地说道,"可不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呢?"

他有点糊涂了。他并没有料想到她会这样做。他的本能告诉自己她并不害怕他。

"首先,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那很容易。"

他从兜里拿出画报上撕下的一页纸递给她。安东尼·凯德一定能认出来。

她眉头微蹙思索着把纸递还给他。

"我明白了,"她说,"是很容易。"

"当然,你明白,雷维尔夫人。这并不是惟一的一封信。我这儿还有很多。"

"天哪,"维吉尼亚说道,"看来我太不小心了。"

她又一次看见对方被她轻松的口吻弄糊涂了。她现在彻底服了自己的表演天才。

"不管怎么说,"她甜甜地笑着开口道,"你能来把信还给我真是太好了。"

他清了清喉咙,顿了片刻。

"我是个穷人,雷维尔夫人。"他最后意味深长地说。

"这样你肯定会觉得进天国容易些,至少我是这样听说的。"

"把这些信白白地给你,我可办不到。"

"我想你可能误解了,那些信属于写信的人。"

"法律可能是那样规定的,夫人。但在这个国家里人们都知道'所有权只是部分决定于法律'。而且,不管怎么说,你准备诉诸法律吗?"

"法律对敲诈者的惩罚是很严厉的。"维吉尼亚提醒他道。

"嘿,雷维尔夫人,我可不是傻瓜。我读过这些信了——一个女人写给情夫的信,她担惊受怕,惟恐被她的丈夫发现破绽。你想让你的丈夫发现破绽吗?"

"你忽视了一种可能性,那些信写了好几年了,假设那以后——我已经成了寡妇呢?"

他自信地摇摇头。

"那样的话——如果你没什么可怕的——你就不会坐在这儿跟我谈判了。"

维吉尼亚莞尔一笑。

"你开个价吧。"她颇像谈生意似地说道。

"一千英镑,我就把所有的信都给你。我开的价很低,但是,你看,我不喜欢这种事。"

"我绝对不会给你一千英镑的。"维吉尼亚坚决地说。

"夫人,我从来不讲价。给一千英镑,我就把信交到你的手里。"

维吉尼亚略作沉思。

"你必须得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凑齐这么一大笔钱对我来讲可不容易。"

"要不先预支一些——比如五十英镑吧——我可以再来一趟。"

维吉尼亚抬头看看钟,已经四点五分了,她觉得好像已经听到门铃的声音。

"很好。"她匆匆说道,"明天再来吧,但是晚点来,六点吧。"

她走到墙边的桌子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钞票。

"这差不多有四十镑,该够了。"

他急忙把钱一把抓了过去。

"现在请走吧。"维吉尼亚说道。

他倒是很顺从地离开了房间。顺着打开的屋门,维吉尼亚瞥见了门厅里的乔治·洛马克斯,奇尔弗斯正带着他上楼。前门关上后,维吉尼亚向他打了个招呼。

"到这儿来,乔治。奇尔弗斯,能不能给我们端点茶来?"

她呼地一下把两扇窗子打开。乔治·洛马克斯走进房间,看见她笔直地站在屋里,眼光熠熠闪动,头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

"过会儿我就关上,乔治,但我觉得屋里需要换换空气,你在门厅里碰见那个敲诈者了吗?"

“那个什么？”

“敲诈者，乔治，一个来敲诈的人。”

“我亲爱的维吉尼亚，你什么时候才能认真起来！”

“噢，乔治，我是认真的。”

“但他来这儿敲诈谁呢？”

“我，乔治。”

“但是，我亲爱的维吉尼亚，你做过什么吗？”

“嗯，只此一次，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那位可爱的先生把我当成别的什么人了。”

“我想，你报警了？”

“没有，你是不是觉得我该报警？”

“嗯——”乔治忖度着，“不、不——也许不用——也许你做得很聪明。那样你就会因此事而被牵扯进惹人心烦的公众报道中去，你甚至不得不出庭作证——”

“我倒是挺喜欢这种风光场面，”维吉尼亚说，“我将乐于被传唤，我真想看看法官们是不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总是说些下流笑话，那该多刺激呀！前两天我到瓦恩街查看我丢了的一个钻石别针，那儿有个最最可爱的侦探——我见过的最好玩的人。”

像惯常一样，乔治撇开一切无关枝节。

“但是你准备怎样对付这个骗子呢？”

“嗯，乔治，我恐怕只好让他干下去了。”

“干什么？”

“敲诈我。”

乔治表示出的惊诧异常强烈，以致维吉尼亚不得不咬

紧下嘴唇。

“你的意思是——我是不是听懂了你的意思——他费尽心机想从你身上大捞一把，你却没有告诉他搞错人了？”

维吉尼亚摇摇头，斜着眼睛瞥了他一眼。

“天哪，维吉尼亚，你一定是疯了。”

“我想可能是吧，乔治。”

“但是为什么呢？以上帝的名义，请你告诉我。”

“有几个原因。第一，他做得太漂亮了——敲诈我，我的意思是——我讨厌打断一位正在专心工作的艺术家。而且，你看，我还从来没被敲诈过呢——”

“我绝不希望曾经有过，的确。”

“而且我想尝尝被敲诈是什么滋味。”

“我简直搞不懂你，维吉尼亚。”

“我就知道你搞不懂的。”

“我希望你没给他钱吧。”

“就给了一点。”维吉尼亚遗憾地说道。

“多少？”

“四十镑。”

“维吉尼亚！”

“我亲爱的乔治，这只是我买一身晚礼服的钱。花钱买一种新的经历和买一件新衣服都一样会令人兴奋——而且实际上更甚之。”

乔治·洛马克斯茫然地摇摇头。这时奇尔弗斯端着茶壶上来了，他也就没把震怒的心情表露出来。茶上来后，维吉尼亚一边用灵巧的手指摆放好沉甸甸的银茶具，一边开

口谈起老话题。

“我还有另一个动机，乔治——一个更聪明的更有说服力的动机。我们女人总是给当成猫，但不管怎么说，今天下午我为另一个女人做了件好事。这个男人不大会再去找另一个维吉尼亚·雷维尔了。他认为已经找到了他的猎物。可怜的小家伙，她写那些信的时候心惊胆战。那个上门敲诈的在她那儿一定会轻易得手的。现在，虽然他并不知道，他可啃上了一块硬骨头。我洁身自好，生活中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有这么大的优势，我该好好跟他玩玩，直到把他搞定——像书里写的那样。欺骗，乔治，全是欺骗。”

乔治还是摇着头。

“我不喜欢这种做法。”他强调道，“我不喜欢这种做法。”

“嘿，没关系，亲爱的乔治。你不是来这儿谈论敲诈者的吧。顺便问一下，你来这儿干吗？正确答案：‘来看你！’重音在‘你’上，同时刻意拉住我的手。除非你刚好吃了加了好多黄油的松糕，那样的话，就只好用眉目传情了。”

“我就是来看你的。”乔治认真地答道，“而且我很高兴看见你一个人在这儿。”

“哦，乔治，这太突然了。”她一边吞下一粒葡萄干一边说道。

“我想让你帮个忙。我一直认为，你，维吉尼亚，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女人。”

“哦，乔治！”

“而且还是个有头脑的女人！”

“不是真的吧？你可太了解我了。”

“我亲爱的维吉尼亚，有个年轻人明天将到英国。我想让你见见他。”

“好吧，乔治。但那是你的聚会——先把这点搞清楚。”

“我想，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可以施展你那无穷的魅力。”

维吉尼亚微微把头侧了一下。

“乔治，亲爱的，我可不是以‘迷人’为职业的，你知道。通常我喜欢别人——而且，嗯，他们也喜欢我。但我不认为我能精心下好套儿去讨一个无助的陌生人的欢心。这种事不成，乔治，真的不成。职业交际花会比我做得更好。”

“那绝对行不通，维吉尼亚。这个名叫麦格拉思的年轻人，顺便提一下，他是个加拿大人——”

“加拿大的苏格兰人后裔。”她大胆地猜测着说。

“很可能不太适应英国上层社会的圈子。我想让他欣赏一下真正的英国淑女的魅力和超凡。”

“是指我吗？”

“没错。”

“为什么？”

“对不起，你的意思是？”

“我说为什么。你不会总是用在海滨迷路的加拿大人来讨每个英国淑女的欢心吧？有什么幕后交易吗，乔治？说直接点，你能从中获得些什么？”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关心这个，维吉尼亚。”

“如果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怎么能贸然去参加晚

会，为你去迷人呢？"

"你可真是会说话，维吉尼亚。任何人都会——"

"是吗？乔治，来吧，多透露点信息。"

"我亲爱的维吉尼亚，不久欧洲中部的一个国家很可能会陷入紧张局面。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必须使麦格拉思先生认识到在黑措斯洛克恢复君主制对于欧洲的和平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欧洲和平那部分全都是废话。"维吉尼亚镇定地说道，"但无论何时我都是支持君主制的，尤其是对于像黑措斯洛克这样一个独特的民族。这么说你在为黑措斯洛克国王的事忙活着，是不是？他是谁？"

乔治打心眼里不愿回答，但又没法搪塞过去。这次谈话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原以为维吉尼亚是一只温柔顺从的小猫，乖巧地接受他的暗示而不会问任何出格的问题。可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她看上去是一定要知道个所以然，而这一点，一直对女人的辨别力抱怀疑态度的乔治是千方百计都要避免的。他犯了一个错误，维吉尼亚不适合这个角色。甚至她还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她关于与敲诈者见面的描述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忧虑。一个绝对无法依靠的精灵，根本就不知道应该严肃地对待严肃的事情。

"迈克尔·奥博洛维奇王子。"他答道。由于维吉尼亚很明显在等他回答她的问题。他说："但是，请不要再问了。"

"别荒唐了，乔治。报纸上已经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暗示了。有好多文章在吹捧奥博洛维奇王朝，谈论被谋杀的尼古拉斯四世的口气好像他是一个圣徒和英雄的混合体而不是

一个被三流女演员给勾了魂儿的矮个傻瓜。”

乔治有些退缩了。他愈发地确信想要维吉尼亚帮忙是个错误。他必须赶快把她打发掉。

“你说的没错，我亲爱的维吉尼亚。”他匆忙说着，一边站起来向她道别。“我本不该向你提出这个要求。但我们迫切地需要那个加拿大人在黑措斯洛克危机的问题上和我们有一致的看法，另外我相信麦格拉思对记者圈子有影响。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君主主义者，又对黑措斯洛克有所了解，出面见见他是个好主意。”

“这就是解释，是吗？”

“是的。但我敢说你对他一点也不在意。”

维吉尼亚盯了他一眼然后笑了。

“乔治，”她说道，“你说谎的水平太低了。”

“维吉尼亚！”

“太低了，真是太低了！如果我受过跟你一样的训练，我会编一个更好的理由——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我会弄个水落石出的，可怜的乔治。如果这个周末我在切姆尼兹得到些细枝末节，我不会感到奇怪的。”

“在切姆尼兹？你要去切姆尼兹？”

乔治无法掩饰他的心慌。他原希望能够及时告诉凯特海姆爵士不要发出这份请柬。

“邦德尔今早打电话邀请的我。”

乔治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我相信，这个晚会一点都没意思。”他说，“一点都不合你的口味，维吉尼亚。”

"可怜的乔治，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把事实告诉我？现在还不太晚。"

乔治握住她的手又轻轻地放下。

"我已经告诉你事实了。"他冷冷地说道，说的时候脸一点都不红。

"这样稍好点，"维吉尼亚赞许地说道，"但还不够最好。振作起来，乔治，我一定会到切姆尼兹，施展我无穷的魅力——就像你说的那样。生活突然变得这么有趣。先是一个敲诈者，接着是乔治陷入外交困境。他会把一切都告诉那个苦苦地求他信任的美丽女人吗？不，不到最后一章他不会泄露任何事情的。再见，乔治。临走前再温柔地看我一眼好吗？不行？哦，乔治，亲爱的，别那么生气嘛！"

乔治刚一迈着沉重的步子穿过前门离去，维吉尼亚就跑向电话。

她拨通电话要和艾琳·布伦特女士说话。

"是你吗？邦德尔，我明天一定去切姆尼兹。什么？麻烦我？不，一点都不。邦德尔，野马不会让我烦的！好，回头见！"

第七章 麦格拉思先生拒绝了邀请

信都丢了!

当安东尼弄明白信的确是丢了,只好接受这个事实。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沿着布里茨饭店的走廊追吉塞普,这样做将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很有可能还是照样追不上。

他得出结论:吉塞普把装在别的包里的那包信当成了回忆录。因此当他发现搞错了的时候很有可能再试一次找到回忆录。针对这种可能性,安东尼可不想再失于防范。

他想到的另一个方案是谨慎地提出一笔赎金,把那些信换回来。假设吉塞普是红手同志派来的,或者,安东尼觉得可能性更大的,受雇于保王党,这些信不管是哪个雇主都不会感兴趣的,这样他有可能愿意用这些信换一笔钱。

沉思半晌,安东尼转身上床睡了个安稳觉,一直睡到早

晨。他估计吉塞普不会在当晚就来跟他会第二次面。

安东尼起床的时候，整个战役的周密计划已经了然于胸。美美地吃了顿早点，扫了眼通篇充斥着黑措斯洛克发现石油的消息的报纸，然后他要求见见经理。安东尼·凯德一向以他那种特殊的气质通行无阻，这次他的要求也很快得到了满足。

饭店经理，一个举止优雅的法国人，在他的私人办公室会见了他。

“您想见我，麦格拉思先生？”

“是的。昨天下午我投宿贵饭店，晚上在自己房间吃的晚饭，送饭到我房间的服务员叫吉塞普。”

他停顿了一下。

“我敢说我们是有个服务员叫这么个名字。”饭店经理平静地答对道。

“送饭的时候，我曾经注意到这个人的一些异常举动，但当时并没多想。当天夜里，我被房间里轻手轻脚走动的声音惊醒，我打开灯发现这个吉塞普正在偷我的手提皮箱。”

经理的脸色变得有些不自然了。

“但我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强调道，“为什么不早点让我知道？”

“我和那个人相持了一会儿——顺便提一下，他手里拿着刀。最后他成功地从窗子跑掉了。”

“您后来做什么了，麦格拉思先生？”

“我查看了我的手提箱。”

“丢了什么东西吗？”

“没丢什么——重要的东西。”安东尼慢慢说道。

经理舒了口气向后靠在椅背上。

“这样就好。”他说道，“但是恕我直言，麦格拉思先生，我不大明白您在此事中所持的态度。您没有想过让饭店里的人帮您一起抓贼？”

安东尼耸了耸肩。

“我刚才说了，没丢什么贵重的东西。当然，我知道，严格地讲这个案子该报警——”

他顿了顿，经理不大自然地嘟哝着：

“该报警——当然——”

“不管怎么说，我相当肯定那个人一定准备了退路。”

经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您能看出，麦格拉思先生，我并不急于把警方牵扯进来。我一直都认为这样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报界能抓到跟我们这样的大饭店有关的任何消息，他们不管真正的问题多么无足轻重，也会沸沸扬扬大加渲染。”

“可不是吗。”安东尼点头称是，“刚才我对你说过没丢什么贵重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这没错。没丢什么对贼来说值钱的东西，但是他偷了些对我来说价值连城的东西。”

“啊？”

“是一些信件，你明白吧。”

一种超乎寻常的谨慎表情，也只是法国人才能做出，出现在经理的脸上。

“我理解。”他低声道，“但无疑，很自然，这件事不宜让警方插手。”

“这点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但是你会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信找回来。在我以前呆的那个世界，人们习惯于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因此我希望你能提供关于这个服务员吉塞普尽可能详细的信息。”

“我看没什么问题。”经理顿了顿说道，“当然，我没法立刻给您什么信息，但如果您半小时后再来的话，我将会把一切都给您准备好。”

“太感谢了，这样挺好。”

半小时后，安东尼回到办公室，经理如约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在一页纸上记下了所有与吉塞普·马纳利有关的情况。

“您看，他大概三个月前来到我们饭店，是个有技术有经验的服务员。工作得很好，是五年前到英国来的。”

安东尼和经理一起查看了列着这个意大利人曾经工作过的饭店和餐馆的单子。安东尼被一个情况吸引住，觉得可能有帮助。在所查看的饭店里有两家曾在吉塞普就职期间发生过恶性抢劫案件，虽然两个案子都看不出和他有什么牵连。不过，这个情况还是挺重要的。

吉塞普只是一个聪明的饭店强盗？他搜查安东尼的手提箱只不过是他习惯性的职业手法？他也许在安东尼开灯的一刹那刚好拿着那包信，只不过下意识地把信揣到兜里好腾出手来。这么说的话，这次就只不过是一起一般抢劫罢了。

话又说回来，他那天晚上看到桌子上的手稿后那股兴奋劲还是不对头，桌上并没有钱或能引起一般小偷贪欲的

值钱的东西。

不，安东尼确信吉塞普一定是为某第三方服务的工具。依据经理给他提供的信息，有可能追查到吉塞普的私人生活并最终找到他。他收起那张纸站起来。

“真的非常感谢你。我想，无需再问，吉塞普是不是还在饭店里？”

经理露出了笑容。

“他的床上没有睡过的印迹，别的东西也没有动过的痕迹。他从您那儿出来后，一定是直接跑掉了。我想不会再有和他碰面的机会了。”

“我也这么想。好吧，非常感谢。我目前还要留在这里。”

“我希望你能顺利地完成任务，不过，我得承认您的困难不小。”

“我从来都希望功德圆满。”

安东尼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几个和吉塞普关系不错的服务员提问，不过他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他按照预想的词句写了篇广告，然后让人送到五家读者群最大的报纸。刚要出发去吉塞普以前曾经工作过的餐馆，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安东尼拿起话筒。

“喂，找谁？”

一个平平的声音答道：

“请问是麦格拉思先生吗？”

“是，你是哪位？”

“这里是鲍尔德森—霍奇金斯出版社。请稍等，我给您接通鲍尔德森先生。”

"我们有价值的出版商。"安东尼想道,"这么说,他们也着急了,是不是?他们不用急,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

突然一个热情的声音响了起来。

"喂,是麦格拉思先生吗?"

"请说话。"

"我是鲍尔德森—霍奇金斯出版社的鲍尔德森先生。麦格拉思先生,那份手稿怎么样了?"

"嗯,"安东尼说,"它怎么样?"

"麻烦可不少。我知道,麦格拉思先生,您刚从非洲来到这个国家。刚到的话,您不可能了解这儿的情况。那份手稿要惹不少麻烦,麦格拉思先生,大麻烦。有时我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对付得了。"

"是吗?"

"我向您保证的确如此。目前,我迫切地希望您能够尽快把手稿复制几份。这样,即使原稿被毁——嗯,也不会有什么妨害。"

"天哪!"安东尼说道。

"是的,我知道,您听起会觉得很荒唐,麦格拉思先生。但是,我向您保证,您并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有人决心不让手稿落到我们手里。我非常坦率地对您说,如果您想自己把手稿送来,十有八九到不了这里。"

"我倒有点儿怀疑。"安东尼说道,"我想去什么地方一般都能去成。"

"您面对的是一群非常危险的敌人。一个月前,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告诉您,麦格拉思先生,有人贿赂我们,威胁

我们，千方百计哄骗我们，我们都有点儿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我建议您不要把手稿送过来，我们会派一个人去您那里取。”

“如果坏蛋把他干掉呢?”安东尼问道。

“那么责任将在我们一方——而不是您的。您将把手稿交给我们的代表，同时得到书面履约证明。伯爵指示我们交给您的一千英镑——呃，那张支票，根据我们与遗嘱执行人达成的协议，到下个星期三才能生效。但是您如果坚持的话，我会让代表给您带一张我签的等额支票。”

安东尼略微沉吟了一下。他原想到宽限期的最后一天才交出手稿，因为他急于自己看看这份让那么多人牵肠挂肚的书稿，看看到底讲了些什么。不过，他还是认识到出版商刚才的话的分量。

“好吧。”他轻叹一声说道，“就照你说的办，派人来吧。如果你不介意把那张支票带过来的话，我倒宁可早点儿拿到，因为我有可能下星期三之前离开英国。”

“当然，麦格拉思先生。我们的代表明天一早就去您那儿。考虑周到一些，我们的人不会从办公室直接去。我们的霍尔姆斯先生住在伦敦的南部。他会在上班的路上去您那里，还会给您一份包裹的收据。我建议您今晚把一个伪装的包裹放在经理的保险箱中。你的敌人会听到这件事，这样你的房间今晚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

“很好，我会照您说的办。”

安东尼满面沉思地放下听筒。

然后他接着完成被打断的任务，继续寻找失踪的吉塞

普的有关信息。不过，他一无所获。吉塞普的确在那家餐馆工作过，但是好像没人对他的私人生活或交际圈子有任何了解。

“但我会抓到你的，臭小子。”安东尼咬牙切齿地嘟哝着，“我会抓到你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他在伦敦度过的第二夜平安地过去了。

第三天早晨九点钟，鲍尔德森一霍奇金斯出版社的霍尔姆斯先生的名片被送了进来，接着他也走了进来。这是一个肤色白皙、举止文静的矮个子。安东尼把书稿交给对方，同时接过一张面值一千英镑的支票。霍尔姆斯先生把书稿装在随身带来的小包里，向安东尼道了早安便离开了。整个过程看上去很平静。

“不过，他也许在回去的路上被刺杀。”安东尼向窗外随便看了一眼然后大声嘟哝着，“我现在很怀疑——非常地怀疑。”

他把支票放到信封里，又拿笔写了个条放了进去，然后认真地封好。吉米和安东尼在布拉瓦约碰见的时候手头多少富裕一些，他给了安东尼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这钱还一点都没有动用。

“完成了一桩，另一桩还没完呢。”安东尼自言自语道，“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法收场，不过还有希望。看来，得改扮一下到蓬特街487号去摸摸底。”

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停当，下楼结了账，让人把行李放到出租车上。不断地给路上碰到的人发些小费，而这些人基本上没有给他提供过什么服务。就在刚要上车离开的时候，

有个小孩儿跑下台阶递给他一封信。

“先生，您的信，刚好赶上。”

安东尼叹了口气又掏出一个先令，出租车痛苦地呻吟了几声，猛烈地抖动几下向前冲去。安东尼把信打开。

这封信非常奇怪。他读了四遍才慢慢搞清楚讲了些什么。用简单明了的英文讲(这封信语言繁冗，好像是政府官员签发的公文使用的那种特别复杂的格式)，信中假设麦格拉思先生今天——星期四从南非到达英国，信中间接提及斯泰尔普蒂奇伯爵的回忆录，并请求麦格拉思先生在与乔治·洛马克斯先生进行秘密会谈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参与会谈的似乎还有其他几方重要的人物。信中还明确地邀请他在第二天——星期五作为凯特海姆爵士的客人到切姆尼兹去做客。

一封神秘且含糊的信。安东尼对此反复玩味。

“亲爱的英国古堡，”他动情地低声道，“和往常一样，迟了两天。太遗憾了。而且，我不能以假身份前往切姆尼兹。不过，不知道附近有没有酒吧?安东尼先生倒是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到里面。”

他探头向车窗外看了看，向出租车司机发出新的指令，对方则轻蔑地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出租车在伦敦市里一家不大的旅馆前停了下来，不过车费可是按出发地点的标准收的。

安东尼用自己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然后走进一间脏乱的写字间，从兜里拿出一张印着布里茨饭店字样的留言条快速地写了起来。

他解释说自己由于两天前的星期二就到了，已经把书稿交给了鲍尔德森一霍奇金斯出版社，而且因为马上就要离开英国，不得不遗憾地谢绝凯特海姆爵士善意的邀请。最后他签上名“您忠实的詹姆斯·麦格拉思。”

“现在嘛，”安东尼一边在信封上贴上邮票一边说，“开始干正事。卸下詹姆斯·麦格拉思的妆，开始当安东尼·凯德。”

第八章　一个死人

星期四下午维吉尼亚·雷维尔在雷尼拉打了网球。乘坐豪华轿车返回蓬特街的路上，她想象着将要到来的会面以及自己的机智对答，唇边露出一缕微笑。当然敲诈者有可能不来，但是她相当有把握确信他会来的。她一直把自己装作一个很容易到手的猎物。哼，这次可要给他些好看的了。

车在宅子外停稳后，她走出轿车，在上台阶之前转身对司机说道：

“你妻子好吗，沃尔顿？我忘了问了。”

“我想好多了，夫人。医生说他六点半左右来给她检查。您还用车吗？”

维吉尼亚沉吟了半晌。

“这个周末我要出门，在帕丁顿坐六点四十分的车，但我不用你了——坐出租车就可以了。我宁愿你见见医生，如

果他认为周末的时候出去转转对你妻子有好处，就带她随便走走，沃尔顿。我出钱。”

维吉尼亚一边不耐烦地点点头，打断司机不停的道谢，一边跑上台阶，把手伸进手包里拿门钥匙。突然想起来没带钥匙，便急速地按了门铃。

当下并没有人来开门，但她站在那儿等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走上台阶。他穿着土气，手里拿着一捆传单。他抽出一张递给维吉尼亚，纸上的文字一目了然：“为什么我要为国家服务？”他的左手拿着一个收钱的盒子。

“我不能一天里买两回这种蹩脚的诗吧。”维吉尼亚用恳求的语气说道，“我今早买了一张。买过了，真的，用名誉担保。”

年轻人仰头笑了起来，维吉尼亚也和他一起笑了起来。眼光在他身上粗粗扫过一遭，她觉得这个年轻人比起伦敦的一般失业者要可爱得多。她喜欢他褐色的脸，结实的身板。她甚至希望自己有个工作给他。

但此时门开了，维吉尼亚立刻把失业者的问题抛到脑后，因为开门的是她的女仆伊利斯，令她大为吃惊。

“奇尔弗斯哪儿去了？”她一边走进门厅一边严厉地问道。

“他走了，夫人，和别人一起。”

“别的什么人？去哪儿了？”

“去达切特了，夫人——去小别墅了，就像您在电报上吩咐的那样。”

“我的电报？”维吉尼亚茫然问道。

“大人没发电报来吗？怎么会有错呢。就是一小时前来的。”

“我根本就没发过什么电报。上面说些什么？”

“我相信电报还在那边的桌子上。”

伊利斯转过身去把电报一把抓了起来，带着胜利者的神情递给自己的主人。

“这儿，夫人！”

电报是寄给奇尔弗斯的，上面写道：

“请马上带所有的人去小别墅，在那儿做好周末聚会的准备。赶上五点四十九分的火车。”

电报看上去没什么不正常的，正是她自己以前一时冲动要在河滨小屋召开聚会时经常发的那种命令。她总是把全家都带过去，只留下一个老妇人看家。奇尔弗斯当然看不出这个命令有什么问题，肯定会像一个好仆人一样认认真真地照她的吩咐去做。

“我留下来，”伊利斯解释道，“知道夫人希望我打理行装。”

“这是一个愚蠢的恶作剧。”维吉尼亚叫道，生气地把电报扔到地上。“你知道得很清楚，伊利斯，我要去切姆尼兹。今天早上我告诉过你。”

“我想夫人可能改了主意。有时的确是这样，是不是，夫人？”

维吉尼亚笑了笑，承认确有此事。她努力想要为这个特别的恶作剧找个理由。伊利斯提出一个看法。

“上帝啊！”伊利斯两手一拍叫道，“会不会是坏人呀，

贼！他们发来假电报把家里的人全支开然后就洗劫一空。是的，是的，夫人，肯定没错。每天报纸上都写着这种事。夫人快报警吧——快——在他们来割断咱们的喉咙之前。”

“别这么激动，伊利斯。他们不会下午六点的时候来割断咱们喉咙的。”

“夫人，我求求您，让我跑出去叫个警察，马上就去。”

“到底为什么？别犯傻了，伊利斯。上楼去给我把去切姆尼兹要带的东西准备好，如果你还没来得及准备的话。新的暖绒晚礼服，白色的绸外套，还有——对，黑天鹅绒礼服——黑天鹅绒特别的有政治味，是不是？”

“夫人要是穿上淡绿色华缎礼服，简直就飘然若仙了。”伊利斯说道，她那种职业的本能又露了出来。

“不，我不会穿那件的。快点，伊利斯，好女孩。我们没时间了。我得给奇尔弗斯往达切特发个电报，出门的时候我会对巡逻的警察说，让他留心一下这个地方。别又开始转圈了，伊利斯——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就给吓成这样，那么有人从暗处跳出来扎你一刀，你该怎么办呢？”

伊利斯尖叫一声赶紧向楼上跑去，边跑边向后惊恐地张望。

维吉尼亚向伊利斯远去的身影做了个鬼脸，然后穿过门厅向放电话的小书房走去。伊利斯提出的报警的建议看上去不坏，她也不想再多耽搁。

她打开书房的门走到电话机旁。接着，就在她的手握住听筒的一刹那，她停住了。有个男人坐在大扶手椅子上，非常奇怪地缩成一团。刚才一阵紧张，她把一直期待着的来访

者都忘了。很显然，他一定是等她的时候睡着了。

她径直走向椅子，脸上露出淘气的微笑。接着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

那个人并没睡觉。他死了。

她一下就看出来了，甚至在她的眼睛注意到地板上的亮锃锃的手枪，对方心脏稍稍偏上部位那个带着黑色痕迹的烧焦的洞，以及那个垂落的可怕的下巴之前，她就本能地感觉到了。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手放在身体两侧。寂静中她听到伊利斯匆匆跑下楼来。

“夫人！夫人！”

“说吧，什么事情？”

她迅速走到门口，本能地想要瞒住刚刚发生的事情——至少现在——不让伊利斯知道。伊利斯一定会立刻歇斯底里起来，这一点她很清楚，而且她觉得特别需要镇定下来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

“夫人，我用链子把大门锁住是不是更好些？这些坏人，什么时候都可能来。”

“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想怎么着都行。”

她听到链子清脆的响声，还听到伊利斯又跑上楼去，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她看看椅子里的男人又看了看电话。她应该做的事情很清楚，必须立刻报警。

但是她还是没这样做。她静静地站着，好像被恐惧攫住似地浑身无力，头脑里旋转着各种各样互相冲突的想法。那

份假电报跟此事有没有关系呢？假设伊利斯没有留下？那她就会自己进来—— 当然，假设她像往常一样自己带着钥匙，并且发现自己单独和一个被谋杀的人呆在房间里——一个她曾经允许对自己进行敲诈的人。当然她可以解释前边的事情，但是要想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还真不太容易。她还记得乔治听她说的时候露出来的难以置信的神情。别的人是不是也会这样想?还有那些信——当然，并不是她写的，但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证明。

她把两手放在前额，用力揉搓着。

"我必须想，"维吉尼亚道，"我就是必须得想。"

她伸手拿起电话，接着突然想起乔治。一个男人——这是她想要的——一个正常的、头脑冷静的、不动感情的男人，他可以正确地权衡发生的一切，然后告诉她应该怎么做。

接着她摇摇头。乔治不行。乔治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自己的处境。他不会高兴被卷入这种事情。乔治根本不行。

接着她的面容柔和起来。比尔，当然！一点都不再耽误，她拨通了比尔的电话。

她被告知比尔半小时前出发去切姆尼兹了。

"哦，真他妈的！"维吉尼亚骂道，啪的一声把电话摔下。跟死尸关在一起还没法跟任何人说话真是太难受了。

就在这时大门的门铃响了起来。

维吉尼亚吓了一大跳。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起来。伊利斯，她知道，正在楼上收拾东西不会听到铃声的。

维吉尼亚走出房间，来到门厅，解开链子，拔开伊利斯

刚才那阵子插上的所有插销。然后，她长出一口气把门拽开。台阶上站着那个失了业的年轻人。

维吉尼亚揪紧的心一下子松了下来。

“进来，”她说道，“我想也许可以给你个工作。”

她把他带到餐厅，给他拽出一把椅子，自己和他面对面坐好，然后非常专注地盯着他。

“对不起，”她开口道，“不过你——我指的是——”

“得有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学历，”年轻人说道，“这就是你想问我的，是不是？”

“差不多。”维吉尼亚承认道。

“落到这种地步全是因为我无法坚持一般性的工作。你要给我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吧？我希望。”

她的唇角闪过一丝微笑。

“特别的不一般。”

“好。”年轻人用满意的口吻说道。

维吉尼亚用赞许的目光注意着他那铜色的脸和颀长的身材。

“你看，”她解释道，“我陷入了困境，我所有的朋友都——嗯，帮不上忙。他们都鞭长莫及。”

“我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就说吧。什么麻烦？”

“隔壁房间里有个死人，”维吉尼亚说道，“他是被杀死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她朗朗道来，就像个孩子在讲故事似的。年轻人听完她的讲述，就像一下子来了精神似的。他也许已经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

“太好了。”他说，透着一股兴奋劲，“我一直都想干点类似于侦探的活。我们是不是先去看看尸体，还是你先给我讲一讲情况？”

“我想最好先给你讲讲。”她略作沉吟，考虑怎么样把她的故事讲得简洁一些，然后就开始娓娓道来：

“昨天这个男人第一次来这儿要见我。他带着一些信件——情书，签的是我的名字——”

“但不是你写的。”年轻人轻轻地插了一句话。

维吉尼亚吃惊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的？”

“哦，我猜的。请接着说。”

“他想敲诈我——而我——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但是我——没有阻止他。”

她动情地看着他，竭力想说明白，而他则令她安心地点了点头。

“我当然明白。你想看看被敲诈是种什么感觉。”

“你真是太聪明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不是聪明，”年轻人谦虚地说道，“但是，要知道，很少能有人明白你的想法。大多数人，你看，一点都没有想象力。”

“我也这么想。我让这个人今天再来——下午六点钟。我从雷尼拉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除了我的女仆，家里所有的人都被一封假电报给叫走了。接着我走进书房，看见这个人被杀死了。”

“谁放他进来的？”

“不知道。我想如果是我的女仆的话，她会告诉我的。”

“她知道这件事吗？”

“我没告诉她。”

年轻人点点头站起身来。

“现在去看看尸体。”他干脆地说道，“不过，我要告诉你——总的来讲，说实话总是最好的。撒一次谎使你得撒许多的谎——而总是撒谎就太没劲了。”

“那么你是劝我报警啰？”

“也许。不过我们还是先看看那个家伙再说。”

维吉尼亚带着他走出餐厅。她在门口停住转身看着他说道：

“顺便提一下，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我的名字？我叫安东尼·凯德。”

第九章　安东尼处理尸体

安东尼随维吉尼亚走出房间，脸上满是笑容。事情变化得有些出乎意料。但是当他弯腰查看椅子上的尸体的时候又变得严肃起来。

“还温暖着呢，”他肯定地说道，“他是不到半小时前被杀的。”

“刚好在我进来前？”

“没错。”

他笔直地站着，两道眉毛拧成了一团。然后他问了一个维吉尼亚没能立刻领会的问题：

“你的女仆当然没有进过这个房间，是吧？”

“对。”

“她知道你已经进了这个房间吗？”

“怎么——是的。我走到门口跟她说的话。”

"在你发现尸体后?"

"对。"

"你什么也没说?"

"如果我对她说了是不是会更好点?我担心她会过于激动——她是法国人,你知道,很容易激动——我需要好好地理清思路。"

安东尼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

"你觉得挺遗憾的,我能看出来。"

"是的,很不幸,雷维尔夫人。如果您回来后和您的女仆一起发现尸体,事情就会简单得多。那么这个男人就一定是在您回来之前被杀的。"

"而现在人们就可能说他是在我回来后——我明白了——"

他看她逐渐领会了自己的意思,进一步确定了她在门外台阶上和他说话时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她不仅美丽而且有勇气,有头脑。

维吉尼亚深深地陷入摆在自己眼前的难题中,以至于这个陌生男子很随便地叫出她的名字并没有使她吃惊。

"不知道为什么伊利斯没听到枪声?"她嘟囔道。

安东尼指向打开的窗子,外边传来一辆经过的汽车回火时发出的震耳的响声。

"听到了吧,在伦敦人们不会注意到枪声。"

维吉尼亚浑身轻微地打了个寒噤,转向椅子上的尸体。

"像是个意大利人。"她好奇地说道。

"他是个意大利人。"安东尼说道,"应该说他的正当职

业是服务员。他只是在业余时间干点敲诈的勾当。他很可能叫吉塞普。"

"老天爷！"维吉尼亚叫道，"这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探案吗？"

"不是。"安东尼遗憾地说道，"恐怕只是一般的或是普通的敲诈。现在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刚才你说这个男人给你看了一些信还跟你要钱。你给他钱了吗？"

"给了。"

"多少？"

"四十英镑。"

"这可不太好。"安东尼说道，不过没有表示任何过分的惊讶，"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那份电报吧。"

维吉尼亚从桌上拿起电报递给他。他接过电报看了起来，脸色不由得严肃起来。

"怎么样？"

他拿起电报，默默地指向发电报的地方。

"巴恩斯，"他说道，"而你今天下午在雷尼拉。如果你自己发出的话，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维吉尼亚听入了迷。仿佛有一张网越来越紧地套住了她。他使她逐渐看清了原来只是在潜意识中模糊地感觉到的一切。

安东尼拿出自己的手帕包在手上，然后拾起手枪。

"干这行必须十分小心。"他解释道，"指纹，你知道。"

突然她发现他浑身一下子绷紧了。他说话的声音也变了，简明扼要。

"雷维尔夫人,"他说道,"你以前见过这把手枪吗?"

"没有。"维吉尼亚莫名其妙地答道。

"你确定吗?"

"非常肯定。"

"你自己有手枪吗?"

"没有。"

"你以前有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你肯定吗?"

"非常肯定。"

他静静地注视着她,停了好一会儿。维吉尼亚则云里雾里地盯着他,对他的语调不明所以。

接着,他叹了口气放松下来。

"这就奇怪了。"他说道,"你怎么解释这个呢?"

他把手枪举了起来。枪身不大,做工考究,简直就像个玩具——虽然杀起人来一点都不马虎。枪身上赫然刻着维吉尼亚的名字。

"哦,不可能!"维吉尼亚叫道。

她吃惊的样子根本就作不得假,安东尼只好相信她。

"坐下。"他静静地说道,"看来比最初估计到的要复杂得多。首先,我们有什么假设?只有两个。当然,有写那些信的真维吉尼亚。她有可能设法找到了他,并杀了他,扔下枪。偷了信,然后溜之大吉。很有可能,是不是?"

"我想是这样的。"维吉尼亚不情愿地说。

"另外一个假设要有趣得多。想杀吉塞普的人还想陷害

你——实际上，这可能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干掉他，但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他弄到这儿来。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你在达切特的别墅，你通常的安排，以及你今天下午在雷尼拉的事实。问题可能有些荒唐，不过你有没有敌人，雷维尔夫人？"

"当然没有，至少没有那种。"

"问题是，"安东尼说道，"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有两条路。方案一，报警，讲出全部实情，脚正不怕鞋歪，让他们去调查。方案二，我尝试着把尸体给处理掉。我个人倾向于方案二。我一直都想看看自己能不能靠自己的头脑神不知鬼不觉地作案，但又很不愿意杀人放火。总的来说，我觉得第一个方案是最合理的。那么还有一种修正过的第一方案。报警，不过瞒住手枪和敲诈信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信还在他身上的话。"

安东尼快速地检查了尸体的衣兜。

"已经被搜了个精光，"他宣布道，"什么都没有。还会有人用那些信做坏事的。嘿，这是什么？衬套上有个洞——里边有些东西，被粗暴地撕了下去，还剩下一小片纸。"

他边说边把纸片掏出来，拿到亮处。维吉尼亚也跟了过来。

"可惜我们没有其余的部分，"他抱怨道，"切姆尼兹星期四，十一点四十五分——听起来像是个约会。"

"切姆尼兹？"维吉尼亚叫道，"真怪！"

"怎么怪？这么一个赖家伙不配这么高雅的地方？"

"今天晚上我要到切姆尼兹去。至少我原来要去。"

安东尼转到她身边。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今晚本来要到切姆尼兹去。”维吉尼亚重复道。

安东尼盯着她。

“我开始明白了。也许不对，但至少是个想法。假设有人迫切希望阻止你去切姆尼兹？”

“我的表兄乔治·洛马克斯不想让我去。”维吉尼亚笑着说道，“但我绝不会怀疑乔治参与了谋杀。”

安东尼没笑。他陷入了深思。

“如果你报警的话，今天就再也别想去切姆尼兹了——甚至明天也不成。而我希望你去切姆尼兹。我想这会出乎我们未谋面的朋友的意料。雷维尔夫人，你可不可以让我放开手干一场？”

“那么，要选方案二？”

“对，要选方案二。第一件事是把你那个女仆调出去。你能做到吗？”

“很简单。”

维吉尼亚走到门厅朝楼上喊道：

“伊利斯！伊利斯！”

“夫人？”

安东尼听到一阵快速的对答，然后大门开了又关上。维吉尼亚返回房间。

“她去了。我让她去买些特殊的香料——还告诉她那家商店直到晚上八点才关门。当然，我只是随便说说。她将搭下一班火车赶上我，不必再回这里。”

“很好。”安东尼赞许道，“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处理尸体了。方法很古老，但我恐怕必须得问你，家里有没有大点的箱子？”

“当然有。你可以去地下室挑一个。”

地下室里还真有不少箱子。安东尼按照自己的需要挑了一个大小合适的。

“我负责装箱。”他老练地说道，“你上楼去准备出发。”

维吉尼亚听话地上了楼。她匆忙脱下网球服，穿上一件浅褐色的旅行服，戴上一顶漂亮的橘黄色的小帽，走下楼来。这时安东尼已经把箱子扎好，在门厅里等她了。

“我很乐意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他说道，“但是今天晚上将会很紧张。现在你照我说的去做。叫一辆出租车，把行李，包括这个箱子装到车上。开到帕丁顿。到那儿以后把箱子放到左侧的行李房。我那时会在站台上。你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把衣帽间的票交给我。我会替你把衣服取出来，但实际上我要把票留在自己的手上。你接着去切姆尼兹，剩下的由我来完成。”

“你太好了。”维吉尼亚说道，“我真不应该把这么一具尸体交给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我喜欢这个差事。”安东尼平淡地说道，“如果我的朋友吉米·麦格拉思在这儿的话，他会对你说这种事最适合我。”

维吉尼亚吃惊地注视着他。

“你说的是谁？吉米·麦格拉思？”

安东尼迎着她的目光不假思索地答道：

“对,怎么?你听说过这个名字?”

“是的——就在最近。”她迟疑地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凯德先生,我必须和你好好谈谈。你能不能去一趟切姆尼兹?”

“你不久就会看到我,雷维尔夫人——我会告诉你的。现在,同谋者甲偷偷地从后门出去。同谋者乙堂而皇之从前门出去叫一辆出租车。”

方案进行得很顺利。安东尼叫了第二辆出租车,很快就在站台上拿到了衣帽间的票。接下来他又开了一辆多少有些破旧的二手莫里斯·考利,这辆车是他在今天早些时候搞到的,以备不时之需。

他开着这辆车回到帕丁顿,把票交给衣帽间的服务员。后者把箱子从衣帽间中搬了出来,紧紧地挤进车的后备箱中。安东尼一溜烟开走了。

现在他的目标是伦敦郊外。穿过诺廷希尔、谢泼兹布什,然后沿着戈尔德霍克路,穿过布伦特福德和豪恩斯洛,最后他来到豪恩斯洛和斯泰恩斯之间那段长长的路上。这条路上经常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根本就别想找出脚印或是车辙。安东尼在一处停了下来。下车后,他首先用泥巴把车牌号码弄脏。然后,他等了一会儿。直到两边都没有车开来的时候,他打开箱子,把吉塞普的尸体拖了出来放在路边。这里是一段弯路,尸体放在弯路的内侧,这样就不会被过往的车灯照到。

然后他又钻进汽车开走了。全过程用了一分半钟。他向右绕了一段路,通过伯纳姆比奇斯回到了伦敦。在山毛榉

林，他又停了下来，在林中选了一棵高大的树，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对安东尼来说也是这样的。他把一个褐色的小纸包放到最高的树枝上，然后塞到离树干很近的一个小树洞里。

“把手枪放在这儿再聪明不过了。”安东尼对自己这个主意甚是得意。“谁都会在地上找，在水里捞。但英国没有几个人能爬上这棵树的。”

接下来，他回到伦敦帕丁顿火车站。这次他把箱子放在专供到站者使用的衣帽间中。他迫切地想要吃一些上好的牛排、姜汁排骨和大块的炸土豆。但是当他扫了一眼手表后，只得伤心地摇摇头。他为莫里斯加满了油就又上路了。这回是往北。

在整十一点半的时候，他把车停在靠近切姆尼兹庄园的路旁。从车里出来后，他很轻松地翻过院墙，向房子走去。路上的时间花得比预计的要多，不久他开始跑了起来。一座巨大的灰色建筑物在夜色里影影绰绰地浮现出来——这就是庄严的切姆尼兹庄园。远处传来了座钟报时的声音，已经是十一点三刻了。

十一点四十五分——纸片上提到的那个时间。现在安东尼站到平台上了，向上望着高大的房屋。一切都是那么模糊，一切都是那么安静。

“他们上床倒是挺早，这些政治家。”他自言自语道。

突然他听到了一声爆响——是枪声。安东尼飞快地转过身来。枪声来自房子里面——他对此很肯定。他等了一会儿，但一切还是那么安静。最后他走到一扇长长的法式窗

子前，他判断枪声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他试了试把手。锁着呢。他又试了试别的窗子，同时细心地听着。但仍是一片寂静。

最后他告诉自己声音一定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要不听到的就是林子里偷猎者走火的枪声。他转过身来循着自己的脚印穿过院落，心里有些莫名的失落和不安。

他回头看看楼房，就在这时，一层有个房间里的灯亮了。过了一会儿，灯又灭了。于是整个庄园又一次陷入黑暗之中。

第十章 切姆尼兹

警督巴杰沃西在他的办公室里，时间是上午八点三十分。他个子高高的，身材魁伟，迈着训练有素的步子，一到工作紧张的时候就总是喘粗气。约翰逊警士也在场，他刚刚当上警察，像刚出壳的小鸡似的好奇地四处张望着。

桌上的电话刺耳地响了起来，警督像往常一样自以为是地把电话拿了起来。

“是的，贝辛市场警察局。我是巴杰沃西警督。什么？”

警督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正如他比约翰逊职位高一样，也有别人比他的职位高。

“请讲，爵士。对不起，爵士，我没听清您说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警督静静地听着，一贯没有表情的脸上也不时地变颜变色。最后在放下话筒之前他简单地说了一句：“马上，爵士。”

他转向约翰逊，浑身透着一股颐指气使的劲头。

“爵士来的——切姆尼兹——发生了谋杀案。”

“谋杀！”约翰逊重复了一遍，震动不小。

“是谋杀。”警督非常满意地说道。

“为什么？这儿从来没发生过谋杀——我从来没听说过——除了汤姆开枪打死他情人那次。”

“而且那次，准确地说，根本就不是谋杀，只不过是喝醉了而已。”警督嘲弄地说道。

“他不会因此被绞死。”约翰逊垂头丧气地附和道，“但这事真的发生了，是不是，先生？”

“是的，约翰逊。爵士的一位客人，一个外国人，被发现被人开枪打死了。窗子开着，外面有脚印。”

“我很难过是个外国人。”约翰逊有点遗憾地说道。

这使得这次谋杀有些不带劲。约翰逊觉着外国人迟早都会被杀的。

“爵士处境很困难。”警督继续说道，“我们马上去找卡特赖特先生，然后带他一起去。但愿那些脚印没给人破坏掉。”

在巴杰沃西的想象中，他就要飞黄腾达了。一场谋杀！发生在切姆尼兹！巴杰沃西先生负责这个案子。警方有了线索。令人震惊的逮捕。最后提升和荣誉都降临在警督身上。

“就是这样。”巴杰沃西警督自言自语道，“如果苏格兰场不插一脚的话。”

这个想法有点让他丧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苏格兰场

是很有可能插进来的。

他们在卡特赖特医生的诊所停下。医生是一个还比较年轻的男人，对此事也表露出极大的兴趣。他的态度几乎和约翰逊的一模一样。

“怎么，天呀！”他叫道，“自汤姆·皮尔斯那次以后，我们这儿好久没有谋杀了。”

他们三个人都钻进医生的小轿车，急速地向切姆尼兹开去。当车经过当地一个叫“快乐板球手”的旅馆时，医生注意到门廊里站着的一个人。

“陌生人，”他叫道，“很帅。不知道他到这里多长时间了，还有他在板球手旅馆干些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他一定是昨天晚上来的。”

“他不是坐火车来的。”约翰逊说道。

约翰逊的兄弟在当地火车站当搬运工，所以他对火车到站、离站了解得很清楚。

“昨天都有谁到切姆尼兹来了？”警督问道。

“艾琳女士，她坐的是三点四十分的火车，一起来的有两位先生，一个是美国绅士，另一个是个军官——他们两个人都没带随从。爵士和一个外国人是坐五点四十分的火车来的，很可能被杀的就是这个人，一起来的还有那个外国人的随从。埃弗斯利先生坐的是同一列车。雷维尔夫人坐的是七点二十五分的，还有另一个秃头、鹰钩鼻的外国人也坐的那趟。雷维尔夫人的女仆坐的是八点五十六分的。”

约翰逊停住，深吸了一口气。

“没有人到板球手旅馆吗？”

约翰逊摇摇头。

“那么他一定是坐汽车来的。”警督说道，“约翰逊，记住回去的时候到板球手旅馆问问。我们应该掌握所有陌生人的情况。他晒得很黑，那个人。很可能，他也是从国外来的。”

警督非常精明地点着头，好像在表示他是那种极其警觉的人——从来不会忽视任何可能性。

轿车穿过切姆尼兹庄园的大门到达目的地。关于这个历史名胜的描述可以在任何导游手册中找到。它还在《英国历史家庭》中被排在第三位，价值连城。每到星期四，旅游客车从米德林海姆开来，让游客参观庄园里对公众开放的部分。鉴于所有上面提到的材料，这里就没有必要再细致描述切姆尼兹了。

他们在门口被一个头发花白的管家接了进去，老人的举止非常得体。

他的举动好像在说：“我们的围墙里还从来没发生过谋杀案。但是我们在经历着魔咒的日子。让我们镇静地面对灾难，尽力装作一切都很正常吧。”

“爵士在等您。”管家说道，“请走这边。”

他把他们带到一间爵士平常寻求安静的很舒适的小房间前说道：

“爵士，警察和卡特赖特医生来了。”

凯特海姆爵士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显得很着急。

“哈！警督，你终于来了。我很感激。你好，卡特赖特。你瞧，这件事太可恶了，太可恶了。”

一边说着，凯特海姆爵士一边用手快速地从前到后地

梳着头发，直到头发一绺一绺地立了起来，比起平常来更不像个贵族。

“尸体在哪儿？”医生像平常工作那样简洁地问道。

凯特海姆爵士转过身来看着他，好像因被问到一个直接的问题而得到了解脱似的。

“在会议室里——就是在那儿发现的——我不会让别人动的。我想——呃——这么做没错。”

“很好，爵士。”警督附和道。

他拿出一个本子和一支笔。

“是谁发现尸体的？您吗？”

“天哪，不。”凯特海姆爵士说道，“你不会以为我会这么早起床吧？不，一个女仆发现的。她尖叫了好一会儿，我想。我没亲耳听到。然后有人来告诉我，接着当然我起床来到现场——就看到了。你知道。”

“您认出尸体是您的一位客人的？”

“没错，警督。”

“名字是？”

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看起来难住了凯特海姆爵士。他开了一两次口，接着又闭上了。最后他费力地问道：

“你是说——你是说——他叫什么名字吗？”

“是的，爵士。”

“嗯，”凯特海姆爵士说道，慢慢地环视着房间，好像要找到些灵感似的。“他叫——我想是叫——对，肯定是叫——斯坦尼斯劳斯公爵。”

凯特海姆爵士的态度颇有些奇怪，警督停下笔盯着他。

但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转机，对房间里的人们来讲不失为一根救命草。

门开了，一个女孩走了进来。她个子高高的，身材苗条，肤色偏黑，男孩子般的脸庞，果断的风格煞是引人注目。这就是艾琳·布伦特女士，平常被称作邦德尔，凯特海姆爵士的大女儿。她向其他人点点头就直接对父亲说道：

“我找到他了。”

当下警督冲动得差点跳起来，还以为这位女士当场抓住了刺客呢，但几乎立刻就意识到她指的是别的什么人。

凯特海姆爵士松了口气。

“干得好。他说什么？”

“他马上就来。我们应该极其谨慎。”

他父亲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乔治·洛马克斯就会说这些傻话。不过，他来以后，我就可以脱出身来了。”

想到这点，他好像轻松了一些。

“那么被杀的人是斯坦尼斯劳斯公爵了？”医生问道。

父女二人飞快地对视了一眼，然后父亲坚定地说道：

“当然，我刚才说过了。”

“我问您是因为您刚才说的好像不太肯定。”卡特赖特解释道。

爵士的眼睛闪动了一下，不快地看着他。

“我带你们去会议室。”他急匆匆地说道。

他们跟着他走去，警督走在最后，一边走一边不时地向四处观看，好像要在画框里或门后找到什么线索似的。

凯特海姆爵士拿出钥匙打开一扇门。他们鱼贯走进一间镶着橡木护墙板的大房间，房间里对着阳台一面有三扇法式窗子，中间是一张长长的会议桌，靠墙有很多橡木箱子和一些漂亮的老式椅子，墙上挂着很多凯特海姆家族已经故去的先辈的画像。

在左边墙附近，也就是门和窗子之间，有个男人仰面躺着，两只胳膊平展开。

卡特赖特医生走过去半跪在尸体旁边。警督则走到窗子前逐个检查起来。中间的一扇关着但没锁上，在外边的台阶上有朝窗子走来和离去的脚印。

"相当清楚。"警督点点头说道，"但屋里也应该有脚印。在木地板上应该清楚地看出来的。"

"我想我可以解释这点。"邦德尔插话道，"今天早上女仆在发现尸体之前已经擦了一半地板。你看，她进来的时候天还很黑。她直接走到窗子前，打开窗帘，就开始擦地，很自然没有看到房间那侧被桌子挡住的尸体。她一直擦到尸体旁边才发现它。"

警督点点头。

"好吧。"凯特海姆爵士急切地想离开，说道，"你就留在这吧，警督。如果你——呃——需要我，你会找到我的。乔治·洛马克斯正从维沃恩修道院向这儿赶来，他将可以告诉你从我这儿了解不到的东西。这其实是他的事。我无法解释，但他来后会给你解释的。"

凯特海姆爵士不等警督答话就急匆匆地走了。

"洛马克斯可真够戗，"他抱怨道，"把我扯了进来。什么

事？特里德韦尔？”

那个白发管家一直谦恭地守在他的身边。

“爵士，看您起这么早我没经您的允许就把早饭的时间提前了。现在餐厅里一切都准备好了。”

“怎么可能吃得下去呢，”凯特海姆爵士情绪低沉地说着朝那个方向走去，“根本就吃不下。”

邦德尔把手插到他的臂弯，和他一起走进餐厅。在餐具柜上放着十来个沉甸甸盛了菜的银碟子，用专门的精密技术保持着温度。

“煎蛋，”凯特海姆爵士逐个打开盖说道，“鸡蛋熏肉，腰子、炸鸟，鳕鱼，冷火腿，冷野鸡。这些我都不喜欢，特里德韦尔，让厨子给我煮个荷包蛋怎么样？”

“好的，爵士。”

特里德韦尔退了出去。凯特海姆爵士好像忘性太大似的，给自己拣了好多腰子和熏肉，又倒了一杯咖啡，在长条桌旁坐了下来。邦德尔已经开始吃起一满盘鸡蛋熏肉。

“我简直饿慌了。”邦德尔嘴里填得满满地说道，“一定是激动的缘故。”

“你一切都好。”她父亲抱怨道，“你们年轻人都好激动。但我的身体可太脆弱了。避免任何烦恼，这是阿布纳·威利斯说的——避免任何烦恼。在哈利街他的诊所里轻描淡写地说说可是太容易了。那个笨蛋洛马克斯把我拉进这么件事里来，我怎么能避免烦恼呢？那时我就应该强硬点。我应该立场更坚定一些。”

凯特海姆爵士悲伤地摇摇头，站起来又给自己切了一

盘火腿。

"科德尔斯这次可做绝了。"邦德尔高兴地评论道,"打电话的时候他都乱了方寸。说什么他马上就来,还一遍又一遍地说什么一定要谨慎,不要走漏风声。"

凯特海姆爵士想到这些,脑袋又耷拉下来。

"他起床了吗?"他问道。

"他告诉我,"邦德尔答道,"他早就起来了,从七点起就开始给秘书口述信函和备忘录。"

"还挺自豪哪,"她父亲说道,"特别自私,这些政客。他们把那些可怜的秘书一大早就提了起来,让他们记录那些废话。如果有法律强迫他们十一点之前不准起床,那对全国来说该是多大的福气呀!如果他们不再说这些废话,我才不介意呢。洛马克斯总是对我说什么我的'地位',好像我真有什么地位呢。现在谁还希望当什么贵族?"

"没人。"邦德尔说道,"他们倒宁可保住一所豪华的公用庄园。"

特里德韦尔又走进来,手里端着盛着两个荷包蛋的小银碟儿,他把碟儿放到凯特海姆爵士面前的桌子上。

"这是什么?特里德韦尔。"后者问道,多少带点不合口味的意思。

"荷包蛋,爵士。"

"我讨厌荷包鸡蛋,"凯特海姆爵士暴躁地说道,"一点味都没有。我连看都不想看。把他们拿走,好吗?特里德韦尔。"

"好的,爵士。"

特里德韦尔把荷包蛋怎么端来的又怎么给端走了。

"感谢上帝，庄园里没有人起得这么早。"凯特海姆爵士虔诚地说道，"等他们起来的时候我们还得告诉他们。"

他叹了口气。

"不知道凶手是谁。"邦德尔说道，"为什么呢？"

"幸亏这事不用咱们管。"凯特海姆爵士说道，"有警方去办呢。倒不是那个巴杰沃西一定能破案。总的来说我倒希望凶手是那个什么斯坦。"

"您的意思是——"

"全英辛迪加。"

"为什么艾萨克斯坦先生要刺杀他呢？来这儿不就是为了见他吗？"

"金融界高层。"凯特海姆爵士含含糊糊地说道，"这倒提醒我，如果艾萨克斯坦先生不是个起早的人我一点都不奇怪。他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扑进来。这是城里的习惯。我相信这点，不管你有多富，你都得赶九点十七分的车。"

快速行驶的汽车的声音从打开的窗子传了进来。

"科德尔斯！"邦德尔叫道。

父女二人从窗子探出身去向已开到门口的汽车的主人打着招呼。

"快进来，老伙计，在这儿。"凯特海姆爵士嚷道，一边快速把一嘴的火腿咽下去。

乔治倒不曾想到要从窗子爬进来。他消失在门口，然后由特里德韦尔引领上来，后者很快又走了出去。

"吃点早餐，"凯特海姆爵士跟他握握手说道，"来个腰

子怎么样?”

乔治不耐烦地把腰子推到一边。

“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的确是。来点鳕鱼?”

“不,不。一定不能漏出风声——无论如何也不能漏出风声。”

正像邦德尔预言的那样,乔治开始唠叨起来。

“我理解你的感情。”凯特海姆爵士同情地说道,“吃点鸡蛋熏肉或者鳕鱼。”

“完全无法预料的事情——国家的灾难——特许权受到了损害——”

“别着急。”凯特海姆爵士说道,“吃点东西。你需要吃点东西,这样才能思考。荷包蛋怎么样?刚才还有些荷包蛋呢。”

“我不想吃任何东西。”乔治说道,“我吃过早点了,而且即使我还没吃,我也不想吃任何东西。我们必须考虑该做些什么。你还没告诉任何人是吧?”

“嗯,除了邦德尔和我,警方和卡特赖特,当然还有所有的仆人。”

乔治呻吟了起来。

“打起精神来,老伙计。”凯特海姆爵士善意地说道,“我希望你吃点早点。看起来你没有认识到纸是包不住火的。应该把尸体埋了或是怎么处理掉。但很不幸,尸体就在那儿呢。”

乔治突然镇定下来。

“你说的没错，凯特海姆。你说你已经叫了本地的警察？这还不够，我们必须依靠巴特尔。”

“战争，谋杀和暴死。”凯特海姆爵士不解地说道。

“不，不，你误会了，我指的是苏格兰场的巴特尔警监。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在保守党筹资的案子里跟我们合作过。”

“那是什么案子？”凯特海姆爵士问道，颇有些兴趣。

不过乔治的眼光落在一半身子在里一半身子在外坐在窗沿上的邦德尔身上，于是他及时地想到要谨慎。他站起身来。

“我们不能浪费任何时间。我必须立刻发一些电报。”

“如果你写出来，邦德尔可以通过电话发出去。”

乔治抽出一支钢笔飞速地写了起来，他把第一张递给邦德尔，后者非常感兴趣地读了起来。

“天哪！多怪的名字！”邦德尔叫了起来，“什么男爵？”

“洛洛普赖特耶奇尔男爵。”

邦德尔眨眨眼。

“我知道了，不过要给邮局说清楚得费点时间。”

乔治接着写，然后又递给邦德尔并对庄园的主人说道：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凯特海姆——”

“说。”凯特海姆爵士有些着急地催促道。

“是把一切都交给我处理。”

“当然，”凯特海姆爵士马上接口说道，“我刚才就是这么想的。你会在会议室找到警察和卡特赖特医生。至于——呃——至于尸体，你知道，我亲爱的洛马克斯，我把切姆尼

兹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你愿意做什么都可以。”

“谢谢你。”乔治说道，“如果我想和你商量什么——”

但是凯特海姆爵士已经客气地从远处的门口消失了。邦德尔看着他远去的身影偷偷地笑了。

“我马上就去发电报。”她说道，“您知道怎么去会议室吧？”

“谢谢你，艾琳女士。”

乔治急匆匆地走出房间。

第十一章　巴特尔警监到来

凯特海姆爵士特别担心乔治·洛马克斯会找他，他干脆在园子里转了一天，直到饿得受不了了才回到家。进门的时候他暗自庆幸最糟糕的事到现在也应该过去了。

他从一个小旁门偷偷走进院子，从那儿他直接潜进了自己的秘室。他对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门来煞是洋洋自得。不过他错了。警醒的特里德韦尔可没让任何事情逃过自己的眼睛。他来到门前。

“请原谅，爵士——”

“什么事？特里德韦尔。”

“爵士，洛马克斯先生说等您一回来就要您到图书馆去。”

特里德韦尔用这种说法给凯特海姆爵士多了一种选择，如果他不想见的话就只当还没回来。

凯特海姆爵士叹口气站了起来。

“看来早晚也得见他。你说在图书馆？”

“是的，爵士。”

又叹了口气，凯特海姆爵士穿过祖传的宽大庭院来到图书馆的门口。门锁着。正当他把门把手弄得嘎嘎作响的时候，门从里边打开了。门开了一个缝，接着乔治·洛马克斯的脸露了出来，向外面怀疑地看着。

当看清是谁以后，他的脸色缓和了下来。

“啊，凯特海姆，进来。我们正奇怪你怎么了呢。”

凯特海姆嘟囔了几句什么安排给房客修缮房屋之类的话，抱歉地侧着身走了进去。房间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警察局负责人梅尔罗斯上校，另一个是个膀大腰圆的中年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点颇引人注目。

“巴特尔警监是半小时前来的，”乔治解释道，“他已经与巴杰沃西警督谈过了，也见了卡特赖特医生。他现在想问我们俩几个问题。”

凯特海姆爵士向梅尔罗斯打了招呼，又和巴特尔警监寒暄了几句，然后大家都坐了下来。

“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巴特尔，”乔治说道，“我们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谨慎。”

警监随便地点了点头，这点倒是挺讨凯特海姆爵士的喜欢。

“没问题，洛马克斯先生。但不要对我们有任何隐瞒。我知道这位死去的先生是斯坦尼斯劳斯公爵——至少庄园的主人是这么称呼他的。这就是他的真名吗？”

“不。”

“他的真名叫什么?”

“黑措斯洛克的迈克尔王子。”

巴特尔只是眼睛稍稍睁大了点,没有任何别的什么表示。

“那么,如果允许我问的话,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只为了娱乐?”

“还有一个目的,巴特尔。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超级机密。”

“对,对,洛马克斯先生。”

“梅尔罗斯先生?”

“当然。”

“好吧,那么,迈克尔王子来这里是专门会见赫尔曼·艾萨克斯坦先生的,是为了商定一笔贷款的条件。”

“都有什么条款?”

“我对具体的条款并不清楚。实际上,还没有达成什么条款。但是迈克尔王子保证登位后把某些石油特许权授予艾萨克斯坦先生代表的公司。鉴于迈克尔王子对英国的友好态度,我国政府准备支持他登位。”

“嗯,”巴特尔警监插话道,“我想我不必知道得太多。迈克尔王子想要钱,艾萨克斯坦先生想要油,英国政府想暗地里操纵。那么,有一个问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也想要那些特许权?”

“我知道有一个美国金融集团也向王子殿下提出过建议。”

"已经被拒绝了，呃？"

但是乔治不愿被他牵着走。

"迈克尔王子的意向完全是出于对英国的友好。"他重复道。

巴特尔警监没再继续问下去。

"凯特海姆爵士，我想这事发生在昨天。您在城里会见了迈克尔王子，然后陪他一起到这里。跟王子来的还有他的随从，一个叫鲍里斯·安乔科夫的黑措斯洛克人，但是他的侍从武官安德拉斯上尉还留在城里。王子到了以后说自己很累就到为他准备的房间休息去了。他在那儿吃的晚饭，他一直都没有见过这次聚会的其他来宾。这些都对吗？"

"完全正确。"

"今天上午大约七点四十五分一个女仆发现了尸体。卡特赖特医生检查了尸体，发现王子死于左轮手枪射出的子弹。没人发现左轮手枪，好像也没人听到枪声。另外，王子摔倒的时候把手表撞碎了，这样我们从手表就能看出罪行正好发生在差一刻十二点。那么昨天您是几点上床的呢？"

"我们睡得挺早。因为聚会多少有点还没启动，如果您明白我的意思，警监。我应该说我们大概十点半上的床。"

"谢谢您。现在我想问问您，凯特海姆爵士，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所有在家里的人？"

"不过，请原谅，我以为凶手是从外边来的。"

巴特尔警监笑了笑。

"我敢说他是从外边来的。我敢这么说。但不管怎么说我都要知道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例行公事，您知道。"

“好吧，有迈克尔王子和他的随从和赫尔曼·艾萨克斯坦。这些你都知道。然后还有埃弗斯利先生——”

“在我手下工作的小伙子。”乔治故意屈尊插话道。

“那么他也清楚迈克尔王子到来的真正原因？”

“不，我不能这么说。”乔治粗声粗气地答道，“无疑他知道肯定有幕后交易，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必要让他知情。”

“我明白了，您能继续吗？凯特海姆爵士。”

“让我想想，还有海勒姆·菲什先生。”

“海勒姆·菲什先生是什么人？”

“菲什先生是个美国人。他带来一封卢修斯·戈特先生的介绍信——你听说过卢修斯·戈特吧？”

巴特尔警监笑着点点头。谁没听说过百万富翁卢修斯·C·戈特呀？

“他特别想看看我的收藏。戈特先生的收藏当然是无法比的，但我自己也有几件宝贝。菲什先生也是此道中人。洛马克斯先生曾经建议我这个周末邀请一两个不相干的人，好让整件事显得更自然些。所以我就邀请了菲什先生。这回可给他找麻烦了。至于女人吗，只有雷维尔夫人——她好像还带了个女仆或别的什么人。然后就是我的女儿，当然还有孩子们和他们的保姆，家庭教师和所有的仆人。”

凯特海姆爵士停下来喘了口气。

“谢谢您。”警监说道，“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但也还是必要的。”

“我想，”乔治深思熟虑地问道，“凶手从窗子进来这点没什么疑问吧？”

巴特尔考虑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答道：

"有向窗子走来和从窗子离开的脚印。昨天晚上十一点四十分，有辆车在庄园外停过，十二点钟有个年轻人开车到了快乐板球手旅馆，他定了间房，把长筒靴放在外边让人洗——靴子又湿又脏，粘满了泥巴，就好像在庄园的草地上走过似的。"

乔治·洛马克斯听风就是雨地向前探了探身：

"能把靴子和脚印比较一下吗？"

"比较了。"

"怎么样？"

"正好对上。"

"那么就解决了。"乔治嚷道，"我们抓到凶手了。这个年轻人——顺便问一下，他叫什么？"

"在旅馆里登记的时候他说叫安东尼·凯德。"

"必须马上找到这个安东尼·凯德，把他逮起来。"

"不必去找他。"巴特尔警监说道。

"为什么？"

"因为他还在那儿。"

"什么？"

"有点奇怪，是不是？"

梅尔罗斯上校瞟了他一眼说道：

"你有什么想法？巴特尔。讲讲。"

"我只是说有点奇怪，仅此而已。这儿有个年轻人应该赶紧逃走，但他没逃。他留在这里，还让我们非常方便地比较脚印。"

“那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想些什么。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

“你是不是以为——”梅尔罗斯上校刚一开口，就被一声谨慎的敲门打断了。

乔治站起来走了过去。特里德韦尔静静地站在门口，对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敲门感到很尴尬，很快他转过神来对主人说道：

“对不起，爵士，不过有位先生有要紧事想见您，我听那意思和今天早上的悲剧有关。”

“他叫什么？”巴特尔突然问道。

“他叫，先生，安东尼·凯德。但他说他的名字没什么特别的。”

但这个名字的确对在场的四个人有些特别的意义。他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多少都有点吃惊。

凯特海姆爵士格格地笑了起来。

“我真的开始觉得有点味道了。把他带进来，特里德韦尔。立刻把他带进来。”

第十二章 安东尼讲自己的故事

“安东尼·凯德先生。”特里德韦尔说道。

“乡村旅馆里可疑的陌生人来了。”安东尼说道。

他以一种陌生人中少有的本能径直向凯特海姆爵士走去。同时他很快地猜出其他三个人的身份：一个是苏格兰场的，一个是本地官员，很可能是警察局长，另一个面色就像要中风了似的人可能与政府有关。

“我必须道歉，”安东尼继续对着凯特海姆爵士说道，“我的意思是为以这种方式闯进来而道歉。但是快乐狗旅馆里，不管你们本地旅馆叫什么吧，有谣言说庄园里发生了谋杀案。我想我没准能帮点忙，就来了。”

停了好一会儿没人说话。巴特尔警监不说话是因为他经验丰富，非常了解先把别人的话都掏出来有巨大好处。梅尔罗斯上校不说话是因为他生性沉默。乔治不说话是因为

他习惯于别人先给他一些提示。而凯特海姆爵士不说话则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过，既然其他三个人都缄口不语，而且安东尼实际上在直接对他说，最后他也只好开口了。

“呃——确是如此——确是如此。”他着急地说道，“你能不能——呃——坐下？”

“谢谢。”安东尼说道。

乔治做作地清了清喉咙。

“嗯——你说你能帮点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安东尼说道，“昨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四十五分我未经允许踏上了凯特海姆爵士的庄园——为此我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原谅——并且听到了开枪的声音。不管怎样我都能帮助确定罪行发生的时间。”

他依次看了看其他三个人，目光在巴特尔警监的脸上停的时间最长，看起来他比较欣赏他那种泰然自若的表情。

“不过我确信您已经知道这点了。”他轻声补充道。

“您的意思是，凯德先生？”巴特尔问道。

“就是这个。今天早上我起来后就穿上鞋。后来，我跟他们要我的长筒靴，却没要到。有个潇洒的年轻警官已经把靴子拿走了。于是我很快地理清思路，急忙赶到这里来洗脱自己，如果可能的话。”

“非常明智。”巴特尔含糊其词地说道。

安东尼的眼光一闪。

“我很欣赏您的谨慎，警监。您是警监，对吧？”

凯特海姆爵士这时插进话来，他开始有些喜欢安东尼

了：

“苏格兰场的巴特尔警监。这位是梅尔罗斯上校，我们的警察局长，还有洛马克斯先生。”

安东尼紧紧盯住乔治。

“乔治·洛马克斯先生？”

“是的。”

“我想，洛马克斯先生，”安东尼说道，“我昨天有幸收到一封您写给我的信。”

乔治莫名其妙地看着对方。

“我想不会。”他冷冷地说道。

但他倒宁愿奥斯卡小姐在场。因为所有的信都是她写的，只有她记得信是写给谁的以及写了些什么。像乔治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去记这些烦人的细节呢。

“我以为，凯德先生，”他暗示道，“你要给我们解释解释——呃——昨天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你在庄园里做些什么呢。”

他的语气分明是在说：“不管你说些什么，我们都不会相信的。”

“对，凯德先生，您在做什么？”凯特海姆爵士极感兴趣地问道。

“好吧。”安东尼略显遗憾地说道，“说起来恐怕一句两句可说不完。”

他拿出自己的烟盒。

“可以吗？”

凯特海姆爵士点点头。安东尼点上支烟，开始讲了起

来。

他对自己的危险处境再清楚不过了。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时内，他被牵连进两起案子。他在第一个案子里的所作所为就经受不住任何审查。好不容易精心处置好尸体，逃避了司法的公正，他却在第二个案子发生的当儿赶到了犯罪现场。就是那些惹是生非的愣小伙子，恐怕也赶不上他了。

"南美洲，"安东尼心里琢磨着，"可不会有这么多的刺激。"

他已经决定应该如何应付眼前的困境。他要把实话讲出来——只不过需要稍做处理：那件事可不能说。

"事情是在，"安东尼讲道，"大约三周前发生的——在布拉瓦约。当然，洛马克斯先生一定知道这个地方——帝国的边缘——'如果只知道英格兰，我们怎么能算了解大英帝国呢？'诸如此类。那天我和我的一个朋友，詹姆斯·麦格拉思先生，碰巧遇上，谈了起来——"

他慢慢地说出这个名字，特意看了一眼乔治。乔治则差点从座位上蹦起来，勉强没叫出声。

"我们谈话的结果是我来英国帮麦格拉思先生做件事，他本人来不了。因为航程是按他的名字订的，我就以詹姆斯·麦格拉思的身份来到了英国。我不知道这样做触犯哪些法律——警监可以告诉我，我敢说，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把我关几个月。"

"我们想继续听你讲下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先生。"巴特尔说道，眼睛里突然闪亮了一下。

"到了伦敦后我就住进了布里茨饭店，还是以詹姆斯·

麦格拉思的身份。我到伦敦是要把一份手稿交给一家出版公司,但几乎刚到就来了某国两派政党的代表,其中一方使用的方式是完全合法的,而另一方则不然。我把双方都以适当的方式打发走了,但我的麻烦并没完。那天夜里,饭店的一个服务员摸进我的房间想要偷东西。"

"您并没有报警,我想。"巴特尔警监说道。

"您说的没错,没报警。您看,没采取什么行动。不过我倒确实把这件事告诉了饭店经理。他会证明我说的话,还会告诉你那个服务员半夜里突然溜走了。第二天,出版商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会派一个代表来找我并取走书稿,我同意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如约交接。直到现在我也没再听说什么,我想手稿一定已经安全到达他们那里了。昨天,我还以詹姆斯·麦格拉思的身份收到一封洛马克斯先生写来的信——"

安东尼停了停,现在他开始有些醺醺然了。乔治·洛马克斯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

"我想起来了,"他嘟囔道,"这么多的信。当然,名字不一样吗,我怎么会知道呢。而且我可以说,"乔治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以保持自己在道义方面的无懈可击,"我认为这样——伪装成他人是极为不适宜的。毫无疑问,你应该受到严肃的法律制裁。"

"在这封信里,"安东尼无动于衷地继续说道,"洛马克斯先生就我所受托的手稿提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他还替凯特海姆伯爵邀请我参加这里的聚会。"

"见到您很高兴,我亲爱的朋友,"爵士说道,"晚点可总

比没来强——对吧?”

乔治冲他皱了皱眉。

巴特尔警监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安东尼。

“这就是你昨天夜里到这里来的解释吗,先生?”他问道。

“当然不是。”安东尼爽朗地说道,“别人邀请我到乡间别墅去的时候,我不会在深夜里翻墙,在院子里乱走或是推开一层的窗子。我会走到大门前,按门铃而且在垫子上拭去鞋上的污物。我会这样做的。我给洛马克斯回信解释说手稿已经不在我的手上了,因此非常遗憾地无法接受凯特海姆伯爵善意的邀请。但是当我发出信后,我突然想起来直到那时一直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件东西。”他停下来。成功与否就看下面的了。“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和那个叫吉塞普的服务员扭打在一起的时候,从他身上抢过来一小片纸,上面写着字。当时我没在意,但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提到切姆尼兹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它来。我把那张纸片拿出来一看,果然不出我所料。这就是那张纸片,先生们,你们可以自己看看。上面写着‘切姆尼兹星期四十一点四十五分’。”

巴特尔认真地查看着纸片。

“当然,”安东尼接着说道,“切姆尼兹这个词可能与这个庄园毫不相干。但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大有来头。毫无疑问,那个吉塞普是个惯盗。于是昨天夜里我决定开车到这里来,看看是不是一切正常,在旅馆里住一宿,然后早晨起来拜访凯特海姆伯爵,让他多加小心,以防周末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的确。”凯特海姆伯爵鼓励地说道，“的确。”

“我到这里的时候太晚了——时间没安排好。于是我停下车，翻过墙，穿过院子。我走到平台的时候，整个庄园一片黑暗和寂静。就在我刚要转身离去的时候，听到一声枪响。我觉得枪声来自房子里面，就跑了回来，穿过平台，试着推开窗子。但窗子关得紧紧的，而且房子里还是一片寂静，我等了一会儿，但整个房子像墓地一样安静。我就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我听到的会不会是偷猎者的冷枪——我想，在那种情况下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巴特尔警监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接着回到旅馆上床睡觉——今天早上听到了这个消息。当然我发觉自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是必然的，就赶到这里来讲清楚，希望等着我的不会是手铐。”

稍微停了片刻，梅尔罗斯上校抓头看看巴特尔警监。

“我觉得讲得挺清楚的了。”他说道。

“对。”巴特尔说道，“今天早上谁都不会给带上手铐的。”

“还有问题吗，巴特尔？”

“我还想知道这份手稿是什么。”

他瞟了乔治一眼，对方多少有点不情愿地答道：

“已故斯泰尔普蒂奇伯爵的回忆录。你知道——”

“你不用再说什么了。”巴特尔说道，“我很清楚了。”

他转向安东尼。

“你知道谁被杀了吗，凯德先生？”

“在快乐狗旅馆里人们说是个叫斯坦尼斯劳斯公爵的人。”

“告诉他。”巴特尔简洁地对乔治·洛马克斯说道。

乔治很明显不愿意说，但他不得不说出来：

“以斯坦尼斯劳斯公爵的名义住在这里的人实际上是黑措斯洛克的迈克尔王子殿下。”

安东尼惊得嘘了一声。

“这可太不好办了。”他评论道。

巴特尔警监一直仔细盯着安东尼，这时嘟哝了一句什么好像表示满意似的，然后他突然站了起来。

“我还有一两个问题要问凯德先生，”他宣布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和我一起到会议室去。”

“当然，当然。”凯特海姆爵士说道，“你想带他去哪儿就去哪儿好了。”

安东尼和这位侦探一起走了出去。

尸体已经从悲剧的现场移走了。在尸体原先呆过的地板上留下一片暗黑的血迹，但除此以外，看不出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出悲剧。阳光从三扇宽大的窗子射了进来，把房间照得分外明亮，使房间内镶嵌的木板散发出阵阵的醇香。安东尼赞许地望着周围。

“非常好，”他评论道，“没什么能比得上历史久远的英国，是不是？”

“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枪声是从这间屋子发出的？”巴特尔警监问道，丝毫没理会安东尼的称赞。

“让我想想。”

安东尼打开窗子，跨到平台上，向上看着整个房子。

"对，就是这间，没问题。"他说道，"这个房间向外突出，占据了整个拐角。如果枪声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发出的，听起来会像从左边传来，但是这声枪响是从我的后边或是右边传过来的。也就因此我才想到偷猎者。你看，它在整个楼侧翼的头上。"

他从窗子又跨进来，就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问道：

"但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你知道他是在这儿被杀的，不是吗？"

"啊！"巴特尔警监说道，"我们想知道的总是比已经知道的多得多。不过，对，他就是在这儿被杀的。刚才你说试着开过窗子，是不是？"

"对，窗子从里面关得紧紧的。"

"你试了几扇？"

"三扇都试了。"

"肯定吗，先生？"

"我非常肯定。你为什么问这个？"

"这就怪了。"警监说道。

"怎么怪？"

"今天早上人们发现中间那扇是开着的——也就是说，没插着。"

"嗬！"安东尼边说边坐到窗边的椅子上，拿出烟盒，"这可难办了。这样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他是被房子里的什么人杀死的，然后有人在我走后打开窗子，好让人们觉得是外边的人干的——这样我碰巧成了替罪羊

——要么,干脆说,我在撒谎。我敢说你倾向于第二种可能,但是我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你错了。"

"我可以告诉你,在我调查完之前,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所宅子。"巴特尔警监绷着脸说道。

安东尼仔细看着他。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有可能是房子里边的人干的?"他问道。

巴特尔笑了。

"我一直这么认为。你留下的脚印有点太——引人注目了,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刚一确定你的靴子能合上脚印,我就产生了疑问。"

"我祝贺苏格兰场。"安东尼轻松地说道。

但就在这种情形下,在巴特尔完全排除了安东尼与本案的牵连的情形下,安东尼越发地觉得需要提高戒备。巴特尔警监是个非常精明的侦探,在他的眼皮底下可不容有任何闪失。

"我想,就是在这发生的?"安东尼朝地板上那块血迹点点头说道。

"对。"

"是用什么枪杀的?左轮枪?"

"对,不过在验尸找到子弹之前还无法确定型号。"

"那么还没有找到枪?"

"还没有。"

"没有任何线索吗?"

"嗯,我们有这个。"

巴特尔警监就像魔术师一样拿出半张纸。同时，他又一次暗暗注视着安东尼的表情。

不过安东尼马上就认出了上面画的东西，脸上不露声色。

"啊哈！又是红手党同志。如果他们要把这种东西分发的话，应该制成石版大量印刷。单独画每一张一定会把人烦死。在哪儿找到的？"

"在尸体下面。你以前看到过这个吗，先生？"

安东尼向他详细描述了自己与那个有爱国心的组织短暂会面的经过。

"这样看来，我想，是红手党把他杀死的。"

"你认为这可能吗，先生？"

"嗯，这倒和他们宣传的差不多。但我一直认为那些总是谈论流血的人从来都没真正闻过血腥，我本不该说红手党就是这种人。而且他们的长相也很特别，我看不出他们能派出什么适当的人来冒充可以造访乡间别墅的客人。不过，谁知道呢？"

"不错，凯德先生，谁知道呢？"

安东尼突然觉得很有趣 。

"现在我明白了。打开的窗子，留下的脚印，还有村子旅馆里的可疑的陌生人。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亲爱的警监，不管我是什么人，我都不会是本地红手党的密探。"

巴特尔警监微微笑了笑，接着他打出了最后一张牌。

"你不反对看一看尸体吧？"他突然说道。

"不。"安东尼答道。

巴特尔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带着安东尼沿着走廊走到一个屋子前，打开门。这是一间小休息室。尸体被放在一张桌子上，盖着一块布。

巴特尔警监等安东尼走到他身旁时忽然揭开遮尸布。

当对方惊得差点叫了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激动地亮了起来。

“那么你确实认识他，凯德先生？”他问道，声音里尽量不露出那种胜利者的语气。

“是的，我以前见过他。”安东尼说道，稍稍定定神，“但不是作为迈克尔·奥博洛维奇王子。他自称霍尔姆斯先生，说是鲍尔德森一霍奇金斯出版社派来的。”

第十三章　来访的美国人

巴特尔警监慢慢把遮尸布重新盖上，就好像突然从顶峰跌到谷底似的垂头丧气。安东尼静静地站在那里，手插在兜里陷入深思。

“那么这就是老洛洛葡萄糖说到‘别的手段’时所指的了。”最后他嘟哝道。

“你说什么，凯德先生？”

“没什么，警监。请原谅我分神了。你看我——或者说我的朋友，吉米·麦格拉思，被十分巧妙地骗了一把，丢掉了一千英镑。”

“一千英镑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巴特尔说道。

“一千英镑倒不算什么，”安东尼说道，“虽然我同意这笔钱不算少，但最让我生气的是被人搞了一把。我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把手稿交了出去。太让人生气了，警监，确实太

让人生气了。”

侦探什么也没说。

“好吧，好吧。”安东尼又说道，“后悔也没用，而且还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只要我在下周四之前把老斯泰尔普蒂奇的回忆录找回来，一切都会照旧。”

“回会议室可以吗，凯德先生？我还有一点要向你指出。”

回到会议室后，侦探马上走到中间的窗子前。

“凯德先生，我一直在想，这扇窗子特别紧，确实特别紧。你有可能错把它当成锁着的了。它可能只是粘住了。我确信——对，我几乎肯定，你一定是搞错了。”

安东尼仔细地注视着他。

“那么假如我说我非常肯定没有搞错呢？”

“你不认为你有可能出错吗？”巴特尔静静地盯着他说道。

“好吧，就照你说的，巴特尔警监，有可能。”

巴特尔满意地笑了。

“你倒是理解得挺快，先生。那么你不会反对在适当的时候也这么痛快地说出来吧？”

“当然不会，我——”

巴特尔突然抓住他的胳膊，他停了下来。警监身体前倾，仔细听着。

他示意安东尼不要讲话，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忽然把门打开。

门口站着一个高个子男人，一张圆圆的大脸，黑色的头

发从中间整齐地分开，青蓝色的眼睛显露出一种特别的天真。

“请原谅，先生们。”他做作地缓缓说道，明显地带有美国口音。“不过，能允许看一一看犯罪现场吗？我想你们两人都是苏格兰场的先生？”

“很遗憾我不是。”安东尼说道，“不过这位先生是苏格兰场的巴特尔警监。”

“是吗？”那个美国人极感兴趣地说道，“很高兴见到你，先生。我是海勒姆·P·菲什，纽约来的。”

“你想看些什么，菲什先生？”侦探问道。

美国人缓缓走进屋来，兴趣十足地看着地板上的暗色痕迹。

“我对犯罪感兴趣，巴特尔先生，这是我的兴趣之一。我给我的一个周刊写了《堕落和犯罪》的专题报道。”

他一边说着一边缓缓地扫视着房间，好像对一切都很注意，只是在窗子上稍微多停了片刻。

“尸体，”巴特尔警监补充道，“已经被移走了。”

“当然。”菲什先生说道，他的眼光继续停在镶木的墙壁上。“这些画可真是不同凡响，先生们。这幅是霍尔拜因的，这两幅是范·戴克的；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幅是委拉斯开兹的。我对画作很感兴趣——对第一版复制品也同样感兴趣。凯特海姆爵士请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看看他收藏的第一版，太值得了。”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这回看不成了。我想，为了表示一切正常，客人是不是

要马上回城里去？"

"这样恐怕不行，先生。"巴特尔警监说道，"在问讯之前谁也不能离开庄园。"

"是这样吗？那么什么时候问讯？"

"也许明天，也没准要到下周一。我们先要安排验尸，跟验尸官谈一谈。"

"知道了。"菲什先生说道，"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很影响情绪。"

巴特尔带头走向门口。

"我们最好离开这里，"他说道，"还得把门锁上。"

他等另外两个人走出房门后便转动钥匙锁上了门。

"我想，"菲什先生说道，"你要搜集指纹吧？"

"可能。"警监简洁地答道。

"而且，我想，昨天晚上案犯一定在硬木板上留下了脚印？"

"里面没有，外面倒有很多。"

"是我的。"安东尼乐呵呵地解释道。

菲什先生那天真的眼睛盯到他的身上。

"年轻人，"他说道，"你真让我吃惊。"

他们转过拐角来到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里和会议室一样镶着橡木板，上面是个大画廊。这时大厅的另一端出现了两个人。

"啊哈！"菲什先生说道，"我们亲切的主人。"

对凯特海姆爵士这种滑稽的称呼让安东尼几乎忍俊不禁，只好把头侧开。

"和他在一起的,"美国人继续说道,"那位女士,昨天晚上我没有弄清楚她的名字。不过她可是真够让人赏心悦目的。"

和凯特海姆爵士在一起的是维吉尼亚·雷维尔。

安东尼一直在期待着这次会面。他不知道该如何行动,这要看维吉尼亚怎么做了。虽然他对她的镇定非常有信心,但他一点也搞不清她会说些什么。不过他的疑问很快被解开了。

"嗨,这不是凯德先生吗?"维吉尼亚说道。她向他伸出双臂:"这么说你终于成行了?"

"我亲爱的雷维尔夫人,我根本就不知道凯德先生是您的朋友。"凯特海姆爵士说道。

"他可是老朋友了。"维吉尼亚边说边冲安东尼笑着,眼睛里露出淘气的神情,"昨天我在伦敦跟他不期而遇,告诉他我要到这儿来的。"

安东尼马上向她发出暗示。

"我向雷维尔夫人解释说,"他说道,"我被迫拒绝您善意的邀请——因为您邀请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人。而我不能假冒别人让您接受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嗯,嗯,我亲爱的朋友,"凯特海姆爵士说道,"一切都过去了,现在都说清楚了。我马上派人去板球手旅馆取你的行李。"

"您真是太好了,凯特海姆爵士,不过——"

"什么也别说了,当然你必须到切姆尼兹来。板球手旅馆是个可怕的地方——我是说住着太不舒服了。"

"当然，你一定得来，凯德先生。"维吉尼亚温柔地说道。

安东尼觉察到他周围的气氛已经与刚才大不相同了。维吉尼亚已经给他做了很多铺垫，他不再是一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了。她在这里的地位非常牢固，不可动摇，她要是替谁说了话，这个人就被当然地接受了。他想到被他藏到伯纳姆比奇斯树上的那把手枪，心里笑了起来。

"我会派人去取你的东西。"凯特海姆爵士对安东尼说道，"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打不了猎了。太遗憾了，不过怎么办呢。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艾萨克斯坦。这些都太不幸了。"

他情绪低落地叹了口气。

"那么，就这么定下来了。"维吉尼亚说道，"您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凯德先生。能不能带我到湖上去，那里远离罪恶、宁静祥和，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对可怜的凯特海姆爵士来说，在自己家里发生谋杀案真是太可怕了，是不是？但这是乔治的过错。你知道，这个聚会是乔治安排的。"

"啊！"凯特海姆爵士感慨道，"我根本就不该听他的。"

他说话的语气好像自己是个强人，这次只不过是一次偶然的纰漏罢了。

"谁能不听乔治的？"维吉尼亚说道，"他总是抓住你，让你无法脱身。我正想申请一种可以拆下的翻领的专利。"

"我希望你能。"她的主人格格笑道，"很高兴你来，凯德。我需要支持。"

"我非常感谢您的好意，凯特海姆爵士。"安东尼说道。"特别是，"他补充道，"我还是这么一个可疑的人物。不过我

呆在这里可以让巴特尔轻松点。”

“怎么说，先生？”警监问道。

“这样监视我就不太费劲了。”安东尼轻轻地解释道。

从警监眼皮的瞬间颤动，他看到自己的话说中了。

第十四章　心系政治和金融

除了眼皮不由自主地抽搐之外，巴特尔警监的平静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即使对维吉尼亚认识安东尼这点感到惊奇，他也没有表露出来。他和凯特海姆爵士站在一起看着他们两个人并肩走出花园的大门。菲什先生也长久地注视着他们。

“多好的年轻人，那个。”凯特海姆爵士说道。

“雷维尔夫人遇上老朋友可真巧了。”美国人嘟哝着，“这么说，他们已经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看起来是的。”凯特海姆爵士说道，“但我以前从没听她提起过他。哦，顺便提一句，巴特尔，洛马克斯先生刚才找你呢。他正在蓝天晨室呢。”

“很好，凯特海姆爵士。我马上就去那儿。”

巴特尔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蓝天晨室。他早已对庄园

的地理情况了然于胸。

“啊，你来了，巴特尔。”洛马克斯说道。

他正在地毯上不耐烦地踱来踱去。屋里还有一人，一个高个男人坐在壁炉边的椅子上。他穿着一身地道的英国猎装，不过这身衣服穿在他身上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他脸色暗黄，脸庞肥大，眼睛黝黑，就像眼镜王蛇的眼珠一样深不可测。他鼻梁高耸，向鼻尖画出一条明显的曲线，再加上方正的下巴，含威不露。

“进来，巴特尔。”洛马克斯先生着急地说道，“把门关上。这位是赫尔曼·艾萨克斯坦先生。”

巴特尔微微点头以示敬意。

他对赫尔曼·艾萨克斯坦先生了解得很清楚。虽然这位大金融家静静地坐在那里，而洛马克斯边走边说，他很明白这间房里谁是真正的权威。

“现在我们可以说得更随便一些。”洛马克斯说道，“在凯特海姆爵士和梅尔罗斯上校面前，我可不敢说太多。你懂吧，巴特尔？这些事一定不能外传。”

“啊！”巴特尔说道，“但纸总是包不住火，欲盖弥彰。”

在这一瞬间他在那张胖脸上看见了一丝笑意。这丝微笑就如同刚刚突然出现一样又突然消失了。

“说说吧，你对这个年轻人有什么想法——这个安东尼？”乔治问道，“你还认为他是清白的吗？”

巴特尔微微地耸了耸肩膀：

“他讲的是实话。至少我们可以查证其中一部分。表面上看，他讲的可以解释清楚昨天晚上他为什么来这里。当

然，我会给南非发电报，证实他说的前边一部分。”

“那么你认为他与此案毫无牵连了？”

巴特尔把他那只大手举了起来：

“不要太急，先生。我可没这么说。”

“你对此案怎么看，巴特尔警监？”艾萨克斯坦开口问道。

他的嗓音深沉洪亮，带着一种迫人就范的气势。这一优势使他年轻时候在董事会上占尽了上风。

“时间太短，还不容考虑，艾萨克斯坦先生。到现在为止，我还只停留在第一个问题上。”

“什么问题？”

“哦，千篇一律。动机。谁能因迈克尔王子的死受益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什么都还做不了。”

“黑措斯洛克的革命党——”乔治接口道。

巴特尔警监马上摇摇头，失去了平时的那种尊敬：

“绝不是红手党干的，先生，如果您认为是他们的话。”

“但是那张纸——那张画着血手的纸又怎么讲呢？”

“摆在那儿只不过当个幌子。”

乔治的尊严受到了冒犯。

“真的，巴特尔，我看不出你怎么会这么肯定。”

“上帝保佑，洛马克斯先生，我们对红手党的情况了如指掌。迈克尔王子一到英国我们就对他们实施了监控。这种事是我们部门的基本工作。他们连王子的毛都沾不着。”

“我同意巴特尔警监的话。”艾萨克斯坦说道，“我们必须看得宽一些。”

“您看，先生，”巴特尔说道，好像得到了支持似的，“我们还是了解一点情况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谁会从王子的死受益，我们至少知道谁会受损。”

“意思是？”艾萨克斯坦说道。

他那双黑眼睛盯在侦探身上，这更使巴特尔想起了高高翘起头的眼镜王蛇。

“您和洛马克斯先生，更不用提黑措斯洛克的保王党。如果您能原谅我的用词，先生，都陷入了困境。”

“的确，巴特尔。”乔治感触颇深地插话道。

“接着说，巴特尔。”艾萨克斯坦说道，“陷入困境说得很准确。你是个聪明人。”

“你们需要一个国王。而目前这样你们就失去了国王！”他响亮地打了个榧子。“你们得赶快再找一个，可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我不想知道你们计划的细节，只要些许概况对我就足够了。不过，就我所看，这该是个大买卖？”

艾萨克斯坦轻轻点点头：

“是个非常大的买卖。”

“这样我就能问第二个问题了。黑措斯洛克王位的下一个继承人是谁？”

艾萨克斯坦看看洛马克斯，后者显得有点不情愿，不过总算吞吞吐吐地说了出来：

“可能是——应该说——对，尼古拉斯王子最有可能。”

“啊！”巴特尔说道，“那么尼古拉斯王子是谁呢？”

“迈克尔王子的最近的堂兄弟。”

“噢！”巴特尔说道，“我想多了解一些尼古拉斯王子的

情况、特别是他现在何方？”

“他的情况知道得不多。”洛马克斯说道，“这个年轻人头脑里满是奇怪的想法，同情社会主义者和共和党人、所作所为与他的地位很不相称。我记得他在牛津上大学的时候被开除了，主要是因为一些越轨行为。前两年有传闻说他死在了刚果，但只是传闻。几个月前保王党开始运动的时候他又冒了出来。”

“确实吗？”巴特尔说道，“他在哪儿出现的？”

“在美国。”

“美国！”

巴特尔转向艾萨克斯坦继续问道：

“石油？”

金融家点点头继续道：

“他在那里宣传说如果黑措斯洛克要选个国王的话，人民会在他和迈克尔王子之间选择他，因为他更能接受现在的开明思想，他还让人们注意他以前的民主观点以及对共和理想的同情。作为对财务支持的回报，他准备把特许权授予某个美国金融财团。”

巴特尔警监此时完全失去了平时的镇静自如，长长地吹了声口哨。

“这么说就清楚了。”他小声说道，“同时，保王党支持迈克尔王子，而你们觉得肯定会获胜。然后就忽然发生了这件事！”

“你真的不认为——”乔治接口道。

“这是件大买卖。”巴特尔继续说道，“艾萨克斯坦先生

是这么说的。应该说既然他说是个大买卖，就一定是个大买卖。”

“总是有人使用不道德的手段。”艾萨克斯坦静静地说道，“目前，华尔街暂时占了上风。但我们也还没有完全失败。找出是谁杀死了迈克尔王子，巴特尔警监，如果你想为你的国家尽义务的话。”

“有件事我觉得很可疑。”乔治插话道，“为什么侍从武官安德拉斯上尉昨天没跟王子一起来？”

“我已经作了调查。”巴特尔说道，“很简单，他留在城里代表迈克尔王子安排和某位女士的周末约会。男爵很看不惯这类事情，觉得现在做这种事太不明智，所以殿下只好这么偷偷摸摸地安排。他有些，如果我可以说的话，过于——呃——沉迷于酒色。”

“恐怕是这样。”乔治沉重地说道，“是的，恐怕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我们考虑，我想，”巴特尔略显迟疑地说道，“维克托国王据说是在英国。”

“维克托国王？”

洛马克斯皱起眉头努力回忆着。

“臭名昭著的法国流氓，先生。我们接到了法国安全局给我们的警告。”

“当然。”乔治说道，“我现在想起来了。珠宝大盗，是不是他？怎么，他不是——”

他突然停了下来。艾萨克斯坦一直在壁炉边皱着眉出神，等他抬起头来看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没有看到巴特尔警监用眼神给乔治发出的警告。不过他还是敏感地觉察到气

氛的微妙变化，感到了一种紧张。

“你不再需要我了吧，洛马克斯？”他问道。

“不了，谢谢你，我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返回伦敦会不会影响你的计划，巴特尔警监？”

“恐怕会的，先生。”警监谦恭地说道，“你看，如果您离开的话，别人也会想离开的。这样当然不行。”

“的确是。”

大金融家走出房间，顺手关上了门。

“了不起的家伙，艾萨克斯坦。”乔治·洛马克斯敷衍地嘟哝着。

“个性很强。”巴特尔警监附和道。

乔治又开始来回踱起步来。

“你说的让我很不安。”他开口道，“维克托国王！我原以为他还在监狱里？”

“几个月前刚放出来，法国警方本来对他实施监控，但他一出狱就设法搞了个金蝉脱壳。他当然行。世界上最难对付的一个家伙。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相信他在英国，并就此通知了我们。”

“但他在英国会干什么呢？”

“这就需要您来回答了，先生。”巴特尔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你认为？——你知道情况，当然——啊，对，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当然，那时候我还没上任，但我从已故的凯特海姆爵士那里听说了事情的经过。那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科一依一诺尔钻石。"巴特尔深思熟虑地说道。

"小点声，巴特尔！"乔治小心地向四周张望了一圈，"千万小心，别提任何名字。如果你要提到它，就用K代表。"

警监又露出了木然的神情。

"你不会把维克托国王和这个案子联系起来吧，巴特尔？"

"有这种可能性，仅此而已。如果您好好回忆一下，先生，您会想起来那个——呃——某个王室来宾可能把珠宝藏在了四个地方。切姆尼兹是其中之一。维克托国王在——K失踪后，如果我能这么用词的话，三天后就在巴黎被逮捕了。我们一直都期望有一天他会把我们带到珠宝那里。"

"可是切姆尼兹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搜寻了好几次。"

"是的。"巴特尔聪明地分析道，"不过，不知道往哪儿看的时候看得再多也没用。现在能不能假设，这个维克托国王来这里找那个东西，被迈克尔王子撞见了，就开枪把他打死了。"

"有可能。"乔治说道，"这个案子很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我还不会这么快就下结论。只是有可能，别的什么都还不能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还从来没听说维克托国王杀过人。"巴特尔严肃地说道。

"噢，不过这么个人——一个危险的罪犯——"

巴特尔并没有因为乔治的强调而有所改变。

"罪犯总是可以按照类型划分,洛马克斯先生。这次太让人吃惊。嗨,都一样——"

"哦?"

"我倒想问问王子的仆人。我有意地把他放在最后。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把他叫到这儿来,先生。"

乔治点头表示同意。警监按响了电铃。特里德韦尔走了进来,接受指令后又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他带着一个高个金发男人走了回来。这个男人颧骨高高的,蓝色的眼睛,眼窝深陷,面无表情几乎都赶上了巴特尔。

"鲍里斯·安乔科夫?"

"是。"

"你是迈克尔王子的随从?"

"对,我是迈克尔王子的随从。"

此人的英语说得很好,虽然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

"你知道你的主人昨天晚上被人谋杀了吗?"

一声怒吼传来,就像是野兽发出的,这就是这个男人的回答。叫声使乔治有些受惊,他谨慎地向窗子靠了靠。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的主人是什么时候?"

"殿下是十点半上床休息的。我像往常一样,在他隔壁的接待室睡的。他一定是从另一个门出去到楼下房间的,那扇通向走廊的门。我没听到他出去。可能有人给我下了迷药。我成了一个不忠不义的仆人,在主人醒着的时候自己却睡着了。我应该受到诅咒。"

乔治有些迷惑地盯着他。

"你很爱你的主人,呃?"巴特尔仔细地观察着他问道。

鲍里斯的身体痛苦地缩成一团。他哽咽了一阵,接着又出了声,声音沙哑充满感情。

"我可以对您说,英国警察先生,我宁愿代他死去!现在既然他已经死了,而我还活着,在我为他复仇之前我将忘掉睡觉,不求安生。我会像猎犬一样嗅出凶手的下落,我找到他的时候——哈!"他的眼睛露出凶光。突然他从衣服里面抽出一把闪亮的匕首在空中挥舞着。"我会立刻把他捅死——哦,不!——我要先把他的鼻子割下来,把他的耳朵剁下来,把他的眼睛挖出来,然后——然后,把刀插入他的黑心,我要用刀把他大卸八块。"

很快他又把刀收了回去,转身走出屋去。乔治·洛马克斯那双突出的眼睛现在好像都要瞪出眼眶子了,直勾勾地盯在关上的门上。

"纯种的黑措斯洛克人,当然。"他喃喃自语道,"最最没有教养的人。全都是土匪。"

巴特尔警监警觉地站了起来。

"他或者出于忠诚,"他说道,"或者他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骗子。我想是前者。上帝保佑杀死迈克尔王子的凶手,他要是被这只猛犬逮住的话,哼!"

第十五章　陌生的法国人

维吉尼亚和安东尼肩并肩沿着小路向湖边走去。刚离开房子的时候两个人都没说话，最后维吉尼亚微微一笑打破了沉默。

“哦，亲爱的，”她说道，“多可怕呀。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还有好多事情想搞清楚，但我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了。首先，”——她压低声音——“你怎么处理的尸体？听起来多可怕，是不是！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这么深地牵扯到犯罪事件中去。”

“我想这种刺激对你还是比较新鲜的。”安东尼表示同意。

“对你不是？”

“怎么说呢？当然，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处理过尸体。”

“给我说说。”

安东尼尽可能简单地把前一夜所做的事情一步一步地叙述了一遍。维吉尼亚认真地听着。

"我觉得你很聪明。"他讲完后，她赞许地说道，"我回到帕丁顿后会把箱子取走。这样惟一困难的地方就是如果让你说明昨天晚上在哪里，你得费点脑筋。"

"我想不用担心。尸体要到昨天晚上后半夜或者今天早上才会被发现。不然的话，今天的晨报就该有这方面的消息了。而且不管你从侦探小说里看到怎样的描写，医生可不是魔术师，他们无法准确地判断一个人到底死了多久。他死亡的确切时间将会很模糊。这样昨天晚上不在场的证词就不大用得着。"

"我知道。凯特海姆爵士一直在对我讲这些。不过那个苏格兰场的人确实相信你是清白的，是吗？"

安东尼没有马上回答。

"他看起来并不特别精明。"维吉尼亚继续说道。

"我还不知道。"安东尼慢慢地说道，"我的印象是巴特尔警监没什么问题。看上去他相信我是清白的——但我不太肯定。目前，从表面来看，我缺少谋杀的动机，这一点显然难住了他。"

"表面上？"维吉尼亚叫道，"那么你能有什么理由去谋杀素不相识的外国公爵？"

安东尼向她投去了锐利的目光。

"你曾经在黑措斯洛克呆过，是不是？"他问道。

"是的，我和我丈夫在那里的大使馆呆了两年。"

"就是在国王和王后被刺杀之前。你曾经碰见过迈克尔

·奥博洛维奇王子吗？”

“迈克尔？我当然见过。一个又可怜又可怕的家伙！我记得他曾经向我求婚，还说什么贵贱通婚什么的。”

“真的吗？那么他建议你怎么处置你的丈夫呢？”

“哦，他制定了一套周瑜打黄盖的方案。”

“那么你对这种和蔼的提议作何反应呢？”

“嗯，”维吉尼亚说道，“不幸的是人说话不得不婉转点，所以可怜的小迈克尔并没有被我直截了当地拒绝掉。不过我可真想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即使这样也把他气得够戗。你为什么对迈克尔这么感兴趣？”

“我以我擅长的唐突方式做了一些调查。就我判断，你还没看到被谋杀的人吧？”

“没有。用书上常说的方式，‘他刚刚到达就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了’。”

“那么你当然还没见过尸体？”

维吉尼亚颇感兴趣地看着他摇摇头。

“你觉得有机会去看看他吗？”

“利用高层人物的影响——我指的是凯特海姆爵士——我敢说能。怎么？这是个命令吗？”

“哦，上帝，不是。”安东尼有些受惊地说道，“我真有那么专制吗？不。是这么回事，斯坦尼斯劳斯公爵是黑措斯洛克的迈克尔王子的假名。”

维吉尼亚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我明白了。”突然她绽开了笑脸，“我希望你不是在暗示迈克尔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就是为了避开我？”

“多少有点。”安东尼承认道。“你瞧，如果我想得对的话，有些人想阻止你来切姆尼兹，原因可能就是你了解黑措斯洛克。你注意到没有，你是这里惟一一个认识迈克尔王子的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被谋杀的那个人是冒充的？”维吉尼亚突然问道。

“我脑袋里想的就是这点。如果你能让凯特海姆爵士带你去看看尸体，就能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

“他是在十一点四十五分被枪杀的。”维吉尼亚深思熟虑地分析着，“那张纸条上提到的就是这个时间。这件事整个看来还真挺神秘的。”

“唉，我忽然想起来。那边那扇窗子是不是你房间的？我说的是会议室那边从头数倒数第二个。”

“不，我的房间在依丽莎白屋的侧翼，在那边。怎么了？”

“因为昨晚上我听到枪声后往回走的时候，那间房的灯亮了。”

“真奇怪！我不知道那间房里住着谁。不过问一问邦德尔就知道了。也许他们听到枪声了？”

“如果是这样，他们没站出来告诉大家。我从巴特尔那里得知房子里面没有人听到枪声。这是我能抓住的惟一线索，而且我敢说顺着这条线也推不到哪儿去，不过我还是想看看到底能找到些什么。”

“当然，是有些奇怪。”维吉尼亚想了想说道。

他们已经来到了湖边的码头，说话的时候就靠在船码头的栏杆上。

"现在来汇总一下,"安东尼说道,"咱们在湖上慢慢划划船,以免被苏格兰场的人、美国客人和好奇的女仆偷听去。"

"我从凯特海姆爵士那里知道了一些,"维吉尼亚说道,"但还不够。先说说,你到底是安东尼·凯德还是吉米·麦格拉思?"

于是安东尼在同一个上午又一次把他最近六周的经历讲述了一遍,只不过这次不用修改了。最后他讲到了自己认出"霍尔姆斯先生"时的震惊。

"顺便说一句,雷维尔夫人,"他接着说道,"我还没就自己贸然说是你的老朋友对你造成的危害向你道歉呢。"

"你当然是我的老朋友!"维吉尼亚叫道,"你不会以为我把一具尸体塞给你,然后再见着你的时候就假装不过是个一般熟人吧?不,怎么会!"

她停了下来。

"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在想,"她继续说道,"那些备忘录后面肯定还有一些神秘的地方我们没想透。"

"我想你是对的。"安东尼表示赞同,"还有一件事想让你告诉我。"他继续说道。

"什么事?"

"我昨天在逢特街对你提起吉米·麦格拉思的时候,你为什么显得那么吃惊?你以前听到过这个名字吗?"

"听说过'歇洛克·福尔摩斯'。乔治——我的表兄,乔治·洛马克斯,你知道——前两天来看我,跟我说了一大堆傻话。他的主意是让我到这儿来讨好一个男人,就是麦格拉

思，并设法用我的魅力把回忆录搞到手。当然，他原话不是这样的。他大谈什么英国淑女之类的，但他的真实意思一直都很清楚。也就是这个糟老头子能想出这种馊主意来。后来我想要知道的事太多了，他就用对付三岁孩子的瞎话来打发我。”

“嗯，不管怎么说，他的计划看来成功了。”安东尼评论道，“喏，我也来了，他脑子中的詹姆斯·麦格拉思，而你呢，正在这里让我着迷。”

“不过，对可怜的老乔治来说，他并没得到回忆录呀！现在我有个问题：我对你说那些信不是我写的时候，你说你知道不是我写的——你不可能知道这些呀？”

“哦，是的，我能。”安东尼笑着说道，“我一直在研究心理学。”

“你的意思是说你对我的道德品质的信任特别的——”

安东尼马上用力地摇摇头。

“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你的道德品质一点都不了解。你可能有个情人，你也可能给他写过信，但是你绝不会任凭人家敲诈的。写那些信的那个维吉尼亚·雷维尔可给吓惨了。你却一定会去斗争的。”

“不知道谁是那个雷维尔——我的意思是她在哪儿。这让我觉得好像什么地方有另一个我。”

安东尼点燃一支烟。

“你知道吗？有一封信是从切姆尼兹发出的。”他最后问道。

“什么？”维吉尼亚很明显大为吃惊，“什么时候写的？”

“没写日期。不过很奇怪，是不是？”

“我相当确定没有别的维吉尼亚·雷维尔在切姆尼兹呆过，不然的话，邦德尔和凯特海姆爵士一定会提到名字的巧合。”

“是的，是挺奇怪。雷维尔夫人，你知道吗？我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存在另一个维吉尼亚·雷维尔。”

“是挺难捉摸的。”维吉尼亚也说道。

“特别地难以捉摸。我开始怀疑那个写这些信的人是故意冒用你的名字的。”

“可是为什么？”维吉尼亚叫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啊，这才是症结所在。我们需要查证的事情可真不少。”

“你认为到底是谁杀死了迈克尔？”维吉尼亚突然问道，“红手党的人？”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干的。”安东尼不满意地说道，“毫没来由的杀戮倒挺符合他们的特点。”

“咱们开始干吧。”维吉尼亚说道，“我看到凯特海姆爵士和邦德尔在一起散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死的人到底是不是迈克尔。”

安东尼向岸边划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就与凯特海姆和他的女儿会合了。

“午饭迟了点。”爵士情绪低沉地说道。

“我想，是不是巴特尔对厨师无礼了？”

“这是我的朋友，邦德尔。”维吉尼亚介绍道，“对他好点。”

邦德尔热情地盯着安东尼看了好一会，然后好像他没在那儿似的对维吉尼亚说道：

“你在哪儿找了这么个漂亮的男人呀，维吉尼亚？你是怎么得手的？”她露出羡慕的表情。

“可以把他让给你。”维吉尼亚慷慨地说道，“我要凯特海姆爵士。”

她冲大受奉承的同伴笑了笑，把手从他的臂弯抽出来，一起走了开去。

“你们说话了吗？”邦德尔问道，“还是光含情脉脉，此时无声胜有声？”

“说话？”安东尼说道，“我一会唠叨，一会耳语，一会嘟囔——就像涓涓的流水。有的时候我还问问题呢。”

“比如？”

“谁住在左边倒数第二间房里？”

他一边说一边指向那里。

“多特别的问题！”邦德尔说道，“你让我很感兴趣。让我想想——对了——那是布隆小姐的房间，法国家庭教师。她的任务是调教我的两个小妹妹。达尔西和戴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你知道。我敢说他们都想管她叫多萝西・梅。但是妈妈厌倦了除了女儿一无所有的生活辞世而去了，把生个继承人的任务留给了别的人。”

“布隆小姐。”安东尼沉思半晌说道，“她到这里多长时间了？”

“两个月了。我们在苏格兰的时候她来的。”

“哈！”安东尼说道，“我感到有问题了。”

"我希望我能闻到饭的香味。"邦德尔说道,"我还用邀请苏格兰场的先生和我们一起吃饭吗,凯德先生?您见多识广,知道这方面的礼数。我们这里以前还从没发生过谋杀案呢。多刺激,是不是?我很遗憾今天上午你已经把自己洗清了。我一直都想亲眼看见个杀人犯,看看他们是不是像星期日报纸上写的那么和蔼、迷人。上帝!那是什么人?"

"好像是辆出租车向庄园开来了。"里边坐着两个人,有个秃顶、黑胡子的高个子,另一个是个留着小胡子、稍微矮点的年轻人。安东尼一眼就认出了那个高个子,猜想一定是这个人——而不是载着他的这辆车——使得他的同伴惊叫了起来。

"如果我没有搞错,"他说道,"那是我的老朋友,洛洛葡萄糖男爵。"

"什么男爵?"

"为了方便些我管他叫洛洛葡萄糖。要想拼出他真正的名字一般人的嘴巴简直是办不到。"

"今天上午拼这个名字的时候电话差点被搞坏,"邦德尔说道,"这么说这位就是男爵了?我估计今天下午一定得把他交给我——可我整个上午都在对付艾萨克斯坦。哼,还是让乔治自己去对付吧,让政治见鬼去吧。请原谅我稍微走开一会,凯德先生,我得陪陪可怜的老爸。"

邦德尔快步走回房间。

安东尼站在那里,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然后若有所思地点上一支烟。就在这时他听到附近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就站在船坞的旁边,声音好像是从拐角处传出的。

听起来好像有人在努力忍住喷嚏，不打出来。

“真奇怪——到底是什么人在船坞的后面呢？”安东尼寻思着，“最好去看看。”

他把刚刚吹灭的火柴扔到一旁，边想边向后边走去。他悄悄绕到船坞的另一侧。

他突然看到一个人正要从地上爬起来，显然他在地上跪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人高高的，穿着浅色大衣，戴着眼镜，此外呢，长着一撮尖尖的黑胡子，看上去多少有点纨绔子弟的样子。年纪大约在三十到四十之间，看起来挺像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你在这里做什么？”安东尼问道。

他相当肯定这个人不是凯特海姆爵士的客人。

“请原谅，”陌生人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并且竭力挤出动人的笑脸，“是这么回事，我想回快乐板球手旅馆，但是迷了路。先生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走？”

“当然。”安东尼说道，“但你从水上是过不去的，你知道。”

“呃？”陌生人好像没听懂似的应了声。

“我说，”安东尼重复道，眼睛有意面向船坞看了看，“你从水上是过不去的。穿过花园有一条路——离这里有一段距离。不过这里都是私人领地，你侵入了私人领地。”

“我万分抱歉。”陌生人说道，“我完全搞不清方向了。我原想到这里来问一问。”

安东尼忍住没有当场指出，跪在船坞的后面对于想要问路的人来讲未免有些太怪异了。他和蔼地抓住陌生人的

胳膊。

“你走这条路，”他说，“绕过湖以后一直向前走——你一定能找到，走到那条路上后，向左拐，你就可以走回村子了。我想，你住在板球手旅馆？”

“是的，先生。从今天上午开始。多谢你给我指路。”

“没关系，”安东尼说，“我希望你没感冒。”

“呃？”陌生人应了声。

“我的意思是你在地上跪了这么长的时间。”安东尼解释道，“我觉得好像听到你打喷嚏来着。”

“我是可能打喷嚏了。”对方承认道。

“的确。”安东尼说，“但你不应该压住喷嚏，你知道。前两天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还这么说来着。这样做特别危险。我记不清确切的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抑制神经还是使动脉硬化，不过你一定不要这样做了。再见。”

“再见，谢谢你，先生，帮我走回了正路。”

“乡村旅馆里的又一个可疑的陌生人。”安东尼看着对方慢慢走远自言自语地嘟哝着，“而且这个人我也搞不懂。看起来像是个旅行在外的法国商人。倒不像是红手党的人。难道他代表受尽磨难的黑措斯洛克的另一方面？那个法国家庭教师住在从头数第二个房间，现在又发现一个在这里转悠的鬼鬼祟祟的法国人，偷听人家并不想让他听的话。我绝对敢打赌这里有问题。”

这么想着，安东尼回到了楼房前。他在平台上遇到了显得没精打采的凯特海姆爵士，还有两个新来的人。看到安东尼他一下子活跃起来。

“啊，你来了。”他说道，“请让我给你介绍男爵——呃——呃——还有安德拉斯上尉。这位是安东尼·凯德先生。”

男爵瞪着安东尼，疑意顿生。

“凯德先生？”他僵硬地说，“我想不对。”

“跟你单独说两句，男爵。”安东尼说道，“我可以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男爵向爵士鞠了一躬，两个人一起沿着平台走了开去。

“男爵，”安东尼说，“我必须请你原谅。我一直滥用了英国绅士的荣誉，顶着别人的名字来到这个国家。我对你说我是詹姆斯·麦格拉思——但是你必须搞清楚这种欺骗不是恶意的。你一定很熟悉莎士比亚的作品，知道他关于玫瑰命名的说法——不管叫什么都是玫瑰？这件事也是一样。你想见的人是那个拿着回忆录的人。我就是这个人。正如你所知，回忆录已经不在我这里了。玩的还真不错，男爵，简直是妙计绝伦。谁想出来的，你还是你的委托人？”

“是殿下自己的主意。除了他自己以外他不让任何人拿到回忆录。”

“他干得真不错。”安东尼赞许地说道，“我还真把他当成了英国人。”

“王子的确是在英国接受的教育。”男爵解释道，“这是黑措斯洛克的惯例。”

“再地道的行家也不会有更好的方法把回忆录骗走了。”安东尼说道，“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你们把回忆录怎么样了？”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男爵说道。

"你太客气了,男爵。"安东尼低声说道,"我还从来没被别人这么频繁地当作绅士过呢。"

"我对你说吧——我相信回忆录已经被烧了。"

"你相信,但是你没亲眼看到,呃?是不是?"

"殿下一直亲自掌握着回忆录。他想先看一下然后烧掉。"

"我明白了。"安东尼说,"都一样,这份回忆录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能看完的轻松读物。"

"在故去的主人的遗物中没发现回忆录。所以很清楚它们已经被烧毁了。"

"哈!"安东尼说,"我不信!"

他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

"我向你问了这么多的问题,男爵,因为,你可能已经听说了,我自己也被牵扯到这个案子里来了。我必须完全把自己洗脱,好让自己不再成为怀疑对象。"

"毫无疑问,"男爵说道,"你也得顾及自己的荣誉。"

"没错,"安东尼说,"你说得很对。为了洗脱自己,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找到真正的凶手才行,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把事实了解清楚。所以我刚才问你回忆录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对我来说,想占有回忆录很可能是杀人的动机。告诉我,男爵,这种想法合不合情理?"

男爵迟疑了一会。

"你自己已经看过回忆录了吗?"他最后小心地问道。

"我觉得问的差不多了。"安东尼笑了笑说道,"现在,男

爵，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应该给你一个警告，我仍然没放弃在下个星期二，十月十三日，把手稿交给出版商的初衷。"

男爵吃惊地盯着他。

"但你已经把回忆录丢掉了？"

"下个星期三，我说。今天是星期五。也就是说，我还有五天的时间。"

"但是如果回忆录已经被烧毁了呢？"

"我想还没被烧毁。我有充足的理由这样看。"

他说话的同时，已经转过了平台的拐角。一个高大的身影向他们走来。安东尼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伟大的艾萨克斯坦先生，他颇感兴趣地看着来人。

"啊，男爵，"艾萨克斯坦挥挥他正抽着的又黑又粗的雪茄说道，"情况太糟了——太糟了。"

"老朋友，艾萨克斯坦先生，的确是这样。"男爵叫道，"我们策划的一切都被毁了。"

安东尼识趣地沿着平台走了开去，让两位朋友留下来悲叹。

突然他停了下来。紫杉树之间显眼地冒出一缕青烟。

"树里边一定是空的。"安东尼想到，"我以前听到过这样的故事。"

他很快地看看左右。凯特海姆爵士和安德拉斯上尉还站在平台的那一头，背朝着他。安东尼低下身绕到巨大的紫杉的前面。

他预料的果然不错。紫杉树并不是一溜，而是两排，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进通道的入口在两排树的当中，冲着

房子。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任何人从前面看的话，都不会想到里面是这样的。

安东尼顺着狭窄的过道朝前看去，前面不远处，有个人坐在一把柳条椅上。椅子扶手上放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雪茄，那个人好像是睡着了。

“哈！”安东尼自言自语着，“很显然，海勒姆·非什先生喜欢坐在背阴的地方。”

第十六章　书屋品茶

安东尼重新回到平台，心里越发觉得私人谈话最安全的地方只有湖心了。

突然一阵锣声从房子传了过来，特里德韦尔从一个旁门庄严地走了出来。

“先生们，请用午餐。”

“啊！”凯特海姆爵士顿时活跃了一点，“吃午饭了！”

这时两个孩子从房子里一阵风一样跑了出来。她们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两个女孩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虽然邦德尔说过，她们一个叫达尔西一个叫戴西，但是她们更多地被人称作古格尔和温克尔。她们一边跑着一边打闹着，时不时地还尖叫几声。直到邦德尔过来喝住她们，人们才得到片刻的安静。

“老师在哪儿？”她问道。

“她得了偏头痛，偏头痛，偏头痛！”温克尔拿着调说道。

“哈喔！”古格尔也加了进来。

凯特海姆爵士成功地把他的客人送进房子，却一把揪住了安东尼。

“跟我到书房来一下，”他悄声说道，“我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凯特海姆爵士沿着大厅鬼鬼祟祟地来到自己的避难所，像个小偷似地打开一个橱柜，拿出几个瓶子来。

“跟外国人聊天我总觉得特别口渴。”他抱歉地解释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门被敲了一下，维吉尼亚的脑袋从门缝冒了出来。

“给我准备了特别的鸡尾酒？”她问道。

“当然。”凯特海姆爵士热情地说道，“快进来。”

接下来的几分钟三个人互相碰起杯来。

“我离不开这个。”凯特海姆爵士把自己的酒杯放回桌上叹口气说道，“我刚才说过，我觉得跟外国人谈话特别累。也许是因为他们太有礼貌的缘故。来吧，咱们吃点饭去吧。”

他带路走向饭厅。维吉尼亚把手搭在安东尼的胳臂上，把他往后拽了拽。

“顺利完成任务。”她悄声说道，“我让凯特海姆爵士带我去看尸体了。”

“怎么样？”安东尼急切地问道。

他的理论马上就要被证实或否定。

维吉尼亚摇了摇头。

“你想错了。”她小声说道，“的确是迈克尔王子。”

"哦!"安东尼一阵懊恼。

"而家庭教师得了偏头痛。"他大声说道,很是不满意。

"跟她有什么关系?"

"也许没什么关系,不过我想见见她。你瞧,我发现那个家庭教师住在倒数第二间房里——就是我昨天晚上看到亮起灯的那间。"

"这倒挺有趣。"

"也许什么也发现不了。不过我今天还是要见见这个家庭教师。"

午饭多少有点像是一场考验。即使轻轻松松的邦德尔八面玲珑、不偏不倚,仍无法把这么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物调和在一起。男爵和安德拉斯正襟危坐,举止高雅,好像在陵寝中参加宴会似的。凯特海姆爵士垂头丧气,无精打采。比尔·埃弗斯利贪婪地盯着维吉尼亚。乔治注意到自己难堪的处境,费尽心机地跟男爵和艾萨克斯坦先生说着话。古格尔和温克尔由于庄园里发生了谋杀案高兴得忘乎所以,于是不断地被大人阻止、压制。海勒姆·菲什慢慢地嚼着嘴里的食物,时不时用他那特别的口音说出一两句干巴巴的话来。巴特尔警监考虑得很周到,没有出席,谁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离开桌子的时候,邦德尔小声对安东尼说道,"今天下午乔治要把这支外国军团带到修道院去,在那里讨论国家大事。"

"这样气氛可能会缓和一些。"安东尼赞同地说道。

"我对那个美国人倒不怎么理会。"邦德尔继续说道,

“他可以跟爸爸在什么没人的角落畅谈那些第一版。菲什先生，”——这时他们谈话的中心人物走了过来——“我为您安排了一个平静的下午。”

美国人上身微倾鞠了个躬。

“您真是太好了，艾琳女士。”

“菲什先生，”安东尼说道，“今天上午就过得很平静。”

菲什先生快速地看了他一眼。

“啊，那么当我独享清静的时候你在观察我？有些时候，先生，对于好静的人来说远离尘嚣是惟一的出路。”

邦德尔走了开去，于是美国人和安东尼落在了后边。前者压低了声音。

“我认为，”他说道，“这件事很是神秘。”

“确实。”安东尼答道。

“那个秃头的家伙也许是爵士的亲戚？”

“也许是吧。”

“这个国家这回可够受的了。”菲什先生道，“有谣言说被杀的人是个皇室殿下，你知道是这样的吗？”

“他在这里的身份是斯坦尼斯劳斯公爵。”安东尼不置可否地答道。

对此菲什先生没再多说，只不过含含糊糊地说了句：

“哦，老兄！”

然后他又恢复了一贯的沉默。

“你们这位警监，”最后他说道，“巴特尔，还是叫别的什么名字。他是那种干事的人吗？”

“苏格兰场这样认为。”安东尼干巴巴地答道。

"我觉得他太死板了。"菲什先生说道,"不是我说他,他那个主意,不让任何人离开庄园,有什么用呢?"

他说话的时候飞快地瞟了安东尼一眼。

"所有的人都要参加明天上午的问讯,你瞧。"

"只此而已?没有别的什么?不会是凯特海姆爵士的客人受到了怀疑?"

"哦,菲什先生!"

"我有点不安　　在这个国家我是个陌生人。可是这个案子肯定是外边的人干的——我现在想起来了。窗子是打开的,是不是?"

"是的。"安东尼两眼看着远处说。

菲什先生叹了口气。又过了一会他用悲伤的语调说道:

"年轻人,你知道他们是怎样从井里打水的吗?"

"怎样?"

"用唧筒抽——不过这可是件苦差使!我看到我亲爱的主人正要离开那边那伙人。我得去跟他聊聊。"

菲什先生轻轻走了开去,邦德尔又走了回来。

"菲什很有趣,是不是?"她说道。

"是的。"

"不用找维吉尼亚。"邦德尔忽然说道。

"我没找。"

"你在找呢。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得手的。肯定不是像她说的那样,我根本就不信她那套托词。不过,哦,老兄!她每次都能得手。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在别的什么地方有事。她让我对你好些,那我就对你好——必要的话还要用武力。"

"不必用武力。"安东尼向她说道，"不过，如果对你都一样的话，我倒宁愿你能在水上，在船里对我好一点。"

"主意不坏。"邦德尔琢磨了一下说道。

他们一起向湖边走去。

"在我们转向真正有趣的话题前，"安东尼一边慢慢把船划离岸边一边说道，"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先正事再娱乐。"

"这回你想知道谁的卧室？"邦德尔不耐烦地问道。

"这回不是谁的卧室。但是我想知道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找到那个法国家庭教师的。"

"你简直着迷了。"邦德尔说道，"我是从一个介绍所找到她的，我每年付给她一百英镑的薪水，她的教名是吉纳维尔。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我们先说说那个介绍所。"安东尼说道，"她以前做过什么？"

"哦，无可挑剔！她与那个难以描述的女伯爵一起住了十年。"

"难以描述？"

"就是那个布勒特伊女伯爵，住在迪纳尔的布勒特伊城堡。"

"你没亲眼见过女伯爵吧？全都是靠信件往来？"

"没错。"

"嗯！"安东尼哼了一声。

"你让我很感兴趣。"邦德尔说道，"我非常感兴趣。是爱情还是犯罪？"

"也许只是我瞎猜。不说这个了。"

"别说这个了。"他已经搞清楚了想知道的一切便不在意地说道。

"凯德先生，你怀疑谁呢?"

"我只能说维吉尼亚是最不可能的。或者也许是比尔。"

"那你怎么样呢?"

"贵族的一员秘密地加入了红手党。这简直要引起震惊了。"

安东尼笑了起来。他开始喜欢邦德尔了，不过多少有点害怕她那能够看透人内心的锐利的灰色眼睛。

"你一定对这一切很自豪吧?"他突然向远处的庄园指了指说道。

邦德尔眼睛一亮，头侧向一边。

"是的——我想这一切还是很有些意思的。不过已经太适应这里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怎么常在这儿——太沉闷了。在城里住一段后，整个夏天我们都在考斯和多维尔过，然后就到苏格兰去。切姆尼兹每年有五个月都要被裹在防尘罩里。每周有一天，他们把防尘罩取下，然后成群的旅游者来到这里张大着嘴听特里德韦尔讲：'在你们的右边是第四位凯特海姆侯爵夫人的画像，出于乔舒亚·雷诺兹先生笔下。"如此等等。然后艾德或伯特——游客里爱开玩笑的家伙就会捅一捅旁边的女孩说：'嘿!姑娘们，他们这里全都是一文不值的画，真够了。'然后他们就走开去看其他的画，不停地打哈欠，来回地走，希望该到回家的时间了。"

"据人们说，这里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了历史。"

“你一定是听乔治说的。”邦德尔尖声说道，“他总是说这种话。”

安东尼突然用胳臂肘支起身子，向岸边看去。

“那个抑郁不乐地站在船坞旁的人是不是第三个可疑的陌生人？还是参加聚会的客人？”

邦德尔把头从深红色垫子上抬起。

“是比尔。”她说道。

“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

“他也许是在找我呢。”邦德尔不感兴趣地说道。

“我们是不是该往回返呢？”

“是该回去了，不过你的兴致看来不太高，是吗？”

“你既然这么说，我可要加倍努力了。”

“别这么说，”邦德尔说道，“我也有自尊。把我划到那个小傻瓜那儿去吧。我想，他还是需要别人照顾的。一定是维吉尼亚刺激了他。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也许过些日子，我还想嫁给乔治呢，所以还是练一练怎么当好‘一个家喻户晓的参与政治的女主人’吧。”

安东尼顺从地向岸边划去。

“那么我想知道怎么安置我呢？”他抱怨道，“我可不想当让人腻味的第三者。远处是那两个孩子吗？”

“对，你得小心点，不然的话她们可够你受的。”

“我特喜欢孩子。”安东尼说道，“也许我能教她们一些让她们安静下来的智力游戏。”

“好吧，可别说我没警告过你啊。”

把邦德尔转让给抑郁不乐的比尔后，安东尼向发出一

阵阵尖叫没有片刻安静的地方走去。他受到了热烈欢迎。

“你会玩红色印地安人游戏吗?”古格尔严肃地问道。

“当然,”安东尼说道,“我被剥头皮的时候,你该会听到我的叫声。就跟这一样。”他学了起来。

“还不太差。”温克尔勉强地说了句,“现在学学剥头皮的人的叫声。”

安东尼于是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紧接着三个人就玩起了红色印第安人的游戏。

一小时后,安东尼用手背擦擦前额,然后就试探着问起了家庭教师的偏头痛。他很高兴听说这位女士已经完全恢复了。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了孩子们眼里的大能人了,都舍不得让他走,于是急切地邀请他到她们的教室里喝杯茶。

“然后你就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你看见的人被吊死的故事。”古格尔恳求道。

“你是不是说过你还留着一截吊人的绳子呢?”温克尔问道。

“就在我的手提箱里。”安东尼郑重地说道,“你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截的。”

温克尔马上发出一声印第安人狂喜的叫声。

“我想我们得去洗手了。”古格尔心情沉重地说道,“你会来喝茶的,对吧? 你不会忘了吧?”

安东尼庄严地发誓说任何事情也不会阻止他赴约的。这回孩子们放了心,蹦蹦跳跳地向房子跑去。安东尼站在那里对着她们的背影看了一会。就在这时,他发觉有个人正从

灌木丛的另一侧急匆匆地走开，向花园走去。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人就是他上午见过的那个长黑胡子的陌生人。就在他没想好到底追不追那个人的时候，他前面的树丛分了开来，海勒姆·菲什先生从里面迈步走了出来。看到安东尼，他好像稍微有些吃惊。

“又是一个平静的下午，菲什先生？”安东尼打着招呼。

“谢谢你，是的。”

不过菲什先生看起来不像平常那样平静。他的脸红红的，还喘着粗气，就好像刚刚参加过赛跑似的。他拿出自己的怀表看了看。

“我猜，”他轻轻说道，“现在刚好是你们英国人习惯于喝下午茶的时间。”

啪的一声合上表盖，菲什先生慢慢地向房子走去。

安东尼站在那里陷入沉思，突然被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旁边的巴特尔警监给惊醒过来。他一点声音都没听到，好像警监是从空气中变出来的。

“你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安东尼生气地说道。

巴特尔头轻轻一点，示意是从身后的灌木丛里出来的。

“好像今天下午这里倒挺热闹的啊。”安东尼说道。

“你好像在想心事，凯德先生。”

“我的确在想。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巴特尔？我在努力把二和一和五和三凑在一起好得出四来[1]。不过琢磨不

---

[1] 此句意为：我在努力琢磨一些难题，但琢磨不透，徒劳无益。——译注。

出来，巴特尔，就是琢磨不出来。”

“这样是挺难的。”侦探赞同道。

“不过我正好要找你呢，巴特尔，我想离开一下，你看行吗？”

的确称得上是个一流的侦探，巴特尔警监没有露出什么表情。他的回答很简单也很实际。

“那要看你想上哪儿去，先生。”

“我会如实告诉你的，巴特尔。我先把事情挑明。我想去迪纳尔，到布勒特伊女伯爵的城堡去一趟。行吗？”

“你想什么时候去，凯德先生？”

“明天问讯后怎么样？我星期天晚上就能回来。”

“知道了。”警监说道，话语中透着不同寻常的稳健。

“嗯，怎么样？”

“我不反对，只要你真是去你刚才说要去的地方，而且能按时返回。”

“你可真是的，巴特尔。要么你已经对我放心了，要么你就是深藏不露。是哪一种？”

巴特尔警监笑了笑，但是没回答。

“好吧，好吧，”安东尼说道，“我想你会多加小心的。谨慎的护法者会把我盯得紧紧的。就这样吧。不过我真希望我能知道发现了些什么。”

“我没听懂，凯德先生。”

“那份回忆录——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只是一本回忆录吗？或者你摸到了些底细？”

巴特尔又笑了笑。

“这样看吧。我在帮助你，因为你给我的印象不错，凯德先生。我希望你能参与进来协助我破这个案子。业余的和职业的，互补长短。一个很有热情和直觉，姑且这么说，而另一个则富于阅历和分析。”

“嗯，”安东尼慢慢说道，“毫不讳言，我一直都想尝尝亲手解开谋杀迷案的滋味。”

“关于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吗，凯德先生？”

“有很多想法，”安东尼说道，“不过主要是问题。”

“比如？”

“谁会继承迈克尔的位子？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巴特尔警监笑着，脸上露出两道深深的皱纹。

“不知道你想没想到，先生，尼古拉斯·奥博洛维奇王子是下一个继承人——是迈克尔王子的最近的堂弟。”

“那么他此刻在什么地方呢？”安东尼转过身去点上一支烟，“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巴特尔，因为我不会相信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美国。一直到最近他都在为筹款的事忙碌着。”

安东尼吃惊地吹了下口哨。

“我明白了。”安东尼说道，“迈克尔得到英国的支持，尼古拉斯得到美国的支持。两个国家都想得到石油的特许权。保王党选择迈克尔作为他们的代表——现在他们得另找人选了。艾萨克斯坦公司和乔治·洛马克斯先生一定气得咬牙切齿，而华尔街则喜上眉梢。我说的对不对？”

“差不离。”巴特尔警监说道。

“哼！”安东尼说道，“我几乎敢发誓，我知道你刚才在灌

木丛里做些什么。”

侦探笑了笑，但没吭声。

“国际政治很有趣。”安东尼说道，“不过我恐怕得先离开一会了。我在教室里有一个约会。”

他快步向房子走去，向威严的特里德韦尔问清了路，很快来到教室门口。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里边立刻传出一片高兴的叫声。

古格尔和温克尔飞快地向他冲了过来，拽着他要把他介绍给家庭教师。

安东尼第一次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家庭教师布隆小姐是个矮个儿中年妇女，脸色灰暗，头发花白，嘴唇上甚至还露出些许的胡须！

作为众人皆知的外国女冒险家，她和自己想象中的人一点都不像。

“我想，”安东尼寻思着，“我简直傻到了极点。不要紧，我必须坚持下去。”

他对女教师很是亲切，而她呢，则因为有个漂亮的年轻人闯进了自己的领地显得很高兴。这次约会很成功。

但是那天晚上，安东尼独自呆在分配给他的卧室里的时候，不停地摇着头。

“我错了。”他琢磨着，“我又错了一次。我怎么就搞不清楚呢？”

他停下脚步。

“真他妈的——”安东尼正想着。

门忽然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男人走进来，毕恭毕敬地

站在门口。

他高大壮实，斯拉夫式的高颧骨，带着梦一般的狂热的眼神。

"你他妈的是什么人？"安东尼盯着他问道。

那个人用标准的英语答道：

"我是鲍里斯·安乔科夫。"

"迈克尔王子的仆人，呃？"

"是的，我服侍我的主人。他死了，现在我服侍您。"

"谢谢你了。"安东尼说道，"但我并没想找个随从。"

"现在您是我的主人了。我会忠诚地服侍您。"

"是的——不过——你瞧——这里——我不需要随从。我付不起钱。"

鲍里斯·安乔科夫有点不屑地看着他。

"我不是为了钱。我为我的主人服务。因此我要服侍您——一直到死。"

他快步向前走了几步，来到安东尼面前，单膝跪地，抓住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前额上。然后他很快地站了起来，就像突然来到那样又突然走了出去。

安东尼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背影。

"真他妈怪。"他自言自语道，"倒是一条忠诚的狗。这帮家伙的直觉还真行。"

他站起身来又在房间里踱了起来。

"都一样。"他嘟哝道，"真不妙——他妈的——眼前。"

第十七章　夜半历险

第二天上午开始了问讯，和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问讯一点都不一样。整个过程特别的严格，所有相关的细节都问到了，就连乔治对此也很满意。巴特尔警监在法医和警察局长的协助下，尽可能把手续压缩到最低层次，不至于太枯燥。

在问讯结束后不久，安东尼就悄悄出发了。

对于安东尼的离去，比尔·埃弗斯利认为是这一天里最高兴的事情了。乔治·洛马克斯这两天一直担心他的部门正在做的事情会被泄露出去，简直有些神不守舍。奥斯卡小姐和比尔一直都伺候在他左右。奥斯卡小姐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比尔则跑前跑后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消息，破译电报，连续几个小时地听乔治不停地唠叨。

星期六晚上上床时，比尔已经筋疲力尽了。由于乔治的吹毛求疵，几乎一整天他都没有机会和维吉尼亚说说话，他

觉得受到了伤害和虐待。感谢上帝，那个从殖民地来的家伙离开了。不管怎么说，他一直纠缠在维吉尼亚的身旁。哼，要是乔治继续像用一头驴似的用他，他就要——他的心里窝着一口气。比尔终于睡着了，在睡梦里得到了安慰，因为他梦见了维吉尼亚。

在梦里面他成了英雄，他成了一个在火堆中救人的好汉。他把维吉尼亚从顶层抱了下来。她失去了知觉，他把她放在草地上。然后他走开去找一包三明治，这很重要，他一定要找到这包三明治。三明治在乔治那里，但他不仅不给他，还向他口述起电报来。现在他们在教堂的祭品室，维吉尼亚随时都有可能来这儿跟他结婚。真糟糕！他还穿着睡衣呢，他必须立刻回家找身合适的衣服。他冲出去跑向轿车，但车打不着火，油箱里没有油！他简直沮丧到了极点。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开了过来，维吉尼亚从里面走了出来，手搭在秃顶男爵的臂弯里。她穿着一身灰色衣服，风姿翩翩。她朝他走过来打趣地摇着他的肩膀。"比尔！"她叫道，"哦，比尔。"她更用力摇着他。"比尔，"她说道，"醒醒，哦，快点醒醒！"

比尔睁开惺忪的睡眼坐起身来。他还在切姆尼兹自己的卧室里，但是梦境依然，维吉尼亚正弯腰站在床前，变着语调重复着同样的话。

"醒醒，比尔。哦，快点醒醒！比尔。"

"嗨！"比尔醒过来说道，"什么事？"

维吉尼亚松了一口气。

"感谢上帝，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我摇了你半天，

你真的醒了吗？”

“嗯。”比尔还有点犹豫地哼了一声。

“你这个大笨熊，”维吉尼亚说道，“费了我这么大劲，我的胳膊都疼了。”

“这可怨不了我，”比尔说道，充起了男子汉的气派，“我说，维吉尼亚，你这么做可太有失检点了。正经的年轻寡妇怎么能大半夜的到小伙子的屋里来呢。”

“别说傻话了，比尔。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怪事，在会议室里。刚才我觉得好像听到门砰地响了一声，我就下来看看，然后就看见会议室里有亮儿。我沿着走廊悄悄走了过去，从门缝往里看。我没看太清楚，但是里边的事情太蹊跷了，我觉得一定得弄个明白。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需要一个漂亮壮实的小伙子陪在我身边，而你就是我马上能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就来这儿叫醒你。但要叫醒你可真不容易。”

“我明白了。”比尔说道，“那你现在想让我干些什么？起床去对付窃贼吗？”

维吉尼亚眉头皱了起来。

“我不清楚他们是不是窃贼。比尔，很奇怪——不过咱们别在这儿说话浪费时间了。快起床。”

比尔顺从地从床上下来。

“我先穿上靴子——底上钉着钉子的，不管我怎么强怎么壮，也不能赤着脚对付残酷的罪犯呀。”

“我喜欢你的睡衣，比尔，”维吉尼亚朦胧地评点着，“鲜

亮但不粗俗。"

"说到这个话题，"比尔又来了精神，边穿另一只靴子边说道，"我挺喜欢你那身叫什么的睡衣。那衣服的绿色真好看。你怎么叫它？那不只是一件睡衣，是吧？"

"是件不一般的睡衣。"维吉尼亚说道，"我很高兴你一直过着纯洁的生活，比尔。"

"没有。"比尔愤怒地说道。

"你刚刚暴露了这个现实。你真好，比尔，我喜欢你。我敢说明天上午——十点怎么样，那个时间不会不适当地激起感情的火花——我甚至会给你个吻。"

"我一直认为这种事最好还是立刻做的好。"比尔建议道。

"我们还有别的要紧事。"维吉尼亚说道，"如果你不打算再戴上防毒面具，穿上件锁子甲，我们可不可以出发了？"

"我准备好了。"比尔说道。

他套上一件白色外套，抄起一根棍子。

"最常规的武器。"他说道。

"来吧，"维吉尼亚说道，"别出声。"

他们悄悄走出房间，沿着走廊走到楼梯。他们摸下楼梯的时候维吉尼亚直皱眉。

"你那双靴子怎么声音这么大，啊？比尔。"

"钉子就是钉子，"比尔说道，"我已经尽力了。"

"你得把靴子脱下来。"维吉尼亚口气坚决地说道。

比尔呻吟了一声。

"你可以把鞋拿在手里。我想看看你能不能弄清会议室

里在干什么。比尔，真是太神秘了。为什么窃贼要把铁甲人给大卸八块？”

“嗯，我想他们没法把它整个带走，就把它给拆开，然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带走了。”

维吉尼亚摇摇头，对他的回答不满意。

“他们为什么要偷一个生了锈的又破又旧的铁甲人？切姆尼兹不是有很多容易拿走的贵重东西吗？”

比尔摇了摇头。

“里面有几个人？”他问道，用力抓紧棍子。

“看不清楚，你知道钥匙孔能有多大，而且他们只有一个手电。”

“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已经走了。”比尔充满希望地说道。

他坐在最下面一级楼梯上脱下靴子，然后拿在手里。他沿着通道向会议室的门口摸去，维吉尼亚紧紧跟在他身后。他们在厚厚的橡木门外站住。里面很安静，但是维吉尼亚突然抓住他的胳膊，他跟着点点头。从钥匙孔里可以看见里面有亮光在闪动。

比尔蹲下身来，把眼睛贴近钥匙孔。他能看到的是一片混乱，里面正在上演的那幕戏很明显在房间偏左的一侧，超出了他的可见范围。时不时隐约传来的丁当声好像在证明侵入者还在摆弄着那个铁甲人。比尔记起来房间里有两个铁甲人。他们就立在挂着霍尔拜因画像的那面墙的前边。手电的光束显然照在那里，好让操作的人能够看见。这样房间的其他地方就几乎仍然是一片黑暗。有个人影走过比尔的

视野，但是因为太暗了，他什么也分辨不出来。可能是个男人也可能是个女人。过了一会，人影又走了回去，于是隐约的敲打声又响了起来。现在又传出一种新的声音，啪啪的声音，好像用手指轻轻敲木头的声音。

比尔突然坐在脚后跟上。

“怎么了？”维吉尼亚小声问道。

“没什么、这么看下去没什么用。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也猜不出来他们要干什么。我必须进去对付他们。”

他穿上靴子站了起来。

“现在，维吉尼亚，听我说。我们尽可能轻地把门打开。你知道电灯开关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就在门旁。”

“我想他们最多有两个人，也可能只有一个人。我先进到屋子里面去，然后，你听到我说‘开始’的时候就马上把灯打开。你明白吗？”

“明白。”

“记住，不要尖叫、晕过去或是怎么样。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我的英雄。”维吉尼亚小声说道。

比尔在黑暗中怀疑地注视了她一阵。他听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声音，可能是哭也可能是笑。然后他抓紧棍子站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跃跃欲试。

他非常轻地转动门把手，把门悄悄地向里面推开。比尔感觉到维吉尼亚紧紧跟在他的身旁，他们悄无声息地潜进了房间。

在房间里边的一侧，手电的光束正照在霍尔拜因画像上。这点光亮映出一个男人的轮廓，他正站在椅子上轻轻地拍打着墙板。当然，他背对着他们，身影在手电光柱的映衬下显得高大怪异。

他们没有时间能够看见更多的东西，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比尔靴子上的钉子在木地板上划出了声音。那个男人迅速转过身来，用强大的手电光罩住他们。他们几乎被突如其来的亮光给弄花了眼。

比尔没有犹豫。

"开始！"他向维吉尼亚喊道。在她听命按向电灯开关的时候，他向对手猛扑了过去。

大吊灯本来应该亮了起来；可是，只听到了开关的响声，房间里还是一片黑暗。

维吉尼亚只听比尔大声叫骂着。接着房间里就充斥着喘气、扭打的声音。手电早就掉在地上摔灭了。黑暗中发出你死我活的争斗的声音，但是到底谁占了上风，甚至到底谁在争斗，维吉尼亚都不知道。除了刚才敲打墙板的那个人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可能还有，毕竟他们刚才只是一瞥而已。

维吉尼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好，她也不敢加入战局。这样做只能妨碍而不会帮助比尔。她能想到的就是呆在门口，这样任何人都无法从这里逃出去。同时，她没有遵从比尔的指令，大声尖叫个不停，喊人来帮忙。

她听到楼上开门的声音，接着大厅和楼梯处骤然亮起

了灯光。只要比尔能够拖住那个人等援兵到来。

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一声巨响。他们一定是撞到了一个铁甲人，因为它摔倒在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维吉尼亚隐约看到一个身影向窗子奔去，同时听到比尔一边从铁甲人的碎片中站起来一边气愤地骂着。

她第一次离开岗位，疯狂地向窗子旁边的身影冲去。但是窗子并没有上闩，侵入者不需要站在那里摸索，他跳出窗外顺着平台飞快地跑去，很快消失在楼的拐角处。维吉尼亚拼命追着他，她年轻健壮，很快她也转过楼的拐角。

但刚一转过拐角她就一头撞进了一个男人的怀中，这个男人是从一个小侧门出来的，他就是海勒姆·菲什先生。

"嘿，是个女人。"他叫道，"哎哟，对不起，雷维尔夫人。我把你当成想逃跑的罪犯了。"

"他刚才就是从这里逃跑的。"维吉尼亚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我们能追上他吗？"

不过话一出口，她就反应过来已经太迟了。那个男人现在一定已经钻进了树林，而且今天晚上又没有月亮，一片暗夜。她快快地回到会议室，菲什先生陪在她身旁，用安慰的口吻向她描述着盗贼通常采取的手法，看起来他在这方面倒是蛮在行的。

凯特海姆爵士、邦德尔还有几个吓呆了的仆人正站在会议室的门口。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邦德尔问道，"是不是有贼？你和菲什先生一起干什么呢，维吉尼亚？午夜漫游？"

维吉尼亚把晚上发生的事情解释了一番。

“简直太刺激了。”邦德尔评论道，“同一个周末既发生了谋杀又来了窃贼，太难得了。这房间里的灯怎么了？别的地方的灯都没事呀。”

谜底很快就揭开了，其实只不过是吊灯上的所有灯泡都被卸了下来，排成一排放在墙根。威严的特里德韦尔，即使在衣衫不整的情况下依旧威严如旧，把灯泡装了回去，给遭到重创的房间重新带来了光明。

“如果我没搞错，”凯特海姆爵士一边环顾四周一边悲伤地说道，“这间屋子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

他的话还是很有根据的。屋子里能够被打翻的都被打翻了。地板上全是破碎的椅子，破碎的瓷器和七零八落的铁甲碎片。

“有几个人？”邦德尔问道，“看起来这场打斗可真够激烈的。”

“我想只有一个。”维吉尼亚说道。不过，就在她说的时候，她还有些拿不定。肯定只有一个人——一个男人——从窗子跑了。但是当她赶去追他的时候，恍惚感觉到身旁发出过响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房间的另一个侵入者一定是从门口出去的。不过，那响声也许只是她的想象而已。

比尔突然从窗口冒了出来。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可恶的家伙！”他愤怒地叫道，“让他跑了。我附近都找过了。一点踪迹都没有。”

“打起精神来，比尔。”维吉尼亚给他打气道，“下回运气会好一些。”

“嗯，”凯特海姆爵士说道，“你们认为我们现在最好怎

么办？回去睡觉？深更半夜的我可找不到巴杰沃西。特里德韦尔，你知道需要做些什么事情，你就看着办吧，怎么样？”

“好的，爵士。”

凯特海姆爵士松了口气准备回去了。

“那个乞丐，艾萨克斯坦，睡得还挺香。”他带点羡慕地说道。“你们一定以为这么大的动静会把他给吵醒了。”他直愣愣地看了菲什先生一眼。“我瞧你倒有时间穿衣服。”他加了一句。

“是的，我随便穿了件衣服。”美国人点头说道。

“非常明智。”凯特海姆爵士说道，“穿睡衣可太冷了。”

他打了个哈欠。会议室里的人们一个个情绪沮丧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十八章　第二次夜半历险

第二天下午安东尼从火车上下来后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巴特尔警监。他的脸上绽开了笑颜。

"我如约返回。"他说道，"你是来亲自看一看我是不是真的回来了，是吗？"

巴特尔摇了摇头。

"我对此毫不担心，凯德先生。我碰巧要去伦敦，就是这么回事。"

"你对别人很信任呀，巴特尔。"

"你这么想，是吗，先生？"

"不，我觉得你很深……看不透。静水无澜，你知道，藏而不露。这么说，你要去伦敦？"

"是的，凯德先生。"

"我想知道为什么？"

侦探没吭声。

“沉默是金。”安东尼评论道，“我就喜欢你这点。”

巴特尔的眼中隐约闪烁了一下。

“你自己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凯德先生？”他问道，“办成了吗？”

“白跑一趟，巴特尔。第二次证明我错得一塌糊涂。很难堪，是不是？”

“你原来的想法是什么，先生，如果我能问的话？”

“我怀疑那个法国家庭教师，巴特尔。第一：根据最好的推理小说的准则，她是最不可能的人，亦即最值得怀疑的人；第二：发生悲剧那天晚上她的房间曾经亮过灯。”

“这些还远远不够。”

“你说的没错，远远不够。但是我发现她是前不久才来到这里，而且我还发现有一个可疑的法国人在附近转悠。我以为你对他应该完全掌握了？”

“你指的是那个自称M·谢勒的人吗？住在板球手旅馆的？”

“就是他。他是个什么人？苏格兰场有什么看法？”

“他的行动可疑。”巴特尔警监面无表情地说道。

“非常可疑，我应该说。就这样，我把两件事放在一起。庄园里有一个法国女教师，外边有一个陌生的法国人。我认为他们一定是一伙的，于是就赶去拜访布隆小姐最近十年服侍过的那位女士。我原以为她一定会说从来没听说过布隆小姐这个人。可是我错了，巴特尔，确有其人。”

巴特尔点点头。

“我必须承认，”安东尼说道，“我一开始跟她说话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选错了攻击对象。她看起来绝对是个家庭教师。”

巴特尔又点点头。

“都一样，凯德先生，你不能总是看表面。女人尤其擅长伪装。我就曾经看到过一个挺漂亮的女孩，把头发染成另外一种颜色，一种灰白的颜色，把眼皮涂上红色眼影，而且最为灵验的是穿上一身寒酸的衣服，见过她的人十有八九都认不出她来。男人就没有类似的能力。你可以改一改眉毛，当然安上假牙也会改变表情。但是耳朵总能泄露一些——耳朵上可有很多特点呢，凯德先生。”

“别这么盯着我的耳朵看，巴特尔。”安东尼抱怨道，“你让我紧张。”

“我不是谈什么假胡子和化装油彩之类的。”警监继续说道，“那只是书上写的。不，很少有人能靠那些改头换面，骗过别人。实际上，就我所知，只有一个人有一种绝妙的化装天赋。他就是维克托国王。听说过维克托国王吗，凯德先生？”

巴特尔警监突然的提问以及那种严厉的语气使得安东尼把到了嘴边的话收了回去。

“维克托国王？”他代之以一种深思熟虑的语气，“不敢肯定，好像以前听说过。”

“世界上最有名的珠宝大盗之一。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法国人。至少会说五种语言。他一直在服刑，但是几个月前刑满了。”

"真的？那么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嗯，凯德先生，这也是我们很想知道的。"

"情况复杂了。"安东尼轻轻地说道，"有没有可能他到这儿来了？不过我想他不会对政治回忆录感兴趣——只会对珠宝。"

"不好说。"巴特尔警监说道，"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也许早就到这里了。"

"伪装成第二个马夫？太精彩了。你就可以从他的耳朵认出他来，然后你就可以名噪天下了。"

"挺欣赏你的小玩笑，是不是，凯德先生？顺便问一句，你对发生在斯泰恩斯那件怪事怎么想？"

"斯泰恩斯？"安东尼问道，"那儿发生什么事了？"

"星期六报纸上有报导。我以为你已经读到了呢。在路边发现一个被枪杀的男人，是个外国人。当然今天的报纸上也有报导。"

"我确实看到了一些。"安东尼随便地说道，"显然不是自杀。"

"不是。没有武器，而且现在他的身份还没得到确认。"

"你好像很感兴趣。"安东尼笑着说道，"跟迈克尔王子的死有没有牵连，啊？"

他的手很镇定，眼神也很沉着。巴特尔警监盯着他的那种特别眼神是他想象出来的吗？

"好像最近流行这种时疫似的。"巴特尔说道，"不过，嗯，我敢说这两件事没什么联系。"

他转过身去，看到开往伦敦的火车轰隆隆驶进站来，便

叫了一个搬运工。安东尼微微舒了口气。

安东尼漫步穿过园子的时候，陷入一种不同寻常的深思状态。他特意挑选了那个决定性的星期四晚上曾经走过的那条路线，当他走近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审视着一扇扇窗子，绞尽脑汁想搞清楚他到底是在哪里看到灯光的。他就那么肯定是倒数第二间房间？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发现。在楼拐角处有一个角度，那里有一扇窗子往里收了许多。从一个角度看去，你会把这扇窗子当作第一扇，把会议室上面那个房间靠左那扇窗子当作第二扇。可是如果向右走几步的话，会议室上面那个房间看起来就成了楼的尽头。这样第一扇窗子就看不见了，会议室上面那个房间的两扇窗子就成了从头数第一扇和第二扇。他看见灯亮起来的时候到底站在哪里呢？

安东尼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差一两步就会全然不同。但有一点已经弄得相当清楚了。很有可能他说第二个房间亮起了灯是说错了，完全有可能是第三个房间。

那么谁住在第三个房间里呢？安东尼决定尽快搞清楚。老天成全了他。大厅里特里德韦尔刚好把巨大的银罐放在茶盘上，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嗨，特里德韦尔，"安东尼说道，"我想问你点事。西边从头数第三间房里住的是谁？我指的是会议室上面那间。"

特里德韦尔考虑了一下。

"那间是那位美国人的房间，先生。是菲什先生。"

"哦，是吗？谢谢你。"

"不用谢，先生。"

特里德韦尔准备离开了，忽而又站住了。想成为第一个告知消息的人的念头甚至把严肃的管家大人都变了个人。

“也许您已经听说了，先生，昨天夜里发生的事？”

“没有。”安东尼说道，“昨天夜里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想偷东西，先生！”

“真的吗？丢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先生。小偷正把会议室里的铁甲人拆开时被人发现了，就马上逃跑了。不幸的是他们没被逮着。”

“真奇怪。”安东尼说道，“又是会议室。他们是从哪里进去的呢？”

“估计他们是从窗子进去的，先生。”

特里德韦尔对他的消息所带来的震动甚为满意，迈步向外退去，但马上就严肃地道了声歉。

“对不起，先生。我没听到您来了，不知道您就站在我的身后。”

这次事件的另一个受害者艾萨克斯坦先生友好地挥了挥手。

“没什么，我的好朋友。我向你保证没什么。”

特里德韦尔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艾萨克斯坦向前走了两步坐在一个便椅上。

“你好，凯德，那么你又回来了。听说昨天晚上那桩小插曲了吗？”

“听说了，”安东尼说道，“这个周末可真够刺激的，是不是？”

“我猜想昨天晚上的活儿是当地人干的。”艾萨克斯坦

说道，"看起来多么笨拙，多业余啊。"

"这附近有人收藏盔甲吗？"安东尼问道，"挑上这种东西可真够奇怪的。"

"非常奇怪。"艾萨克斯坦先生赞同道。他停了一会，然后又慢慢说道："这里整个局面都太糟了。"

他的话里甚至带着点威吓的腔调。

"我不太明白。"安东尼说道。

"我们为什么还被扣押在这里？问讯昨天就结束了。王子的尸体要送到伦敦去，在那儿就说他死于心脏病。这样所有的人还是不能离开庄园。洛马克斯先生也不比我知道得更多。他让我去问巴特尔警监。"

"巴特尔警监胸有成竹。"安东尼深思着说道，"好像所有人不能离开庄园是他计划里的关键。"

"可是，请原谅，凯德先生，您却离开了一段时间。"

"当然不是随随便便的。我肯定我一直都被盯着梢。怎么能给我机会让我把左轮枪或是类似的东西处理掉呢。"

"啊，左轮枪，"艾萨克斯坦接口说道，"还没有被找到吧？我想。"

"还没有。"

"很可能路过的时候扔在湖里了。"

"非常可能。"

"巴特尔警监哪儿去了？我一下午都没见着他。"

"他去伦敦了。我在火车站遇到他了。"

"去伦敦了？真的吗？他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

"明天一早，我觉得。"

维吉尼亚和凯特海姆爵士、菲什先生一起走了进来。她冲安东尼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

“你回来了，凯德先生。听说我们昨天晚上的历险了吗？”

“嘿，真的，凯德先生，”海勒姆·菲什说道，“昨晚上可真够紧张刺激的。你听说我把雷维尔夫人错当成窃贼了吗？”

“而同时，”安东尼说道，“窃贼——”

“没逮着。”菲什伤心地说道。

“请告诉我，”凯特海姆爵士对维吉尼亚说道，“邦德尔在什么地方？”

维吉尼亚做出回答，然后就走到安东尼身边坐了下来。

“喝完茶到船码头来，”她小声说道，“比尔和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

然后她就和大家一起闲聊起来。

在船码头的聚会如期举行。

维吉尼亚和比尔七嘴八舌说着他们的事情。他们都认同只有在湖心的小船上才是最安全的说话场所。划出相当一段距离后，他们开始讲起昨天晚上的冒险经历。比尔有些生气，他不希望维吉尼亚一定要把这个从殖民地来的家伙也带来。

“非常奇怪。”他们讲完后安东尼说道，“你怎么认为？”他向维吉尼亚问道。

“我想他们在找什么东西。”她立刻答道，“说有窃贼这个想法太荒唐了。”

"他们以为那个东西，不管那个东西是什么，可能藏在铁甲人中，这很清楚了。不过他们为什么要敲墙板呢？这么看来他们更像是在找一条秘密通道，或是类似的什么。"

"切姆尼兹有一个牧师秘室，我知道。"维吉尼亚说道，"而且我相信也会有好几个秘密通道。凯特海姆爵士会告诉我们的。我想知道的是，他们可能在找什么呢？"

"不可能是回忆录。"安东尼说道，"那个包太大了，一定是什么小的东西。"

"我希望乔治知道。"维吉尼亚说道，"不知道我能不能从他嘴里掏出来。我始终觉得这背后有个大阴谋。"

"你说屋里只有一个人，"安东尼问道，"但是也有可能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向窗子冲去的时候好像听到有人朝门口走去。"

"声音很轻，"维吉尼亚说道，"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而已。"

"很有可能，但是如果不是你的想象呢，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庄园里的人。现在我想知道——"

"你想知道什么？"维吉尼亚问道。

"海勒姆·菲什先生的干净利落。他听到楼下传来叫声的时候还能有时间把衣服全穿好。"

"嗯，这里是有问题。"维吉尼亚表示同意，"而且还有那个艾萨克斯坦，他一直都在睡觉。这也很可疑。这怎么可能呢？"

"还有那个鲍里斯，"比尔插话道，"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我指的是迈克尔的仆人。"

“切姆尼兹到处都是可疑的人。”维吉尼亚说道，“我敢说别人肯定也都在怀疑我们。我真希望巴特尔警监没去伦敦。顺便问一下，凯德先生，我好几次看见那个样子怪异的法国人在附近窥视庄园里面。”

“简直一锅粥了。”安东尼坦率地承认，“我离开这里去做调查，却发现自己犯了个大错误。你们瞧，我认为，整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看：那些人昨天晚上到底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没有。”

“假如他们没有？”维吉尼亚问道，“我相当肯定他们没有，事实也是这样。”

“如果这样，我相信他们还会再来的。他们知道，或者他们马上就会知道巴特尔去了伦敦。他们会抓住这个机会，今天晚上再来一次。”

“你真的这么想？”

“是个机会。现在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一个小组。埃弗斯利和我会小心地藏到会议室里——”

“那我呢？”维吉尼亚打断他的话，“甭想把我甩在外面。”

“听我说，维吉尼亚，”比尔说道，“这是男人的工作——”

“别犯傻了，比尔。我才不干呢。你有没有搞错。今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起监视。”

于是就这样定了下来，计划的具体步骤也一一制定下来。等大家都睡下后，三个人相继悄悄走了出来。他们都带着高功率手电，安东尼的大衣兜里还装了一支左轮枪。

安东尼已经说过他相信那些人还会再来查看的。不过，他没有想到那些人会从外面来。他确信维吉尼亚猜想前一天晚上有人借助黑暗从她身边走过是对的，于是当他站在一个老橡木柜的阴影里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门而不是窗子。维吉尼亚蜷缩在对面墙边立着的铁甲人的后面，比尔躲在窗边。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好像总也走不完似的。座钟敲响了一点，然后是半点，然后是两点，然后又是半点。安东尼觉得全身发麻，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慢慢觉得自己可能估计错了。今天晚上他们不会来了。

接着他突然浑身一震，集中全部注意力。他听到外边平台上传来了脚步声。又静了一会，然后窗玻璃上发出低低的划动的声音。突然又停住了，接着窗子打开了。一个人迈过窗棂钻进屋里。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向四周巡视了一遭，好像在听什么。又过了一会，好像对情况已经查清了，感到满意，他把拿在手里的手电打开，然后在房间里快速扫了一遍。显然他没发现什么异常。三个监视的人屏住了呼吸。

他又来到前一天晚上查看的镶木的墙前。

接着比尔突然觉得忍不住了，他要打喷嚏！昨天晚上在满是露水的园子里那阵狂跑让他受了寒，现在要打喷嚏了，而且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

他用尽了能够想到的所有偏方。他压自己的上嘴唇，使劲咽唾沫，把脑袋使劲向后仰看着天花板。最后一招，他抓住自己的鼻子使劲地捏。全都没有用。他打了出来。

一个几经压抑才打出来的微弱的喷嚏，但是在静得掉

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的屋里，就像一声惊雷。

陌生人马上转过身来，就在同时，安东尼行动起来。他打开手电，使尽全力向对方扑去。接着两个人在地板上滚打起来。

“开灯。”安东尼嚷道。

维吉尼亚正等在开关旁边。今天晚上灯一下子亮了起来。安东尼骑在对方身上，比尔弯下身来给他帮忙。

“现在，”安东尼说道，“让我们看看你是谁，我亲爱的朋友。”

他把俘虏翻转过来。原来是那个长着黑胡子的住在板球手旅馆里的陌生人。

“确实很好。”一个赞许的声音传来。

大家都吃惊地抬起眼来。巴特尔警监那庞大的身躯站在门口。

“我以为你在伦敦呢，巴特尔警监。”安东尼说道。

巴特尔的眼睛眨了一下。

“是吗？先生。”他说道，“嗯，我以为如果别人认为我不在这里是件好事。”

“的确是这样的。”安东尼表示同意，一边说一边看着趴在地上的对手。

让他奇怪的是对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可以起来吗，先生们？”他问道，“你们是三对一。”

安东尼爽快地把他拽了起来。陌生人掸掸自己的衣服，把领子整理好，目光锐利地看着巴特尔。

“请原谅。”他说道，“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是苏格兰场

的人?”

“没错。”巴特尔答道。

“那么我可以把我的凭证交给你。”他可怜巴巴地笑了笑,“我要是早一点交给你就更好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苏格兰场的侦探,同时,打开衣服的翻领让警监看了看钉在那儿的什么东西。

巴特尔惊呼了一声,他看完文件后身子稍稍欠了一下,把文件还了回去。

“我很遗憾你受了委屈,先生。”他说道,“不过你知道,这可是你自己的过失啊。”

注意到旁边人脸上惊讶的表情,他笑了笑。

“这位是我们已经等了很久的一位同行。”他介绍道,“勒穆瓦纳先生,是法国国家安全局派来的。”

第十九章 秘　史

他们都盯着法国侦探，而对方则报以微笑。

“噢，是的，”他说道，“千真万确。”

等了一会，大家都没说话，好像在努力消化眼前突如其来的变化似的。然后维吉尼亚转向巴特尔。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巴特尔警监。”

“您在想什么？雷维尔夫人。”

“我觉得你该给我们透露点信息了。”

“给你们透露？我不大明白，雷维尔夫人。”

“巴特尔警监，你很清楚。我敢说洛马克斯先生一定对你强调过要保密——乔治会的，但是现在最好告诉我们，这样比我们自己瞎闯要强得多，而且我们很有可能反而把事情搞砸。勒穆瓦纳先生，你同意我的话吗？”

“夫人，我完全同意。”

“对，纸总包不住火。”巴特尔说道，“我对洛马克斯先生这样说过。埃弗斯利先生是洛马克斯先生的秘书，他知道这些也没关系。至于凯德先生，不管他愿不愿意，都已经被拖进这个案子中来了，我想他有权知道他的处境。然而——”

巴特尔停了一下。

“我懂。”维吉尼亚说道，“女人最容易坏事！我总是听乔治这么说。”

勒穆瓦纳一直注视着维吉尼亚，现在他转向苏格兰场的侦探。

“我刚才听你是不是把这位女士称作雷维尔夫人？”

“那是我的名字。”维吉尼亚说道。

“您的丈夫在外交部门工作，是不是？黑措斯洛克国王和王后被刺死前，您和他都在那里，是不是？”

“是的。”

勒穆瓦纳又转过身来。

“我认为夫人有权知道这段历史。她也间接地牵连了进去，而且”——他的眼睛闪了一下——“在外交圈里夫人的谨慎是很有名的。”

“我很高兴自己有这样一个好名声，”维吉尼亚笑着说道，“而且我也很高兴自己不会被拒之门外。”

“来点点心怎么样？”安东尼说道，“咱们在哪儿开会？这儿？”

“如果你愿意的话，先生，”巴特尔说道，“我有一个想法，在天亮之前不要离开这个房间。你们听完之后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那我就去搞些点心。"安东尼说道。

比尔跟他一起走了出去,他们端回来一些盘子、杯子、吸管等必需品。

这个扩大了的小团体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安置在窗子旁的墙角,围坐在一张长条橡木桌旁。

"当然,请记住这里说的一切都要严格保密,"巴特尔说道,"千万不要泄露出去。我一直就觉着这事迟早要发生。像洛马克斯先生那类的人总想把一切都遮掩起来,冒的风险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这件事的由来要追溯到七年前。那时候到处都在搞称之为复兴建设的风潮——特别是在该地区。各种各样的人都集结在英国,而那个老人、斯泰尔普蒂奇伯爵,则在幕后操纵。巴尔干地区所有的国家都参与进来,那个时候英国有很多从各国来的王室成员。我不想涉及太多的细节,不过有些东西丢了——神秘地失窃了,令人难以相信,除非你承认两件事——第一,窃贼是王室成员;第二,他是一流的职业窃贼。勒穆瓦纳会告诉大家是怎么回事。"

法国人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开始讲了起来。

"你们在英国甚至可能没听说过我们著名的狂热的维克托国王。他的真名是什么,谁都不知道,但是他勇气超群,胆大无比,会说五门语言,还精通化装术。虽然据说他的父亲可能是英国人也可能是爱尔兰人,他自己却主要在巴黎活动。就在那儿,将近八年前,他连续进行了几次盗窃。以奥尼尔上尉的名义活动。"

维吉尼亚轻轻地惊叫了一声。勒穆瓦纳敏锐地看了她

一眼。

“我想我知道夫人为什么惊讶。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那时我们法国安全局怀疑奥尼尔上尉和维克托国王是一个人，但是我们得不到充分的证据。那时巴黎还有一个聪明的年轻女演员，叫安吉尔·莫里，是弗利斯·贝格尔剧团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怀疑她和维克托国王的行动有关，但我们还是缺少足够的证据。

“大约在那个时候，巴黎正为黑措斯洛克年轻的尼古拉斯四世的来访做准备。法国安全局接到了特殊的指令，采取一切措施保证陛下的安全。特别是我们要监控一个叫做红手党的革命组织的活动。现在相当肯定，红手党找到了安吉尔·莫里并给她一大笔钱，让她给他们帮忙。她的任务是迷住年轻的国王，然后把他诱骗到一个事先选好的地方。安吉尔·莫里接受了佣金答应帮忙。

“但是这个年轻的女士比她的雇主想象的更聪明也更有野心，她成功地迷住了国王。国王对她爱得要死，还给了她大把的珠宝。然后她开始有了新的想法——不是当国王的情妇，而是王后！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她达到了目的。她被以罗曼诺夫家族的旁支，瓦拉加·波波夫斯基女公爵的身份介绍给黑措斯洛克人民，最后成了黑措斯洛克的瓦拉加王后。对一个小有名气的巴黎女演员来说，干得不坏！我一直听说她做得挺不错。但是她的胜利没能持久。红手党的同志对她的背叛大感气愤，好几次试图了结她的性命。最后他们鼓动全国人民起来革命，声势浩大，结果国王和王后双双毙命。他们的尸体被残酷地大卸八块，发现的时

候都认不出来了，证明大众对出身贫贱的外来王后的愤怒。

“这样，在整个过程中瓦拉加王后看起来一直在和她的同伙维克托国王保持着联系。这个大胆的计划有可能从头至尾都是他的主意。我们知道的是她在王宫里还一直用一种密码和他通信。为了安全起见，信是用英文写的，签的是当时在大使馆里的一位英国女士的名字。如果有人查起来，而被查问的女士否认是她的签名，很有可能没人相信她，因为这些信是一个心虚的女人写给她的情人的。她用的是您的名字，雷维尔夫人。”

“我懂了。”维吉尼亚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原来是这么回事！怨不得我一直都搞不明白。”

“行为太卑鄙了。”比尔气愤地叫道。

“信是写给奥尼尔上尉的，地址是他在巴黎的住处。信的主要目的在后来发生了蹊跷的事情后变得很明白了。国王和王后被刺后，王室的很多珠宝都流落到了民间，辗转卖到了巴黎。不过人们发现这些珠宝当中十有八九已经被替换成赝品——这里提醒大家一句，黑措斯洛克王室收藏的宝石中有一些是非常著名的。因此安吉尔·莫里即使在当王后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她以前的勾当。

“你们现在就知道我们讲到哪里了。尼古拉斯四世和瓦拉加王后到了英国，成为当时外交大臣——已故凯特海姆侯爵——的客人。黑措斯洛克是个小国，但也不容忽视。瓦拉加王后受到了热情接待。就在那些人中有一个王室成员同时是一个盗窃专家。而且毫无疑问那个——呃——制作精良、除了专家一般人无法识别的替代品，一定出自维克托

国王之手，实际上整个计划，如此地大胆、周密，也只有他才想得出来。”

“出什么事了？”维吉尼亚问道。

“都给遮掩起来了。”巴特尔警监简洁地说道，“直到今天都没有公开提到这件事。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以保证这件事不被泄露出去——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出来。我们用了一些独有的方法，有些会让你大吃一惊。那些珠宝没有被黑措斯洛克王后带出英国——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不，她把珠宝藏在了什么地方——但我们一直也没找到这个地方。不过我一点都不奇怪，”——巴特尔警监慢慢向周围扫视了一遍——“如果不是藏在这间屋里的话。”

安东尼霍地站了起来。

“什么？这么多年以后？”他难以置信地叫道，“不可能。”

“你对具体情况不了解，先生。”法国人快速说道，“就在两星期后，黑措斯洛克就爆发了革命，然后国王和王后就被害了。同时，奥尼尔上尉在巴黎被逮了起来，以一个小小的罪名判了刑。我们原本希望在他的住处找到那些秘信，但是看来信已经被黑措斯洛克的中间人给偷走了。那个人正好在革命之前出现在黑措斯洛克，然后就彻底消失了。”

“他也许出国了，”安东尼寻思着说道，“也可能去非洲了。可以打赌，他一直拿着那些信。对他来讲，这就像金矿一样重要。不知道后来事情是怎么发展的。那儿的人可能管他叫荷兰人佩德罗或是别的类似的名字。”

他发现巴特尔警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就笑了笑。

“我并没长什么千里眼，巴特尔。”他说道，“虽然听起来

挺神的。我马上就告诉你。”

“还有一件事你没解释，”维吉尼亚说道，“这怎么和回忆录联系起来了呢？二者一定有联系的，是不是？”

“夫人脑筋很快，”勒穆瓦纳赞许地说道，“是的，是有联系。斯泰尔普蒂奇伯爵那个时候也在切姆尼兹。”

“所以他有可能知道？”

“没错。”

“而且，当然，”巴特尔说道，“他在他那宝贵的回忆录中突然说出什么来，秘密可能就保不住了，尤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安东尼点了支烟。

“回忆录中就没有可能谈及有关珠宝所在的线索？”他问道。

“可能性很小。”巴特尔非常肯定地说道，“他从来就没和王后打过什么交道——他对他们的婚事深恶痛绝。她不可能让他知道自己的秘密。”

“我不是这个意思。”安东尼说道，“不过据大家所说，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老家伙。也许背着王后，他发现了她的藏宝地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认为他会怎样做呢？”

“守口如瓶。”巴特尔想了一会说道。

“我同意。”法国人说道，“局面很混乱，你瞧，匿名把宝石送回去困难很大。而且，知道这个秘密会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他很喜欢权力，那个奇怪的老人。这样他不仅可以把王后玩弄于掌上，而且在任何时候他都有谈判的王牌。这还不是他掌握的惟一秘密——哦，不！——他收集秘密就像

别人收集稀罕的瓷器一样。据说在他死之前，他曾经向别人吹嘘，如果他愿意的话，他随便说出一两件来就够人们受的。而且至少有一次，他宣布他有意在回忆录中透露一些惊人的秘密。因此——"法国人干巴巴地笑了笑，"——人们都要得到这本回忆录。我们的秘密警察曾经想把它搞到手，但是公爵预先做了准备，在死前把它转交给了别人。"

"尽管这样，也还是没有理由相信他知道这个特别的秘密。"巴特尔说道。

"请原谅，"安东尼静静地说道，"但他自己说过。"

"什么？"

两个侦探都睁大眼睛看着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麦格拉思先生把手稿交给我让我给带到英国来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一次他遇到斯泰尔普蒂奇伯爵的情况。那次是在巴黎。他还冒了相当大的风险。麦格拉思先生把公爵从一群坏蛋的手中救了出来。他有些，我是这么理解的——开句玩笑——得意忘形？在那种情况下，他说了两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一句是说他知道科－依－诺尔钻石在什么地方——我的朋友对这句话几乎没怎么注意。他还说追他的那群人是维克托国王的人。把两句话放在一起，意义不是很重大吗？"

"天呀，"巴特尔警监脱口而出说道，"我得说的确是这样。甚至迈克尔王子的被杀都有了不同的含义。"

"维克托国王还从来没杀过人。"法国人提醒他道。

"假设他寻找珠宝的时候受了惊吓呢？"

“那么他在不在英国呢？”安东尼突然问道，“你说他几个月前被释放了。你们没跟踪他吗？”

法国侦探的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

“我们试图这样做，先生。可他是个精灵，那个人。他立刻就来了个金蝉脱壳——立刻。当然，我们以为他会直接到英国来。不过没有，他去了——你猜什么地方？”

“哪儿？”安东尼问道。他紧紧盯住法国人，手指不经意地玩弄着一个火柴盒。

“去了美国，去了合众国。”

“什么？”

安东尼的声调里露出明显的吃惊。

“是的。你知道他管自己叫什么吗？他在那边扮演了什么角色？黑措斯洛克的尼古拉斯王子。”

火柴盒从安东尼的手里掉了下来，就连巴特尔也是同样地吃惊。

“不可能。”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你们从今天早上的新闻中也会知道的。这简直是瞒天过海。你们知道，有谣言说尼古拉斯王子在几年前的政变中死掉了。我们的朋友，维克托国王，抓住了这个机会——这种死亡的消息是很难证实的。他使尼古拉斯王子重新现世，然后以他的身份成功地从美国人那里骗走了一大笔钱——全部以石油特许权为诱饵。不过出于意外，他被揭露了身份，不得不赶紧离开了美国。这回他倒是直接来了英国。我也就是为此而来。迟早他会到切姆尼兹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他还没到这里！”

"你认为——"

"我认为迈克尔王子死的那个晚上他在这里,昨天他也来了。"

"是又一次尝试,呃?"巴特尔说道。

"是另一次尝试。"

"我一直都在担心,"巴特尔继续说道,"勒穆瓦纳到底怎么样了。我早就被告知他已经上路到这里来跟我配合工作,怎么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还没来。"

"我真是很抱歉。"勒穆瓦纳说道,"你瞧,我是发生谋杀案第二天的早上到的。我马上就想到如果我能从一个非官方的角度进行调查,而不是作为你的同事做正式调查可能情况会更好。我想这样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当然,我也意识到了那样我会受到怀疑的,但是这也更加强了我的信心,希望这样我所查找的对象就不会特别提防我。你可以放心的是,最近两天我的确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可是你瞧,"比尔说道,"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恐怕,"勒穆瓦纳说道,"我让你好好练了一把。"

"那么我追的是你了?"

"好吧,我就说说。我到这里后经过调查相信秘密和这间屋子有关,因为迈克尔王子就是在这里被害的。我站在外边的平台上,突然发现屋子里有人走动,还有手电光晃来晃去。我试了试中间那扇窗子,发现没插着。到底那个人是从这里进去的还是留下来作为紧急情况下的退路,我不知道。我小心翼翼地推开窗子钻进屋里,一步步摸索着走到一个便于观察又不容易被发现的角落。我看不清那个男人。当

然，他背对着我，这样借着手电光我只能看到他的轮廓。可是他的动作很让我吃惊，他一个接一个把那两个铁甲人的盔甲卸了开来，一块一块地检查。当他确信他要找的不在里边后，就开始敲打那幅画下面的墙板。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接着你们就进来了——”他边说边向比尔努了一下嘴。

“我们计划周密的冒险行动却帮了倒忙。”维吉尼亚后悔地说。

“在一定意义上，夫人，是的。那个人马上关掉手电，而我，那时还不想暴露身份，就向窗口冲去。在黑暗中我和另外两个人撞到了一起，一下子就摔在地上。我跳起来从窗子钻了出去。埃弗斯利先生把我当成了他的攻击者，一直追了下去。”

“是我先去追你的，”维吉尼亚说道，“比尔是第二个。”

“而那个家伙倒挺聪明，静静地站在原地，然后从门口偷偷溜了出去。我不知道他怎么没遇到后来赶去的那些人。”

“这不难解释。”勒穆瓦纳说道，“他可以成为走在别人前面的救助者，非常简单。”

“你真的认为那个阿森·鲁平式的人物是庄园里的人？”比尔问道，眼睛闪闪发光。

“为什么不呢？”勒穆瓦纳说道，“他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仆人来去自如。就我们所知道的，他可能是鲍里斯·安乔科夫，已故迈克尔王子深信的仆人。”

“对，那个怪模怪样的家伙。”比尔表示同意。

不过安东尼只是笑了笑。

"这个词用在你身上就太不合适了，勒穆瓦纳。"他轻轻说道。

法国人也笑了笑。

"现在你雇他当你的随从了，是不是，凯德先生？"巴特尔警监问道。

"巴特尔，我全招。你什么都知道。不过确切地说，是他挑上了我，不是我雇他。"

"怎么会这样呢，凯德先生？"

"我不知道。"安东尼随便说道，"也许是口味怪，不过也许他喜欢我的样子。要不他以为是我杀了他的主人，希望找一个有利的位置来向我复仇。"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打开窗帘。"天亮了。"他说道，微微伸了个懒腰，"现在不会再有什么让人兴奋的了。"

勒穆瓦纳也站了起来。"我得离开你们了。"他说道，"也许今天下午我们该再碰一次面。"

他优雅地向维吉尼亚鞠了个躬，从窗子钻了出去。

"上床，"维吉尼亚打着哈欠说道，"兴奋了一宿。来吧，比尔，像个小乖乖似地上床睡觉吧。恐怕吃不上早饭了。"

安东尼站在窗口看着勒穆瓦纳渐渐消失的身影。

"你想得到吗？"巴特尔在他身后说道，"据说他是法国最聪明的侦探。"

"我不知道会不会想到，"安东尼寻思着说道，"我倒以为我会的。"

"嗯，"巴特尔说道，"今天晚上的节目到此为止，这点他

是对的。顺便问一句，你还记得我对你说的那个在斯泰恩斯附近被杀的人吗？”

“记得，怎么了？”

“没什么，他的身份被查明了，仅此而已。他好像叫吉塞普·马纳利，是伦敦布里茨饭店的服务员。挺奇怪，是不是？”

第二十章　巴特尔和安东尼摊牌

安东尼什么都没说，继续向窗外望着。巴特尔警监盯着他一动不动的后背看了一阵。

“好吧，晚安，先生。”他最后说道，同时向门口走去。

安东尼突然转过身来。

“等一下，巴特尔。”

警监顺从地停住脚。安东尼离开窗口，从盒里拿出一支烟点上。接着，吸了两口说道：

“看来你对斯泰恩斯那件事很感兴趣？”

“倒还没到那份上，先生，只不过觉得奇怪而已。”

“你认为他是在被发现的地方被杀的，还是先在别的什么地方被杀，然后才运到那个地方的？”

“我认为他是在别的地方被杀的，然后被人用汽车运到那儿的。”

"我也这么觉得。"安东尼说道。

他语调中那种特别的强调使得侦探猛地抬起头来。

"你有什么想法吗，先生？你知道是什么人把他运到那儿的吗？"

"知道。"安东尼说道，"我干的。"

看到对方没有对此感到丝毫意外，他多少有点气恼。

"我必须说你很会装模作样，巴特尔。"他带刺地说道。

"'绝对不要把情绪表现出来。'这是我曾经学过的一条准则，我从中受益非浅。"

"你简直用到了家，真的。"安东尼说道，"我从来没见过你改颜变色。好吧，你想知道整个故事吗？"

"如果你愿意，凯德先生。"

安东尼拽过两把椅子，两个人坐了下来，于是安东尼把自己在上星期四夜里的经历叙述了一遍。

巴特尔静静地听着，安东尼讲完后，他的眼睛深处闪动了一下。

"你知道，先生，"他说道，"你最近会有麻烦的。"

"那么，这一次我还是不会被拘禁起来？"

"我们总是等到秋后算账。"巴特尔警监说道。

"说得很巧妙。"安东尼说道，"没有过分地强调这个谚语的后半部分。"

"我搞不懂的是，先生，"巴特尔说道，"你为什么选现在这个时间告诉我？"

"这可不容易解释。"安东尼说道，"你瞧，巴特尔，我开始欣赏你的能力了。关键时刻你总能在场。比如今天晚上。

而且我觉得如果不把我知道的告诉你，有可能使你的风格受到局限。你有权知道所有事实。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把事情搞得够糟了。在今天晚上之前，因为雷维尔夫人的缘故我不能说。但是现在已经确凿地证明那些信和她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认为她有什么牵连就太站不住脚了。也许最开始的时候我给她出的主意不太好，不过我觉得，她说因为一时的怪念头付那个人钱并搞到那些信还是可以接受的。”

“在陪审团面前有可能。”巴特尔表示同意，“陪审团从来都没什么想象力。”

“不过你肯定能接受吗？”安东尼说道，好奇地看着他。

“嗯，你瞧，凯德先生，我的工作主要是面对那些人，我的意思是那些我们称之为高等人的人。你瞧，大多数人总是会顾忌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是流浪汉和贵族不——他们脑袋瓜一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考虑别人会怎么想。我指的并不仅仅是闲极无聊的富人，那些总是搞大型聚会的人等等。我指的是那些与生俱来、世代相传的惟我独尊的人。我一直认为这些上等人都是一样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而且有的时候还特别的愚蠢。”

“你的话很有趣，巴特尔。你最近是不是也要写回忆录了。我想一定值得读一读。”

侦探对他的建议笑了笑，未置可否。

“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安东尼问道，“你想过把我和斯泰恩斯事件联系起来吗？从你的态度来看，你想过了。”

“没错，我曾经想过，但是很不确定。你伪装得确实不

错，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凯德先生。你无忧无虑的样子一点都没有过火。”

“我很高兴你这样说。”安东尼说道，“我有一种感觉，自从我遇到你之后，你就不断地给我设置各种各样的陷阱。总的来说，我应付得还算可以，没掉进去，不过可总是揪着心。”

巴特尔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我们就是这样逮坏蛋的，先生。不停地赶他，来来去去，进进退退，迟早他的神经会受不了的，最后他就落在你手里了。”

“你可真行，巴特尔。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把我搞定？”

“秋后算账，先生。”警监又端出了他的谚语，“秋后算账。”

“而在此同时，”安东尼说道，“我还是业余助手？”

“还是，凯德先生。”

“我是华生，你就是福尔摩斯了，是不是？”

“侦探小说全都是骗人的玩意，”巴特尔淡淡说道，“不过人们爱看。”他接着又补充道：“有的时候还是有点用的。”

“什么时候？”安东尼好奇地问道。

“人们看了这些小说之后，就会认为警察都是饭桶。这样有人初次犯罪的话，比如谋杀之类的话，就会给我们留下足够的线索，这不是很有用吗？”

安东尼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巴特尔坐在那里不动，时不时地眨眨眼，宽大扁平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过了一会儿他

站了起来。

“现在再上床也没什么必要了。”他说道，“等爵士一起床，我就跟他谈一谈。现在任何人想离开庄园都可以，同时，如果他能非正式地邀请客人继续留下来，我将非常感谢。如果你愿意的话，先生，你可以接受邀请，另外雷维尔夫人也留下来。”

“你找到左轮枪了吗？”安东尼忽然问道。

“你指的是杀死迈克尔王子的那支枪吗？还没找到，不过肯定还在楼里面或者埋在地下。我会吸取你的经验，凯德先生，找几个孩子爬树看看鸟巢里有没有。如果我能找到左轮枪，我们可能会前进一小步。另外那些信，你说有一封信是从切姆尼兹写的？这样那封信就是最后一封，用密码写的藏宝地点就在那封信中。”

“你对吉赛普的被杀有什么看法？”安东尼问道。

“应该说他是个一般的小偷，他被维克托国王或者是红手党的人收买并加以利用。当然如果维克托国王和红手党是站在一条战壕里，我一点也不奇怪。红手党有足够的钱和力量，不过他们缺少有头脑的人。吉赛普的任务是偷取回忆录——他们不可能知道那些信也在你的手里——顺便提一句，你居然拿着两样东西，简直是巧得不能再巧了。”

“我知道，”安东尼说道，“是挺难得的。”

“吉赛普没偷到回忆录却搞到了信，一开始可能很懊恼，然后看到了从报上剪下来的照片就开始有了聪明的主意——利用信来敲诈维吉尼亚，给自己捞一笔钱。当然，他不了解信的真正重要性。红手党发现了他的企图，认为他故

意要吃两家，就要了他的命。他们对于处死叛逆者一向是心狠手辣的，好像杀人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满足感。我有点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在枪柄上要刻上‘维吉尼亚’的名字。这种计谋恐怕红手党是很难想出来的。一般来说，他们干完之后喜欢把他们那红手的标志留下来——这样对于那些不坚定分子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不，我觉得维克托国王好像在这里介入了进来。但是我还不清楚他的动机。看起来好像是故意要让雷维尔夫人背上谋杀的罪名。表面上，看不出这么做有什么必要。”

“我倒有一些想法，”安东尼说道，“但是半截就断了。”

他告诉巴特尔，维吉尼亚辨认出了迈克尔，巴特尔点点头。

“噢，是的，他的身份没问题。顺便说一下，那个老男爵很是看重你。他提起你的时候语气很热情。”

“那可太感谢他了，”安东尼说道，“特别是我还警告过他，无论如何我要在下星期三之前把丢掉的回忆录找回来。”

“那你得费点力了。”巴特尔说道。

“哦？你这么认为？我认为维克托国王得到了那些信。”

巴特尔点点头。

“那天在蓬特街从吉赛普身上搜去的。做得还挺像样的。是的，他们已经得到了信，已经解开了密码，他们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找。”

两个人这时正要从房间里出去。

“在这儿？”安东尼问道，把头向后摆了摆。

"没错,就是在这儿。不过他们还没找到猎物,要想找到他们得冒点风险了。"

"我想,"安东尼说道,"你那个精明的脑袋里已经琢磨出主意了?"

巴特尔没吭声。他显得特别迟钝,然后,他慢吞吞地眨眨眼。

"需要我帮忙吗?"安东尼问道。

"需要,另外我还需要别人帮忙。"

"还需要谁?"

"雷维尔夫人。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凯德先生,她是个极富特色的女人。"

"我已经注意到了。"安东尼说道。

他看了看手表。

"我同意你的说法,巴特尔,不用再睡了。洗个澡然后美美地吃一顿早点才是当务之急。"

他轻松地跑回楼上的卧室,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脱掉睡衣,拿起件袍子和洗澡巾。

然后他突然呆呆地定在梳妆台前,死死盯着端端正正放在镜子前的东西上。

好一阵子,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东西拿起来,仔细端详着。是的,千真万确。

这是那些签着维吉尼亚·雷维尔的名字的信。捆得好好的,一封都没少。

安东尼跌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信。

"我的脑袋一定是裂开了。"他自言自语道,"我对楼里

发生的事情一点都摸不着头脑。怎么这些信又像变戏法般地冒了出来?是谁把信放到我的梳妆台上的呢?为什么呢?”

而所有这些问题他都找不到答案。

第二十一章　艾萨克斯坦先生的手提箱

那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凯特海姆爵士和他的女儿一起吃着早点。邦德尔显得有些魂不守舍似的。

“爸爸。”最后她说道。

凯特海姆爵士正认真读着《时代》，没回答。

“爸爸。”邦德尔提高了声音又叫了一声。

凯特海姆爵士正兴致勃勃地读到即将到来的珍版书大贱卖，这回兴头被打断了，他心不在焉地抬起头来。

“呃？”他说道，“你在说话吗？”

“对，是谁已经吃完早点了？”

她边说边朝一个位子努努嘴，显然那个位子的主人已经吃完走了。其他的人都等着答案。

“噢，他叫什么来着？”

“胖艾克？”

邦德尔和父亲之间有充分的默契能够了解对方说的别人无法理解的话。

“就是他。”

“今天早饭前你是不是跟侦探说话来着？”

凯特海姆爵士叹口气。

“是的，他在大厅里抓住我。我一直认为早饭前的时间应该是神圣的。看来我真得去趟国外。我的神经太紧张了——”

邦德尔不经意地打断他的话。

“他说了什么？”

“他说任何人愿意走都可以离开。”

“嗯，”邦德尔说道，“那很好啊。你不是一直都盼望着这一天吗？”

“我知道，但是他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说希望我能邀请每个人继续留下来。”

“我不懂。”邦德尔说道，鼻子皱了起来。

“又自相矛盾又令人困惑。”凯特海姆爵士抱怨道，“还是在早饭前！”

“你怎么说的？”

“哦，我当然同意了。和这些人有什么好争的，尤其在早饭前。”凯特海姆爵士继续说道，又绕回到他那剪不断的烦恼中。

“你都邀请过谁了？”

“凯德，他今天起得非常早。他答应留下来。这我倒不介意。我老是看不透他。不过我喜欢他——非常喜欢他。”

"维吉尼亚也喜欢他。"邦德尔一边用叉子在桌子上画着什么一边说道。

"呃?"

"而且我也喜欢。不过这又能怎么样呢?"

"我还跟艾萨克斯坦说了。"凯特海姆爵士继续说道。

"怎么样?"

"不过多亏他有要事必须回城里去。顺便说一下,别忘了给他订好十点五十分的车。"

"没问题。"

"现在如果我也能摆脱掉菲什的话——"凯特海姆爵士说道,他的兴致高了起来。

"我以为你喜欢跟他谈你那些长了毛的老书呢!"

"我是喜欢。是喜欢,或者说我以前喜欢。但是光我一个人不停地说就越来越没意思了。菲什很感兴趣,可是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

"这总比一直听别人说要好得多吧,"邦德尔说道,"比如要是和乔治·洛马克斯在一起……"

凯特海姆爵士想起来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乔治在讲台上的时候总是滔滔不绝。"邦德尔说道,"我自己还为他鼓过掌呢,虽然我一直都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而且不管怎么说,我是个社会主义者——"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凯特海姆爵士赶紧说道。

"别着急,"邦德尔说道,"我不会把政治搬到家里来。只有乔治才爱这么做——总是在家里大谈政治。应该在国会立法禁止在家里谈政治。"

“的确应该。”凯特海姆爵士说道。

“维吉尼亚呢?”邦德尔问道,“你会继续邀请她留下来吗?”

“巴特尔说的是所有的人。”

“他说得倒挺坚决!你向她提出让她当我的后妈了吗?”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答应,”凯特海姆爵士悲哀地说道,“虽然她昨天晚上确实管我叫了声亲爱的。不过她们这种见面熟的小女人才不把这当回事呢。她们什么都能说出来,可并不意味什么。”

“是的,”邦德尔赞同地说道,“如果她咬你或者用靴子踹你,可能要更有希望些。”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对爱情的观点越来越不像话了。”凯特海姆爵士哀伤地说道。

“全是看锡克人看的。”邦德尔说道,“沙漠里的爱情,抱着她狂舞,等等。”

“锡克人是什么?”凯特海姆爵士单纯地问道,“是首诗吗?”

邦德尔用怜悯的眼光看着父亲,然后站起身来在他的额头吻了一下。

“亲爱的老爸。”她叫了一声接着就轻松地走出门去。

凯特海姆爵士又接着看起报纸来。

当海勒姆·菲什先生突然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吓了一跳。菲什又是悄无声息地进来的。

“早上好。凯特海姆爵士。”

“哦,早上好,”凯特海姆爵士答道,“早上好,今天天气

不错。”

“天气不错。”菲什先生说道。

他倒了点咖啡，又到食物那边取了一块干面包。

“我有没有搞错，是不是禁令解除了？”过了一会他问道，“我们都可以离开了吗？”

“是——呃——是的。”凯特海姆爵士说道，“实际上，我希望，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很高兴的”——他言不由衷地继续说道——“会非常高兴，如果你愿意继续呆一段时间的话。”

“怎么，凯特海姆爵士——”

“这次来访很糟糕，我知道，”凯特海姆爵士赶紧说道，“太糟了，你想赶快离开一点都不奇怪。”

“您想错了，凯特海姆爵士。的确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不过这里的生活，比起住在高大的楼房里，对我更有吸引力。我很喜欢研究这种生活，在美国根本看不到这些。我非常高兴接受您善意的邀请继续住一段时间。”

“啊，太好了。”凯特海姆爵士说道，“就这样。非常高兴，我亲爱的朋友，非常高兴。”

凯特海姆爵士打起精神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然后嘟哝着说还得去见执行官就逃出了房间。

在大厅里，他看见维吉尼亚刚好从楼梯上下来。

“我是不是该带你去吃早饭？”凯特海姆爵士温柔地说道。

“我在床上吃过了，谢谢你。今天早上我困得要死。”

她伸了个懒腰。

“也许昨天晚上没睡好？”

“还不能说没睡好，换个角度说的话，昨天晚上还相当不错呢。哦，凯特海姆爵士。”——她把手伸到他的胳膊下面握了一下——“我觉得很高兴。你邀请我来真是太好了。”

“那么你会再住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巴特尔已经解除了——禁令，但是我特别希望你能多住一段时间。邦德尔也是。”

“我当然会留下来的。谢谢你的好意。”

“啊！”凯特海姆爵士惊喜地叫道。

接着他又叹了口气。

“你有什么隐忧？”维吉尼亚问道，“有人咬你了吗？”

“就是这个。”凯特海姆爵士嘟囔着悲伤地说道。

维吉尼亚显得有点迷惑不解。

“你从来都没想过要用靴子踹我吗？不，我能看出来你没想过，哦，唉，不会有结果的。”

凯特海姆爵士悲伤地走了开去，维吉尼亚从一个侧门走进花园。

她站了一会，贪婪地呼吸着十月的新鲜空气；这个时节的空气对略显疲惫的她尤其像是兴奋剂一样。

当她发现巴特尔警监就站在自己旁边的时候，不由得吃了一惊。这个人好像有一种超常的能力，总能突然出现在某个地方，让人猝不及防。

“早上好，雷维尔夫人。我希望您没有累着。”

维吉尼亚摇摇头。

"昨天晚上太兴奋了。"她说道,"少睡点也很值。惟一的遗憾是今天比较起来好像太无趣了。"

"那棵柏树下的阴凉不错。"警监说道,"我要不要给你搬一把椅子过去?"

"如果你认为我最好过去坐的话。"维吉尼亚严肃地说道。

"你理解得很快,雷维尔夫人。是的,的确,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他搬了一把长柳条椅沿着草坪走了过去,维吉尼亚夹着个垫子跟着。

"非常危险,那个平台。"侦探说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要进行私人谈话的话。"

"我又兴奋起来了,巴特尔警监。"

"哦,没什么重要的。"他拿出一个大怀表扫了一眼,"十点半。十分钟后我要去维沃恩修道院向洛马克斯先生汇报。时间足够,我只想看看你能不能给我多讲一些有关凯德先生的事。"

"关于凯德先生?"

维吉尼亚有些吃惊。

"是的,你第一次遇到他是在什么地方,以及你认识他多长时间了等等。"

巴特尔的态度显得十足的轻松亲切。他甚至避免直接看她,而正因他这样做使得她隐隐地觉得有些不自在。

"说起来可比你想象的困难得多,"她想了一会开口道,"有一次他给我帮了一个大忙——"

巴特尔打断她的话。

“在你继续说下去之前，雷维尔大人，我想告诉你，昨天晚上，你和埃弗斯利先生离开后，凯德先生把信的事和在你家里被杀的那个男人的事都对我说了。”

“他说了？”维吉尼亚惊得咽了口唾沫。

“是的，而且非常明智。使我们减少了很多误会。只有一件事他没有告诉我——他和你认识多长时间了。现在我倒是能推断出来。你应该告诉我，我想的是不是正确。我认为他来到你在蓬特街的住所的那天，你是第一次见到他。啊！我看出我猜对了：是这样的。”

维吉尼亚没吭声，她第一次觉得眼前这个目光迟钝、面无表情的人有些可怕。她开始明白为什么安东尼对她说，什么都逃不过巴特尔警监的眼睛。

“他有没有对你讲起他的身世？”侦探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他去南非之前，在加拿大？或者在此之前，在苏丹？或者关于他的少年时代？”维吉尼亚只是摇摇头。

“可我敢打赌他肯定有好多值得讲的。你不会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敢于冒险、经历奇特的人。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给你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如果你想了解他以前的生活，为什么不跟他那个朋友麦格拉思先生联系呢？”维吉尼亚问道。

“哦，我们联系过了。但是他好像去了别的什么地方。而且，凯德先生在布拉瓦约呆过这一点没什么疑问。可是我想知道他在去南非之前都做了些什么。他在城堡干的那份工作只干了大约一个月。”他又一次拿出表来看了看，说道：

"我必须走了，车等着我呢。"

维吉尼亚看着他向楼里走去，却没挪动地方。她希望安东尼会出来和她在一起。不过却来了比尔·埃弗斯利，他夸张地打了个哈欠。

"谢天谢地，我终于有机会和你谈一谈了，维吉尼亚。"他抱怨道。

"好吧，跟我说些温柔话吧，亲爱的比尔，不然我可要大哭一场了。"

"有人欺负你了吗？"

"倒不是欺负我，是把我搅得心烦意乱了。我觉得好像有头大象踩在我的身上似的。"

"是不是巴特尔？"

"是的，是巴特尔。他真是个可怕的人。"

"嗯，别管什么巴特尔不巴特尔的了。我说，维吉尼亚，我真的爱你爱到极点了——"

"今天上午可别，比尔，我太虚弱了。无论如何，我一直对你说好人不会在午饭前求婚的。"

"天哪，"比尔说道，"我可以在早饭前向你求婚。"

维吉尼亚颤抖了一下。

"比尔，聪明点、理智点。我要听你的建议。"

"如果你能马上答应我，说你愿意嫁给我，你就会觉得好多了，我肯定。高兴一些，你知道，定下心来。"

"听我说，比尔。向我求婚是你的固执的念头。所有的男人都是在觉得乏味而且无话可说的时候才求婚呢。想想我的年龄，还有我是个寡妇。去爱一个纯洁的少女吧。"

“我亲爱的维吉尼亚——哦，完了！那个法国笨蛋又来了。”

来人的确是勒穆瓦纳，黑黑的胡子，像以前一样风度翩翩。

“早上好，夫人。您没累坏吧，我相信？”

“一点都没有。”

“太好了。早上好，埃弗斯利先生。”

“我们三个人一起散散步怎么样？”法国人提议道。

“你认为呢？比尔？”维吉尼亚说道。

“噢，好吧。”她身边的年轻人不情愿地说道。

他从草地上站了起来，三个人开始慢慢走了起来。维吉尼亚走在两个男人之间。她马上觉察到法国人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一种奇怪的兴奋，虽然她不知道是由什么引起的。

很快她凭借自己的经验使对方放松下来，向他问问题，听他回答，慢慢地摸清他的底细。眼下他正给他们讲著名的维克托国王的轶事。他讲得挺好，虽然讲到侦探部门屡次被耍的时候露出一丝怨恨。

但是在此过程中，勒穆瓦纳尽管讲得有声有色，维吉尼亚能够觉察到他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且她判断在故事的掩盖下，勒穆瓦纳正带着他们沿着自己特意设计的路线走。他故意把他们带到了某个方位。

突然他停了下来向四周看了看。他们刚好站在这条把园子横断开来的路上，再往前绕过一个树丛就是一个急转弯。勒穆瓦纳正盯着一辆从庄园方向朝他们开过来的汽车。

维吉尼亚也朝那边望过去。

"是辆行李车，"她说道，"把艾萨克斯坦的行李和他的随从送到车站去。"

"是这样吗？"勒穆瓦纳扫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开口说道，"实在抱歉，我本来没想在这里呆这么长时间——有你们这么好的伙伴。你们认为我有没有可能搭便车去村子里？"

他走到路上挥挥手臂。行李车停了下来，勒穆瓦纳向车里解释了几句，就钻进了后边的车厢。他朝维吉尼亚礼貌地扬了扬帽子，车就开走了。

另两个人满脸迷惑地站在那里看着行李车渐渐消失。就在车急转而去的时候，一个手提箱甩了出来，车却一路开去。

"快来，"维吉尼亚对比尔说道，"要有好戏看了。有个手提箱是给甩出来的。"

"没人注意到。"比尔说道。

他们沿着车道向掉下来的手提箱跑去。他们刚好跑到那儿，勒穆瓦纳从弯道的另一侧跑了过来，浑身汗津津的。

"我必须下来。"他解释道，"我发现有东西掉下来了。"

"这个？"比尔指着手提箱问道。

这是个漂亮的猪皮箱子，上面刻着 H.I. 两个字母。

"多可惜呀！"勒穆瓦纳轻轻说道，"一定是甩出来的。我们是不是该把它从路上捡起来？"

没等回答，他把手提箱捡了起来，搬到路边的树丛旁。他弯下身把箱子翻过来，手中什么一闪，跟着锁就滑开了。

他开口说话，不过他的声音全然不同，很快且带着命令的腔调。

“车马上就会开过来的。”他说道，“能看见吗？”

维吉尼亚向后朝着庄园的方向看了看。

“看不见。”

“好。”

他用灵巧的手指把手提箱中的东西一样样扔了出来。金盖瓶子，真丝睡衣，几双袜子。突然他整个身子僵住了。他拿起一团用真丝内衣包着的什么东西，并快速地解了开来。

比尔轻声惊叫了一声。在布团里面是一把沉甸甸的左轮枪。

“我听到车喇叭声了。”维吉尼亚说道。

勒穆瓦纳以闪电般的速度把手提箱装好，用自己的手帕把左轮枪包好放入兜中。他啪的一声把箱子锁上，然后迅速转向比尔。

“拿好。夫人会和你在一起。把车叫住，跟他们解释说是从行李车上掉下来的。别提我。”

艾萨克斯坦坐着的宽大的兰开斯特轿车拐过弯来的时候，比尔快速站到车道上。司机把车慢了下来，比尔向他挥了挥手提箱。

“从行李车上掉下来的。”他解释道，“我们正好看见了。”

他向车里望了一眼，看见金融家正盯着他，一脸的惊奇，接着车就开走了。

他们回到勒穆瓦纳身边。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左轮枪，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欢喜。

“踏破铁鞋无觅处，”他说道，“得来全不费工夫。”

第二十二章 红色信号

巴特尔警监正站在维沃恩修道院的图书馆里。

乔治·洛马克斯坐在一张满是文件的桌子后奇怪地皱着眉头。

巴特尔警监已经开始做他的简短的事务性的汇报。这以后,说话的就几乎全是乔治一个人了,而巴特尔则安心就对方提出的问题做一些简洁的有时候只是一两个音节的回答。

在乔治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安东尼在他的化妆台上发现的那摞信。

"我一点都搞不懂。"乔治拿起那些信急躁地说,"是用密码写的,你说?"

"是的,洛马克斯先生。"

"他说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在他的梳妆台上?"

巴特尔一个词一个词地把安东尼·凯德对他讲的如何又得到那些信的过程重复了一遍。

“然后他马上就给你送来了？做得很好——很好。但是谁把信放到了他的房间里的呢？”

巴特尔摇摇头。

“这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乔治抱怨道，“我觉得太糟糕了——真是太糟糕了。总之，我们对凯德这个人又知道多少呢？他极其神秘地出现——又是在非常可疑的情况下——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可以说，我个人，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你已经调查过他了，是不是？”

巴特尔警监耐心地笑了笑。

“我们马上就跟南非联系了，他的故事都得到了印证。在他说的时间里，他的确是和麦格拉思先生一起在布拉瓦约。在此之前他受雇于城堡旅游代办处。”

“正如我的预料，”乔治说道，“他是那种很容易获得某类工作的人。但是那些信——必须立刻采取措施——立刻——”

这个大人物又像那么回事地端起了架子。

巴特尔警监正要开口，乔治抢先打断他。

“绝对不要耽误，抓紧时间破解密码。让我想想，那个人是谁来着？有一个人——跟大英博物馆有关系，对密码颇有些手段。战时在我们的情报部门工作。奥斯卡小姐在哪儿？她该知道。名字好像是温——温——”

“温伍德教授。”巴特尔说道。

“没错，我现在记起来了。赶紧跟他联系。”

"我已经联系过了,洛马克斯先生,一小时前。他将在十二点十分到。"

"哦,很好,很好。谢天谢地,我心里的石头可落地了。我今天要去城里。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能处理好吧?"

"我想可以,先生。"

"好吧,尽力而为,巴特尔,尽力而为吧。我现在特别忙。"

"是的,先生。"

"顺便问一下,埃弗斯利先生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他还在睡着,先生。刚才我对你说过,我们一晚都没睡。"

"噢,对。我自己也差不多一晚没睡。在二十四小时内要做三十六小时的工作,这就是我平日的任务!你回去后马上叫埃弗斯利先生到这儿来,行吗,巴特尔?"

"我会替你把消息带给他的,先生。"

"谢谢你,巴特尔。我完全能理解你需要借助于他,可是你真认为有必要把我的表妹雷维尔夫人也拉进来?"

"鉴于那些信上的签名,我认为确有必要,洛马克斯先生。"

"真是厚颜无耻。"乔治嘟囔道,看着那些信,脸色不由得沉了下来,"我还记得已故的黑措斯洛克国王,挺招人喜欢的,但是扶不起来——软弱得可悲。只不过是一个狂妄女人的工具而已。你对那些信又回到凯德先生手里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巴特尔说道,"如果从一条路走不通——人

们就会换条路。”

“我没听懂。”乔治说道。

“这个恶棍，维克托国王，他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会议室处于监视之中。因此他就把信还给我们，让我们去破解密码，让我们找到藏宝的地点。然后——动手！不过我会和勒穆瓦纳一起考虑周全。”

“你已经有计划了，呃？”

“还不能说已经有计划了，不过有些想法而已。有的时候想法也非常有用。”

说完之后，巴特尔警监就上路了。他不想让乔治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想法。

在回去的路上，他见到安东尼，便停了下来。

“想让我搭车回庄园？”安东尼问道，“太好了。”

“你去哪儿了，凯德先生？”

“去车站问火车的事情。”

巴特尔扬了扬眉毛。

“又想离开我们？”他问道。

“不是马上。”安东尼笑道，“顺便问一句，艾萨克斯坦怎么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他正好坐车到那儿，好像让人给戏耍了似的。”

“艾萨克斯坦先生？”

“是的。”

“不知道。不过，要想耍他可不是那么容易。”

“我也这么想。”安东尼表示赞同，“他是金融界里那种泰山崩于前脸不变色心不跳的人。”

突然巴特尔警监探身向前碰碰司机的肩膀。

"停一下，可以吗？在这儿等我。"

他从车里跳了出去，很是让安东尼吃惊，不过他马上就看到勒穆瓦纳向英国侦探走了过来，明白过来原来是他打的手势引起巴特尔注意的。

他们快速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警监又回到车里，让司机继续开车。

他的表情完全变了。

"他们找到左轮枪了。"他简单地冒了一句。

"什么？"

安东尼惊讶地盯着他。

"在哪儿？"

"在艾萨克斯坦的手提箱里。"

"哦，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巴特尔说道，"应该记住这句话。"

他静静地坐着，用手拍着膝盖。

"谁找到的？"

巴特尔猛地抬起头。

"勒穆瓦纳，小伙子真聪明。法国安全局特别看重他。"

"这会不会搅乱你的计划？"

"不会。"巴特尔警监慢吞吞地说道，"我想不会，我承认一开始觉得有点突然，不过跟我的一个想法倒是不谋而合。"

"什么想法？"

但是巴特尔岔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找到埃弗斯利先生，凯德先生？洛马克斯先生有一个消息要带给他，让他马上去修道院。”

车正好开到了大门口。“没问题。”安东尼说道，“他也许还躺在床上呢。”

“我想不会。”侦探说道，“如果你往那边看看，会发现他和雷维尔夫人一起在那边的树下走着。”

“眼神不错，嗯？巴特尔。”安东尼跳下车去干自己的差事的时候说了一句。

他把消息告诉比尔的时候，后者当然地露出厌烦的表情。

“真他妈的。”比尔喃喃地抱怨着，一边向楼里走去，“为什么科德尔斯就不能让我独自呆一会？为什么这些可恶的殖民者不好好呆在自己的地方?他们到底来这里干什么?把我们的好女孩都给抢走了。我真是受够了，受够了！”

“你听说找到左轮枪了吗?”比尔走后，维吉尼亚气喘吁吁地问道。

“巴特尔告诉我了。有点惊人，是不是？艾萨克斯坦昨天走的时候样子是挺不正常的，不过我一直以为他只是紧张。他大概是我认为惟一一个没有嫌疑的人。你觉得他有什么动机要把迈克尔王子杀掉呢?”

“当然不合逻辑。”维吉尼亚寻思着说道。

“全都乱了套了。”安东尼不满地说道，“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侦探，而到现在为止我所做的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破费了一笔，把法国女教师洗脱干净了。”

“你出去了一趟就是为这个?”维吉尼亚问道。

"是的，我去了迪纳尔，会见了布勒特伊女伯爵。原以为自己多聪明，以为肯定会被告知根本没有布隆小姐这么个人。可相反，我却被告知最近七年她一直在那里主持家务。这样，除非女伯爵本人也是同谋，我那个聪明的理论根本就站不住脚。"

维吉尼亚摇摇头。

"布勒特伊夫人绝对没问题。我和她面熟，所以我才觉得一定在城堡见过女教师。我确实觉得她很面熟——不过这种面熟也就和你看到的任何一个家庭教师一样，或者说同你乘火车时那些坐在对面的人一样，印象不是特别清楚。说起来有点可怕，不过我从来没正眼看过她们。你呢？"

"除非她们特别的漂亮。"安东尼坦白地说。

"好吧，这次呢——"她突然停住，"怎么了？"

安东尼正盯着一个刚从树丛旁闪出来的人。那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好像准备接受命令似的。原来是那个黑措斯洛克人鲍里斯。

"请原谅。"安东尼对维吉尼亚说道，"我必须跟我的狗儿说几句话。"

他走到鲍里斯身前。

"什么事？你想干什么？"

"主人。"鲍里斯鞠了个躬说道。

"嗯，很好，不过你不能总是像这样跟在我左右啊。这太让人难堪了。"

鲍里斯什么也没说，拿出一张弄脏了的纸片递给安东尼，纸片很显然是从一封信上撕下来的。

“这是什么?”安东尼说道。

纸片上潦草地写着一个地址,别的什么也没有。

“他掉的。”鲍里斯说道,“我捡到了就来交给主人。”

“谁掉的?”

“那个外国人。”

“但是为什么交给我?”

鲍里斯责备地看着他。

“好吧。无论如何,现在就走吧。”安东尼说道,“我很忙。”

鲍里斯敬了个礼,突然立正,转身,开步走。安东尼回到维吉尼亚那里,把纸片塞进兜里。

“他想干什么?”她好奇地问道,“而且你为什么把他叫做你的狗儿?”

“因为他做事就像只狗。”安东尼说道,先回答了后一个问题。“他上辈子肯定是只一等助猎犬。他刚刚给我带来一张纸片说是一个外国人掉的。我想他指的是勒穆瓦纳。”

“我也这么想。”维吉尼亚勉强同意。

“他总是缠着我,”安东尼继续说道,“就像只狗,别的什么也没说。就知道用他那大圆眼睛看着我。我搞不懂他。”

“也可能他指的是艾萨克斯坦。”维吉尼亚提示道,“艾萨克斯坦看起来也挺像个外国人——天知道。”

“艾萨克斯坦,”安东尼不耐烦地低语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把自己陷了进来,有没有觉得不高兴?”维吉尼亚突然问道。

“不高兴？怎么会。我就爱这种事。我的大半生都以此为乐，你知道。也许，这次的难度我始料未及。”

“不过现在你已经脱离危险了。”维吉尼亚说道，对他不同寻常的沉重语气有点吃惊。

“还没完全。”

他们静静地走了一会。

“有些人，”安东尼打破沉默说道，“偏不按照信号去做。一般的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一见到红灯亮起来就会放慢速度或是停下来。也许我生来就色盲，看到红灯的时候——我忍不住还要往前闯。这样到最后呢，你知道，会招致灾难。肯定会的。而且一点都没错，我这种人总是给交通带来麻烦。”

他说话的语气还是那么严肃。

“我想，”维吉尼亚说道，“你这一生一定冒了不少险吧？”

“可不，几乎天天如是——除了婚姻。”

“可真够带劲的。”

“倒不是特意追求。婚姻，我指的那种婚姻，我认为是险中之险。”

“我倒觉得不错。”维吉尼亚热切地说道，脸都有点红了。

“我只会娶一种女人——那种和我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女人。我们会怎样呢？是让她适应我呢，还是我去适应她呢？”

“如果她爱你的话——”

“多愁善感，雷维尔夫人。你知道。你不能把爱当成药，

吃下去逃避现实——你可以逃避一时，是的，不过遗憾的是——爱可远远不止于此。国王和卖花姑娘结婚一两年后，你认为他们会怎么看待他们的婚姻？她会不会留恋她的花篮、赤脚以及她那无忧无虑的生活？我打赌她会的。那么他为了她的缘故退位会怎么样呢？也于事无补。他一定干不好卖花的生意，我确信。而且任何女人都不会尊敬干不成事的男人。”

“你曾经爱上过哪个卖花姑娘吗，凯特先生？”维吉尼亚柔声问道。

“我倒还没有这种艳遇，但道理是一样的。”

“就没有别的出路？”维吉尼亚问道。

“总会有办法的。”安东尼情绪低沉地说，“我的理论是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没有什么事是干不成的。你知道一般情况下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吗？妥协。没办法的事情，妥协。不过等你步入中年以后总要妥协的。现在我也要面对这种情况了。为了娶我想要的女人，我会——我甚至会干件正式工作呢。”

维吉尼亚笑了起来。

“曾经有人给过我一份差事，你知道。”安东尼继续说道。

“你没答应？”

“对。”

“为什么？”

“有所为有所不为。”

“哦！”

“你真是个不一般的女人。”安东尼突然转过身看着她说道。

“怎么?”

“你能忍住不问问题。”

“你的意思是说我还没问你那份差事是什么。”

“没错。”

然后他们又默默地走了起来。他们现在离楼已经很近了,旁边就是散发着芳香的玫瑰园。

“我敢说你很清楚,”安东尼开口打破了沉默,“别人爱上你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不知道你对我怎么想——或者对任何其他人怎么想——不过,上帝作证,我很想让你留神点我。”

“你觉得你能吗?”维吉尼亚低声问道。

“也许不能,可我得尽力试试。”

“你对遇上我觉得遗憾吗?”她突然说道。

“上帝,不。又要碰到红灯了。我第一次遇到你——在蓬特街那天,我就知道我遇上了难得的对手。你的脸告诉我的——就是你的脸。你从头到脚都散发着魔力——有些女人是这样的,但是我还从来没遇见过一个像你这么有魅力的女人。你会嫁给个高尚富有的人,我想,而我应该回到我自己乱七八糟的生活中去,但是在我离开之前我会吻你一下——我发誓,我会的。”

“你现在还不行。”维吉尼亚轻轻说道,“巴特尔警监正从图书馆的窗户看着咱们呢。”

安东尼看着她。

“你简直是个精灵，维吉尼亚。”他冷静地说道，“不过也是个可人儿。”

然后他冲巴特尔警监轻快地挥了挥手。

“今天上午逮着罪犯了吗，巴特尔？”

“还没有，凯德先生。”

“听起来有希望了。”

巴特尔灵活地跳出图书馆的窗子，这种灵活与他那笨重的身体很不相称。现在他也站在了平台上。

“我把温伍德教授请来了，”他悄声说道，“一分钟前刚到。他现在正在破解密信。你们想看看他是如何工作的吗？”

他的语气好像是马戏团的老板在招揽观众去看他的宠物展览。看看引起了对方的兴趣，他带着他们来到窗子前请他们往里看。

一个红头发小个子中年男人正坐在桌子后面，在一张大纸上匆匆写着什么，那些信散乱在他面前。他一边写一边不停地冲自己咕哝着什么，时不时地用力搓搓自己的鼻子，直到鼻子变得红红的，都要赶上头发的红色了。

这时他抬起头来。

“是你吗，巴特尔？你把我请来就是来对付这种小儿科？两岁的孩子都能解开，只要长着手随便画一画就能画出来。这能算密码吗？一眼就能看出来，唉，你呀。”

“我很高兴，教授。”巴特尔柔和地说道，“不过你知道我们这里可不是人人都有你那么聪明呀。”

“根本就不需要聪明。”教授回敬道，“这是常识。你想把所有的信都解开吗？这得要很长时间，你知道——需要精

心、细心、耐心，就是不需要智力。我已经把写着'切姆尼兹'的那封信解开了，你说这封很重要。剩下的我看还是拿回伦敦让我的助手去做吧，我自己可花不起这么多时间。我手头还有一个真正的难题等着我，我得赶紧对付它呢。"

说话间他的眼睛闪亮了一下。

"很好，教授。"巴特尔说道，"我很遗憾我们的密信还不够档次，我会向洛马克斯先生解释的。主要是这封信急等着用。我相信凯特海姆爵士准备留您吃午饭。"

"别跟我提午饭。"教授说道，"坏习惯，午饭。任何理智健康的人每天中午只需要一根香蕉和一块面包就足够了。"

他抓起椅背上搭着的大衣。巴特尔转到楼的正门，又过了几分钟安东尼和维吉尼亚听到汽车开走的声音。

巴特尔回到他们身边，手里拿着教授交给他的半页纸。

"他总是这样，"巴特尔谈到刚刚离开的教授时说道，"总是来去匆匆。不过，真是个聪明人。好吧，这里是王后那封信的核心内容。想不想看看？"

维吉尼亚伸手接过来，安东尼从她的肩膀上方看了过去。他记得那是一封长信，语气中带着强烈的绝望。温伍德教授的天才把信改造成实际上极有条理的信息。

> 行动完成顺利，但是S欺骗了我们。已经把钻石转移，不在他的房间里。我找过了。找到如下备忘录，我想可能与此有关：里士满7直8左3右。

"S？"安东尼说道，"斯泰尔普蒂奇，当然，狡猾的老狐

狸，他把藏宝的地方改变了。”

“里士满，”维吉尼亚若有所思地说道，“是不是钻石被藏在里士满的什么地方？”

“那里倒是王室喜欢的地方。”安东尼赞同道。

巴特尔摇摇头。

“我还是认为指的应该是庄园里的什么地方。”

“我知道了。”维吉尼亚突然叫道。

两个男人都转向她。

“会议室里的霍尔拜因画像。他们还敲打过画像下面的墙呢。而画像是里士满伯爵的！”

“你说对了。”巴特尔拍了一下大腿说道。

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种不寻常的生气。

“那么画像可以作为起点，而那些数字呢，坏蛋们也并不比我们多知道多少。那两个铁甲人正好站在画像的下边，他们的第一个主意是钻石可能藏在其中一个里面。那么度量单位可能是英寸。那里没找到，他们的第二个想法是秘密通道或是楼梯或是滑门。你知道这里有这类东西吗，雷维尔夫人？”

维吉尼亚摇摇头。

“我知道有一个牧师秘室，还有至少一个秘密通道。”她说道，“我记得有一次曾经看到过，但是现在记不大清楚了。邦德尔来了，她会知道的。”

邦德尔沿着平台快速向他们走来。

“午饭后我要把潘哈德送到城里去，”她说道，“有人愿意搭便车吗？你愿意来吗，凯德先生？我们会在晚饭的时候

回来。"

"不，多谢。"安东尼说道，"我在这里很高兴，而且很忙。"

"看来这个人害怕我。"邦德尔调笑道，"要么是我的驾车技术太糟，要么是我太迷人了！是哪一个？"

"后一条，"安东尼说道，"每次。"

"亲爱的邦德尔，"维吉尼亚说道，"会议室里有没有秘密通道通向外面？"

"当然，但是很久没用过了。好像从切姆尼兹通到维沃恩修道院。至少在很久很久以前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已经给封上了。下去以后只能走大约一百码。楼上怀特画廊里的那个要比这个有趣得多，而且牧师秘室也比这个强得多。"

"我们并不是从艺术观点看这些秘密通道，"维吉尼亚解释道，"是正事。怎么进会议室里面那个？"

"枢纽滑门，如果你们愿意，午饭后我会指给你们看的。"

"多谢，"巴特尔警监说道，"定在两点半怎么样？"

邦德尔扬起眉毛看了看他。

"跟坏蛋有关？"她问道。

特里德韦尔出现在平台上。

"午饭准备好了，女士。"他告诉大家。

第二十三章　相遇玫瑰园

两点半钟一小拨人聚到了会议室，其中有邦德尔、维吉尼亚、巴特尔警监、勒穆瓦纳和安东尼·凯德。

“不要再等洛马克斯先生了。”巴特尔说道，“这种事还是早完早了。”

“如果你认为迈克尔王子是被从这里进去的人杀死的，你就错了。”邦德尔说道，“不可能，另一端被封得死死的。”

“这一点没问题，女士。”勒穆瓦纳接口道，“我们找的是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邦德尔马上又问道，“不会碰巧是那个有历史意义的古董吧？”

勒穆瓦纳显得有点迷惑。

“你自己解释看，邦德尔，”维吉尼亚鼓励地说道，“如果你试试的话，也许能呢。”

"你们把它叫什么?"邦德尔说道,"闻名历史的帝王之钻,在十几年前失踪的,那时候我还不懂事呢。"

"谁对你说的,艾琳女士?"巴特尔问道。

"我一直就知道,是十二岁时一个仆人告诉我的。"

"仆人,"巴特尔说道,"天哪!我真希望洛马克斯先生能听到这些!"

"这是不是乔治捂得最严实的一个秘密?"邦德尔调皮地问道,"太令人震惊了!我从来就没以为这是真的。乔治是个大笨蛋——他早该知道什么都瞒不过仆人。"

她走到霍尔拜因画像前,碰了一下藏在边上什么地方的机关,于是立刻发出一阵嘎嘎声,墙板的一部分向里面滑去,露出一个黑暗的洞穴。

"请进,女士们、先生们。"邦德尔颇为戏剧性地喊了一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可爱的人们。这个季节最好的演出,只要六便士。"

勒穆瓦纳和巴特尔每人拿了一个手电。他们第一批钻进了洞穴,其余的人紧跟着他们。

"空气很好,很新鲜,"巴特尔注意到,"一定采取了什么通风措施。"

他继续走在前边。地上的石头高高低低,参差不齐,但墙却是砖砌的。正如邦德尔所说,通道向前延伸了差不多也就一百码,然后在眼前突然出现一堵用砖砌成的墙。巴特尔看到没有通向外面的出口感到很满意,然后转头说道:

"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往回走。顺便说一下,我只是想察看有没有出口。"

过了一会他们又回到了墙板入口处。

“我们从这里开始，”巴特尔说道，“7直、8左、3右。把第一个当成步量。”

他仔细地迈了七步，接着蹲下身检查地面。

“我想差不多，这里以前用粉笔做过记号。现在8左。这不可能是步子，不管怎么说，通道的宽度只能容一路纵队。”

“如果是按砖算呢？”安东尼建议道。

“太对了，凯德先生。从底下或顶上向左数八块砖。先从下面开始——更容易些。”

他数了八块砖。

“现在再向右数三块砖。一、二、三——哈——哈，这是什么？”

“我马上就要大叫了，”邦德尔说道，“我知道我会的。是什么？”

巴特尔警监正用他的刀尖撬地上的砖。他训练有素的眼睛一眼就看出来这块砖和其他的砖不一样。过了一会，他就把这块砖取了上来，下面是个小黑洞。巴特尔把手伸了进去。

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

巴特尔把手抽了出来。

他大叫了一声，又有点吃惊又有点生气。

其他的人围了上来莫名其妙地注视着他手上拿的三件东西。有好一会，他们都觉得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张缀着珍珠纽扣的卡片，一块织得很糟的毛线编织物，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一行大写字母E！

"嗯，"巴特尔说道，"我——我真搞不懂。这些是什么意思？"

"天啊，"法国人嘟囔着，"太让人难以相信了！"

"可这是什么意思呢？"维吉尼亚困惑地叫道。

"意思？"安东尼说道，"只能有一个意思。已故斯泰尔普蒂奇伯爵一定很有幽默感！这就是他的幽默的展示。我可以说我自己并不认为这有多可笑。"

"你能不能把你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一些，先生？"巴特尔警监要求道。

"当然，这是公爵的小玩笑。他一定想过，到这里来的人肯定看过他的回忆录。这样，坏蛋前来提走珠宝的时候，他们会相反发现这个极其聪明的难题。"

"那么它还是有意思的？"

"我应该说毫无疑问。如果公爵只是想令人不快，他会放进一张写着'售罄'的海报，或是一张画着猴的画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

"一块编织物，一串大写E，还有一堆纽扣。"巴特尔不满地嘟哝着。

"简直是闻所未闻。"勒穆瓦纳气愤地说。

"第二号密码，"安东尼说道，"不知道温伍德教授能不能解开这个？"

"这个通道最后一次使用是什么时候，女士？"法国人向邦德尔问道。

邦德尔想了想。

"我肯定有两年多没人进来过了。一般来讲，来了美国

人或是旅游者都去参观牧师秘室。"

"奇怪。"法国人嘟囔了一句。

"怎么奇怪?"

勒穆瓦纳弯腰从地上拣起点东西。

"因为这个,"他说道,"这根火柴可不是两年前——甚至不是两天前留下的。"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有没有谁碰巧扔了火柴?"他问道。

所有的人都说没有。

"好吧,那么,"巴特尔警监说道,"这里我们都看完了。我们还是出去吧。"

大家都同意这个建议。暗门已经关上了,不过邦德尔给他们看了门是怎么从里面闩上的。她打开开关,悄无声息地把门拉开,然后从洞口跳了出去,咚的一声落到会议室的地板上。

"啧啧!"凯特海姆爵士一下子从刚才正打瞌睡的扶手椅上跳了起来。

"可怜的老爸,"邦德尔说道,"我是不是吓着你了?"

"简直不能理解,"凯特海姆爵士说道,"为什么现在人们吃完饭后就不能静坐一会呢?这应该是常识呀,你们都忘了吗?上帝知道切姆尼兹够大的了,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也没法找到一个可以清静地呆一会的地方。天哪,你们有多少人?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常看的舞剧,每次都有成群的精灵突然从活板门里出来。"

"精灵七号,"维吉尼亚说着来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脑

袋,“别生气,我们只不过在搜查秘密通道。”

“好像这些天秘密通道又时髦了起来似的。”凯特海姆爵士满腹牢骚地嘟哝着,好像火还没全消,“今天一上午我都在带菲什先生在这些洞里转来转去。”

“什么时候?”巴特尔马上问道。

“就在午饭前。他好像听说这里有一个。我带他看了这里,然后还带他去了趟怀特画廊,最后我们到了牧师秘室。不过到那以后他就没什么热情了。他看起来都要烦死了。但我还是让他看完了。”凯特海姆爵士想起那时的情景不由得咯咯笑了起来。

安东尼用手触了一下勒穆瓦纳。

“出来。”他轻声说道,“我有话对你说。”

两个人一起从窗子钻了出来,他们走出挺长一段距离后,安东尼从兜里拿出那天早上鲍里斯给他的那张纸片。

“你瞧,”他说,“是你掉的吗?”

勒穆瓦纳接过去感兴趣地看了看。

“不是。”他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怎么?”

“肯定吗?”

“非常肯定,先生。”

“那就怪了。”

他把鲍里斯对他说的话给勒穆瓦纳重复了一遍。另一个专心地听着。

“没有,我没掉过。你说他是在那个树丛里找到的?”

“嗯,我这么想的,但他没这么说。”

“也很有可能是从艾萨克斯坦的手提箱里掉出来的。再

问问鲍里斯。"他把纸片还给安东尼。过了一会他说："你对那个鲍里斯到底了解不了解？"

安东尼耸耸肩：

"我知道他是已故迈克尔王子的忠实仆人。"

"有可能，不过你还得自己去摸清楚。问问了解他的人，比如洛洛普赖特耶奇尔男爵。也可能这个男人只不过是几周前才雇的呢。就我而言，我相信他是诚实的。但是谁又能肯定呢？维克托国王完全可以在三分钟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受人信任的仆人。"

"你真的以为——"

勒穆瓦纳打断他的话：

"我对你开诚布公吧，对于我来说，维克托国王是我的一件心事。我在哪都能碰见他。即使现在，我甚至问过自己——这个跟我说话的男人，这个凯德先生，他有没有可能是维克托国王？"

"天哪，"安东尼说道，"他可真把你整得够戗。"

"我为什么要关心钻石？为什么要关心迈克尔王子是谁杀的？这些事我都得留给苏格兰场的同事，这些是他们的事。我呢，我来英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抓住维克托国王，当场抓住他。别的什么都不重要。"

"你认为你会做到吗？"安东尼点上一支烟问道。

"我怎么会知道？"勒穆瓦纳说道，好像突然泄了气似的。

"哈！"安东尼哼了一声。

他们回到平台。巴特尔警监正木木地站在法式窗子附

近。

"瞧瞧可怜的老巴特尔，"安东尼说道，"咱们去给他打打气。"他停了片刻又说道，"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可真够奇怪的，勒穆瓦纳先生。"

"什么时候，凯德先生？"

"嗯，"安东尼说，"如果我是你，很可能要追查我给你看的那个地址。可能无足轻重——很可能。不过，也可能相当重要呢。"

勒穆瓦纳定定地注视了他一会，然后轻轻一笑，他捋起左胳膊的袖口，里面白衬衫的袖口上用笔写着一行字'赫斯特密尔，兰利，多佛。'

"我道歉。"安东尼说道，"我先告退了。"

他来到巴特尔警监身边。

"你看起来心事重重的，巴特尔。"他开口道。

"我有一大堆事得想，凯德先生。"

"对，我知道你会的。"

"事情还没什么头绪，一点头绪都没有。"

"非常费力。"安东尼同情地说道，"不要紧，巴特尔。退一万步说，你还可以逮着我呢。别忘了还有我的可疑的脚印呢。"

警监并没因此露出笑脸。

"这里有你知道的什么敌人吗，凯德先生？"他问道。

"我觉得有一个仆人好像不喜欢我。"安东尼轻松地说，"他好像特别不想把最好的菜肴给我，为什么？"

"我收到了匿名信。"巴特尔警监说道，"确切地应该说

是一封匿名信。”

“关于我的？”

巴特尔什么也没说，从兜里拿出一张叠好的薄信纸递给安东尼。信纸上潦草地写着一行几乎认不清的字：

小心凯德先生，他有问题。

安东尼轻轻一笑把信纸还给巴特尔。

“就这些？高兴点，巴特尔。我其实是个国王，你知道。”

他走进楼里，一边走一边轻快地吹着口哨。但是当他回到他的卧室把门关上后，他的脸色变了，变得坚决而严肃。他坐在床边盯着地板沉思着。

“问题严重了。”安东尼自言自语道，“必须做点什么，真他妈的可恶……”

他在那儿坐了一会，然后走到窗口。他的眼睛漫无目的地向窗外望着，接着他注意到了什么，然后他的表情又轻松起来。

“当然，”他说道，“玫瑰园！就是那儿！玫瑰园。”

他又赶紧跑下楼从一个侧门来到花园。他迂回着走近玫瑰园。园子两头各有一个小门，他从较远的一个门走了进去。园子的正中央是个隆起的小山丘，上面有一个日晷，他径直朝那里走了过去。

安东尼刚到那里，就吃惊地站住，愣愣地盯着一个早于他来到这里的人，对方也同样吃惊地看着他。

“我不知道你对玫瑰还挺感兴趣，菲什先生。”安东尼轻轻说道。

“先生，”菲什先生说道，“我对玫瑰非常感兴趣。”

他们警惕地互相注视着对方，就好像对手之间在估量彼此的实力。

“我也是。”安东尼说道。

“是吗？”

“实际上，我对玫瑰简直到了溺爱的程度。”安东尼轻快地说道。

菲什先生的唇边浮起一丝微笑，安东尼也在同一时刻笑了起来。紧张气氛好像缓和了一点。

“来看看这朵吧，”菲什先生弯下腰指着一朵怒放的花说道，“艾贝尔·查特内夫人，我想它是叫这个名字。是的，我肯定。这种白玫瑰，战前叫做卡尔·德鲁斯基。我想他们可能给它重新起了个名字。也许过于敏感，不过绝对是个爱国的名字。这种法兰西之花到处都是。你喜欢红玫瑰吗，凯德先生？这里有一朵红色的——”

菲什先生慢条斯理的声音被打断了，邦德尔从一楼的一个窗户探出身来。

“想不想搭车去城里，菲什先生？我马上就出发。”

“多谢，艾琳女士。不过我在这里很高兴。”

“你肯定不会改主意吗，凯德先生？”

安东尼笑着摇了摇头。邦德尔从窗口消失了。

“我更偏爱睡觉。”安东尼伸了个懒腰说道，“午餐后的小憩！”接着他拿出一支烟问道：“你有火柴吗？”

菲什先生递给他一盒火柴，安东尼给自己点上烟，谢了一声把火柴盒又还给了对方。

“玫瑰，”安东尼说道，“都很好，不过今天下午我赏花的

兴致不是太高。”

他好像完全解除了戒备似地笑了笑，又高兴地点了点头。

楼外边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

“她那辆车的马达够厉害的，”安东尼说了一句，“那儿呢，她就要开走了。”

他们看见汽车快速地沿着长长的车道开去。

安东尼又伸了个懒腰，向楼里走去。

他从门口走了进去。刚一进门，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他飞快穿过大厅，从对面远处的一扇窗子跳了出去，穿过林子。他知道邦德尔要绕路经过门房再穿过村子。

他拼命狂奔着，跟时间赛跑。在他刚刚来到园子的围墙边时，正好听到外边传来汽车的声音。他翻过围墙跳到路上。

“嗨！”他叫道。

邦德尔吃惊地猛打方向盘来了个急刹车，勉强把车斜斜地停在路当中。安东尼追上车，打开车门，跳上车，坐在邦德尔身边。

“我和你一起去伦敦，”他说道，“陪你一路。”

“你这个人真特别。”邦德尔说道，“你手里拿着什么？”

“一根火柴。”安东尼答道。

他仔细地看了看这根火柴，这是一根粉红色的火柴，头是黄的。他把那支没点着的烟扔出窗外，把火柴仔细地装进兜里。

第二十四章　多佛的房子

“我想，你不会介意，”过了一会儿，邦德尔说道，“如果我开快一点？我比预想的出来晚了点。”

安东尼觉得他们已经开得够快的了，不过他马上就发现跟邦德尔现在达到的速度比起来，刚才只不过是爬行而已。

“有些人，”邦德尔在暂时慢下来穿过一个村子时说道，“不敢坐我开的车。比如我那个可怜的老爸，说什么他也不会坐我这辆老爷车的。”

私下里，安东尼觉得凯特海姆爵士完全有理由这么做。对于一个神经衰弱的中年人来说，坐邦德尔开的车可不是一件随便做得来的事。

“可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邦德尔赞许地继续说道，说话的同时车猛地拐了一个弯，车的两个轮子都离地

了。

“我受过良好的训练，你知道。”安东尼严肃地说。“而且，”他又想了想补充道，“我自己也很着急。”

“我是不是还应该再提一点速？”邦德尔好意地问道。

“天哪，不用。”安东尼赶紧说道，“我们现在的平均时速有差不多五十英里了。”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又突然想去伦敦了呢？”邦德尔问道，同时用力按了按喇叭，喇叭的轰鸣简直要把人给震聋了。“不过我是不是不该问呀？你不是要潜逃吧，啊？”

“我也不太清楚。”安东尼说道，“我马上就会知道的。”

“那个苏格兰场的人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滑头。”邦德尔若有所思地说道。

“巴特尔人不错。”安东尼同意道。

“你应该在外交部门工作。”邦德尔说道，“你从来不会泄露消息，是不是？”

“我给人的印象是喋喋不休、说个不停。”

“哦！老兄！你不会是要跟布隆小姐私奔吧？”

“瞧你说的！”安东尼有些光火地说道。

邦德尔一言不发地开着车，又超过三辆车，然后她突然问道：“你认识维吉尼亚有多长时间了？”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安东尼一板一眼地说道，“我跟她倒不常见面，不过好像我跟她认识好长一段时间了。”

邦德尔点点头。

“维吉尼亚很有头脑。”她突然评论道，“她平常总是说废话，不过她很有头脑。在黑措斯洛克的时候她做得特别出

色，我都知道。如果蒂姆·雷维尔还活着的话，他一定有一个很不错的前程——而且应该主要归功于维吉尼亚，她一心一意地给他帮忙，给他到处打点——我也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她爱他？”安东尼直直地看着正前方。

“不，因为她不爱他。你不懂吧？她不爱他——她从来就没爱过他，所以她尽一切努力多给他帮忙来弥补。这就是维吉尼亚。不过你可不要搞错，维吉尼亚从来就没爱过蒂姆·雷维尔。”

“你好像很肯定似的。”安东尼转过脸来看着她说道。

邦德尔的两只小手使劲握着方向盘，于是把下巴一挺露出坚决的样子。

“我多少知道一点。她结婚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呢，不过听说了不少。我很了解维吉尼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他们两个人弄在一起。蒂姆·雷维尔一下子就爱上了维吉尼亚——他是爱尔兰人，你知道，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有一种充分表现自己的天赋。维吉尼亚很年轻——才十八岁。她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蒂姆，因为他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并且发誓说如果她不嫁给他的话他就自杀或者酗酒。女孩都相信这种鬼话——或者以前是这样的——过去的八年我们已经进化了不少。维吉尼亚觉得自己受了感动，有点不能自持。她嫁给了他——她对他一直就像个天使一样。如果她爱他的话，根本就不会待他像天使一样。维吉尼亚就是这么个人，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她热爱自由。不管是谁，如果想要剥夺她的自由的话，都会给自己找麻烦的。”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安东尼慢慢问道。

“多知道一点别人的情况不是蛮好吗?是不是?至少有些人是这样的。”

“我是挺想知道的。”安东尼承认道。

“而且你从维吉尼亚那里肯定听不到这些的。但是你可以相信我,我可以给你提供内线消息。维吉尼亚真是个可人儿。甚至女人也喜欢她,因为她可不像一般的女人那样跟猫似的。而且无论如何,”邦德尔最后含糊地说道,“人必须得消遣,不是吗?”

“哦,当然。”安东尼表示赞同。但是他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邦德尔不等他问就一股脑儿地告诉他这么多。不过他也不否认,他对此倒是挺高兴的。

“嗨,有电车了。”邦德尔叹口气说道,“现在,我得慢点开了。”

“还是慢点好。”安东尼说道。

在开车快慢这个问题上,他和邦德尔的想法很难合拍。驶离可以疯狂开车的郊区后,他们最后到了牛津大街上。

“开得不坏吧,啊?”邦德尔扫了一眼手表说道。

安东尼赶紧点点头。

“你想在哪儿下?”

“哪儿都行,你走哪条路?”

“佘炎布里奇街。”

“好吧,就在海德公园停一下吧。”

“再见。”邦德尔把车停在指定的地点后说道,“你回去怎么办?”

“我会自己想办法回去的，多谢。”

“我把你给吓着了。”邦德尔俏皮地说道。

“坐你的车对神经衰弱的老年妇女来讲可不能算是养生之道，但是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我上一次遇到同样的危险是被一群野象在身后追的时候。”

“你可太野蛮了。”邦德尔说道，“今天我可一次都没颠你。”

“如果因为我的缘故，你没过足瘾，我向你道歉。”安东尼反击道。

“我觉得男人也不过如此。”邦德尔讥讽地说。

“你可太损了。”安东尼说道，“我只好蒙羞退下。”

邦德尔点点头开车走了。安东尼挥手叫了辆路过的出租车。“到维多利亚车站。”他钻进汽车说了句。

到达维多利亚车站后他付了车费便去打听多佛的下一趟火车几点开，不幸的是他刚刚错过一趟。

安东尼无可奈何地在附近等了一个多小时，不停地来回走着，眉头拧成了结，时不时不耐烦地摇摇头。

去多佛的路上倒是平安无事。到了目的地以后，安东尼马不停蹄地从车站出来，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转了回去。他微笑着向路人打听如何才能到兰利路的赫斯特密尔。

去兰利路的路很长，直接通向镇子外边。按照搬运工的说法，赫斯特密尔是最后一所房子。安东尼一步一步向那里走去，他眼角边的小皱纹又浮现出来，不过紧张中带着兴奋。往常他每次觉得危险就在身边的时候都是这样。

正像搬运工说的那样，赫斯特密尔是兰利路的最后一所房子。房子比较靠后，占了不小的一块地盘，看上去有些凋敝，与周围的景观很不协调。安东尼估计这个地方一定已经空了好几年了。一扇大铁门嘎嘎吱吱地在门枢上摇晃着；门柱上的名字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

“一个荒凉的地方，”安东尼自顾自地嘟囔着，“选的地方倒是满不错。”

他迟疑了一会，往前后看了看——街上很僻静——然后悄悄地溜进嘎吱作响的大门，来到荒草丛生的车道上。他沿着车道走了几步，然后站住侧耳倾听。他离房子还有一段距离，四周一片寂静。头顶一棵树上几片早一步变黄的树叶轻轻落下，发出些许沙沙声，在寂静之中好像预示着凶兆。安东尼吓了一跳。过了一会他笑了笑。

“过度紧张，”他自言自语道，“我以前还从来没这样过呢。”

他沿着车道继续走去。这时车道转弯了，他于是潜入旁边的灌木丛。这样他可继续向前走，而不会被房子里的人看到。突然，他停了下来，从枝叶间向外望去。远处有只狗叫了起来，不过是附近的什么声音吸引了安东尼的注意力。

他敏锐的耳朵并没弄错，一个人快步从房子的拐角处走了过来，是个身材短粗的男人，一个外国人。他没停下而是快步走着，转过房子拐角又消失了。

安东尼点点头。

“哨兵，”他嘟哝道，“他们想得还挺周全。”

哨兵刚一过去，安东尼就又向前走去，接着向左一拐，

于是循着哨兵的脚印向前摸去。

他尽量压住脚步，不发出任何声音。

房子的窗子就在他的右边，这时他脚旁的石子路上射下一束阳光。他可以清楚地听到几个人一起说话的声音。

“我的天哪！这帮傻瓜。”安东尼嘟哝了一句，“他们这么疏忽，倒是真该吓吓他们。”

他悄悄走到窗口，稍微弯下腰以免让别人看见。这时他慢慢抬起头，眼睛高过窗台向里边望去。

六个人散坐在一张桌子周围，有四个人高马大的大汉，一个个高颧骨，眼睛斜睨，活脱脱是一群马札尔人。另外两个人则鼠头鼠脑的，来回打着手势。说的是法语，但是那四个大汉说得不很流利，另外还带着沙哑的喉音。

“头儿？”其中一个吼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一个小个子耸耸肩。

“随时都可能。”

“也差不多该到时间了。”第一个人又吼道，“我从来没见过你们的头儿。不过，这些天要不是在这儿干等，我们已经干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了！”

“笨蛋！”另一个小个子尖刻地说，“你们要是能干什么的话，也不过就是让警察给逮个正着！”

“啊哈！”另一个大汉叫道，“你想侮辱红手党同志？我马上就把红手记号涂到你的喉咙上。”

他凶猛地瞪着那个法国人，两手一撑要站起来，但是他的一个同伴又把他按坐了下来。

“别吵了。”他咕哝道，“我们应该合作，就我所知，这个

维克托国王还不是个说话不算话的人。"

安东尼站在暗处，听到那个哨兵又转了过来的脚步声，赶紧退到一个灌木丛后边。

"是谁？"里边有人问。

"卡洛——巡逻呢。"

"哦！那个被关着的人怎么样了？"

"他没事——现在苏醒得很快。他差不多是从我们给他脑袋来那一下子之后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安东尼轻悄地走开。

"上帝！这帮笨蛋。"他低声道，"他们开着窗子就毫无顾忌地谈论自己的勾当，还有那个卡洛走起路来脚步声就像是大象走路似的——眼睛就跟蝙蝠的一样。尤其不像话的是黑措斯洛克人和法国人好像要窝里斗。看来维克托国王的老窝麻烦也不少。这倒挺让我高兴的——我太高兴了——可以给他们个教训。"

他站在那里迟疑了一阵，不由得又暗自笑了起来。

他脑袋上方的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闷闷的呻吟声。

安东尼抬头向上看了看，呻吟声又传了过来。

安东尼很快向左右看了看。卡洛一时半会还不会转过来。他抓住笨重的雨水管敏捷地向上爬去，爬到上边一层的窗台。窗子关着，不过他用随身带着的工具很快就把拉手给拨开了。

他停下听了听，然后轻轻跳进房间里。在远处的墙角有一张床，床上躺一着个人。光线很暗，只能约莫看出那个人的轮廓。

安东尼走到床边，用袖珍手电照了照那个人的脸。是个外国人，脸色苍白、憔悴，头上包着厚厚的绷带。

这个人的手和脚都被捆着，他瞪着安东尼好像惊呆了似的。

安东尼俯下身子，然而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有声音，马上转了过去，手向大衣兜摸去。

但是一个严厉的声音阻止了他。

“把手举起来，宝贝。你不会想到居然在这儿碰到我，不过我刚好在维多利亚车站跟你坐了同一班车。”

站在门口的是海勒姆·菲什先生。他脸上笑着，手里握着一把自动步枪。

第二十五章　切姆尼兹的星期二晚上

晚饭后凯特海姆爵士、维吉尼亚和邦德尔一起坐在图书馆里。这是星期二晚上，距离安东尼十分戏剧性的出走已经有三十个小时了。

邦德尔至少是第七遍重复起安东尼临分手时在海德公园拐角处说的话。

“我自己想办法回去。”维吉尼亚心事重重地叨念着，“这样说来他好像并没打算离开这么长时间，而且他的东西也还都在这里。”

“他没告诉你他要去什么地方？”

“没有。”维吉尼亚说道，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方，“他什么都没对我说。”

接着大家都不再说话，屋里静了好一会儿。凯特海姆爵士首先打破了沉默。

“总的来说，”他说道，“拥有一家饭店要比拥有一所乡间别墅的好处多得多了。”

“意思是——”

“饭店的房间里都有一张住客须知，想离开的客人必须在十二点之前通知前台。”

维吉尼亚笑了笑。

“我敢说，”他继续说道，“我是太守旧、太不切实际了。我知道，现在的时尚是搬来搬去。跟饭店的想法一样——绝对的行动自由，而且到最后都不用付账！”

“您太不知足了。”邦德尔说道，“您已经有了维吉尼亚和我，您还想要什么？”

“什么都不多要了，不多要了。”凯特海姆爵士赶紧向她们保证，“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我讲的是事情的原则问题。总是让人不得安生，我非常愿意承认这二十四小时简直太好了。平静——平静得不能再平静了。没再发生盗窃或者其他暴力犯罪，没有侦探，没有美国人。我抱怨的是如果我真觉得安全的话，我本可以过得更舒服一些。你们看，这一整天，我都一直在对自己说：‘再过一会儿他们两个人中肯定有一个人会回来的。’这种想法搅得我不得安宁。”

“好吧，谁都没回来。”邦德尔说道，“我们被粗暴地扔在一边——没人理会。实际上，菲什也是不明不白地离开的，他留下什么话么？”

“什么都没说。我上一次看到他还是昨天下午，他正在玫瑰园里散步，抽着那种让人感觉很难受的雪茄。那以后他好像突然消失在空气中了。”

“一定是被绑架了。”邦德尔十分肯定地说道。

“再过 两天，我觉得可能就要找苏格兰场的人在湖里捞他的尸体了。”她的父亲阴郁地说道，“我也是活该。这段时间我就该悄悄地出国养一养身体，干什么非要搀和到乔治·洛马克斯的狗屁计划中去。我——”

他的话被特里德韦尔打断了。

“嗯，”凯特海姆爵士急躁地说，“什么事？”

“那个法国侦探来了，爵士。希望您给他几分钟时间。”

“我对你怎么说的？”凯特海姆爵士说道，“我就知道又会有事的。看来，他们已经在金鱼池里找到了菲什的尸体了。”

特里德韦尔极其敬重地把他带回正在谈的话题。

“我是不是该对他说您要见他，爵士？”

“对，对，把他带来吧。”

特里德韦尔走了出去，过了一会他转了回来可怜地说道：

“勒穆瓦纳先生。”

法国人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他急匆匆的脚步比起平静的外表更多地显露出他有些急事。

“晚上好，勒穆瓦纳。”凯特海姆爵士说道，“想喝点什么？”

“多谢，不喝了。”说着他一丝不苟地向女士们鞠了个躬，“我终于有进展了。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把新的发现告诉您——我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的重大发现。”

“我认为什么地方肯定发生了重大事件。”凯特海姆爵

士说。

"我的爵士，昨天下午您的一位客人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庄园。从一开始，我必须告诉您，我就怀疑他。这个人的背景很有问题。两个月前他在南非，那之前——在什么地方？"

维吉尼亚倒吸了一口冷气。法国人怀疑的眼光在她的身上停了一会，接着他继续说道：

"那之前——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而且他也正和我要找的人很接近——放荡，大胆，无所顾忌，是个什么事都敢干的人。我给南非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有关他身世的材料。是的，十年前他在加拿大，但是那以后呢，一无所知。我的疑心越来越重。接着有一天我拾到一张他丢弃的纸片，上面有一个地址——是多佛的一所房子的地址。后来，我假装碰巧把那张纸掉在了地上。我注意到那个黑措斯洛克人鲍里斯，把纸拣了起来交给了他的主人。我一直都怀疑这个鲍里斯是红手党同志的密使。我们知道在这件事上维克托国王与红手党联起手来。如果鲍里斯认出安东尼·凯德先生就是他的上司，他是不是就要这么做呢——改为效忠新主人？要不然他为什么让自己依附于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呢？很值得怀疑，我对你说，很值得怀疑。

"但是安东尼·凯德马上就把这张纸给我拿来还问是不是我掉的，这下子就连我也差点被他骗过。正如我所说的，我差点被他愚弄了——但还是转过神来了！因为他这么做有可能表示他是清白的。但也可能意味着他非常的聪明。当然我没承认纸是我的或者是我掉的。不过在此同时我派

人去调查了，今天才得到消息。多佛那所房子里的人突然弃它而去，但是直到昨天下午那里还住着一群外国人。毫无疑问那里是维克托国王的老巢。现在我搞明白了这些环节的重要性。昨天下午，凯德先生突然从这里离去。自他掉了那张纸后，他一定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他去了多佛马上把那帮人给解散了。我还不知道他下一步打算做些什么，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安东尼·凯德先生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就我了解的维克托国王其人，我肯定他不会轻易放弃那些珠宝。我也就因此才能抓住他！"

维吉尼亚突然站了起来。她走到壁炉前冷冰冰地开了口：

"我想你还有一件事没有解释，勒穆瓦纳先生，"她说道，"凯德先生不是昨天惟一神秘失踪的客人。"

"您的意思是，夫人？"

"你刚才所说的也完全适用于另一个人。海勒姆·菲什先生又怎么样了呢？"

"哦，菲什先生！"

"是的，菲什先生。你第一天晚上不是对我们说维克托国王最近从美国来到英国的吗？菲什先生也是从美国来英国的。确实，他带着封介绍信，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给他写的，但是对于维克托国王这种人，这么一桩事还不是小菜一碟？他肯定不是他伪装的那种人。凯特海姆爵士就说过，每当谈到他这次来要看的第一版肖像画的时候，他都总是闭口不语，永远是个听客。而且他还有很多可疑的举动。发生谋杀那天晚上，他屋里的灯曾经亮过。还有那天晚上在会议

室的事情，我在平台上碰见他的时候，他穿得整整齐齐的。那张纸也可能是他掉的。你并没有亲眼看到是凯德先生掉的。凯德先生是有可能去了多佛，如果他真去了，也只是为了调查。他可能被人绑架了。我的意思是菲什先生的行动要比凯德先生的举动可疑得多。”

法国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从您的观点出发，有可能是正确的，夫人。我不会和您争辩，而且我同意菲什先生的确有其可疑之处。”

“嗯，那么？”

“但这并没有什么区别。您看，夫人，菲什先生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人。”

“什么？”凯特海姆爵士叫道。

“是的，凯特海姆爵士。他到这里来是为了抓维克托国王。巴特尔警监和我对此早就知道。”

维吉尼亚什么也没说。她又慢慢地坐了下来。刚才勒穆瓦纳说的那几个字使她精心编织起来的分析架构一下子就坍塌在脚边。

“您看，”勒穆瓦纳继续说道，“我们都知道，最后维克托国王肯定会到切姆尼兹来的。在这里我们肯定能逮到他。”

维吉尼亚眼睛里闪着奇怪的光，她突然笑了起来。

“你还没逮到他呢。”她说道。

勒穆瓦纳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是的，夫人。不过我会的。”

“据说他以善于愚弄人著称，是吗？”

法国人气得变了脸色。

“这次，会不一样的。”他坚定地说。

“他很具有吸引力。”凯特海姆爵士说道，“非常有魅力。但是当然——为什么你说他是你的一个老朋友，维吉尼亚？”

“这就是为什么，”维吉尼亚镇静地说，“我认为勒穆瓦纳先生搞错了。”

她静静地看着注视着她的侦探，不过他一点都没显露出被挫败的迹象。

“时间会证明的，夫人。”他说道。

“你认为迈克尔王子是他杀的吗？”她这时问道。

“当然。”

但是维吉尼亚摇了摇头。

“哦，不对！”她说，“不对！这我可特别地肯定。安东尼·凯德从来就没杀过迈克尔王子。”

勒穆瓦纳正专心地盯着她。

“你有可能是对的，夫人。”他慢条斯理地说道，“只是有可能，仅此而已。也可能是那个黑措斯洛克人鲍里斯，超越了自己的任务开了枪。谁知道呢，迈克尔王子也可能与他交恶，于是这个人就伺机报复。”

“他看上去倒像是个危险人物。”凯特海姆爵士附和道，“我肯定他在过道里经过女仆身旁的时候，她们都惊叫来着。”

“好吧。”勒穆瓦纳说道，“我现在必须走了。我觉得您有权利确切地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爵士。”

“太谢谢你了，真的。”凯特海姆爵士说道，“肯定不想喝

点什么吗？那好吧，晚安。”

“我讨厌那个人，讨厌他的呆板的小黑胡子，还有他的眼镜。”他刚刚关上门，邦德尔就跟着说道，“我希望安东尼能好好整整他。要是看到他气得直跳脚就太好了。你怎么看，维吉尼亚？”

“我不知道。”维吉尼亚说道，“我累了，得上床睡觉了。”

“主意不坏，”凯特海姆爵士说道，“都十一点半了。”

维吉尼亚从宽敞的大厅穿过的时候，看到一个熟悉的宽大的背影小心地从一个侧门消失了。

“巴特尔警监！”她急切地叫道。

确实是警监，他多少有点不情愿地收回脚步。

“什么事，雷维尔夫人？”

“勒穆瓦纳刚才来过。他说——告诉我，是不是真的，菲什先生是不是真的是个美国侦探？”

巴特尔警监点点头。

“没错。”

“你一直都知道？”

巴特尔警监又点点头。

维吉尼亚转身向楼梯走去。

“我知道了。”她说道，“谢谢你。”

直到这个时刻她才不得不相信了。

那么现在呢？——

坐在自己房间的梳妆台前，她又一次琢磨起眼前的问题来。安东尼对她说过的话又浮现在她耳畔，每一句都意味深长。

这是不是他所说的"差使"?

那件他已经放弃的差使。可是现在——

她的沉思被突然发出的声音给打断了。她吃惊地抬起头来。她的小金表显示现在是一点多了。她已经坐在那里想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

接着又传来一声,是敲击窗棂的脆响。维吉尼亚走过去打开窗子。下面的走道上站着一个大个子,就在她向外看的时候,他还弯下身子又去拣些石子。

霎时间维吉尼亚的心跳加快了速度——她认出了黑措斯洛克人鲍里斯那魁梧的身躯和宽大的轮廓。

"嘿,"她低低地应道,"什么事?"

她这时并没有想鲍里斯深更半夜地朝她窗子扔石子是不是挺奇怪的。

"什么事?"她不耐烦地重复道。

"我从主人那儿来。"鲍里斯的声音不大,但听得很清楚,"他让我来叫你。"

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叫我?"

"对,他让我带你去他那儿。这是他的条子,我给你扔上去。"

维吉尼亚向后站了站,一张小纸条包着一颗石子准确地落在她的脚旁。她把纸条捡起来打开念道:

> 我亲爱的——我的情况很糟,不过我还有机会。你能不能相信我,到我这里来?

维吉尼亚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天一动不动，把那张字条看了一遍又一遍。

她抬起头来，环视着房间里的净壁华床，好像都披上了一层别样的东西。

然后她又探身到窗外。

“我该怎么做？”她问道。

“侦探们住在楼的那头，在会议室的外边。下来从侧门出来。我会在外边等你，我在路边准备了一辆车。”

维吉尼亚点点头。她麻利地把衣服换下，穿上件鹿皮马甲，戴上个鹿皮帽子。

然后，她笑着给邦德尔写了个便条，别在针垫上。

她悄悄摸下楼来，打开侧门的门闩。她只犹豫了一瞬，然后勇敢地晃晃头，就好像她的祖先义无返顾地参加十字军时所做的那样。她走了出去。

第二十六章　十月十三日

在十月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十点钟，安东尼·凯德走进哈里奇饭店，询问住在那里的洛洛普赖特耶奇尔男爵的房间号。

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安东尼被领了进去。男爵正笔直地站在炉前的地毯上。小个子安德拉斯上尉也在场，同样地一丝不苟，不过略微带点敌意。

双方一阵鞠躬，磕脚后跟以及其他问候的礼仪鼓噪了一阵。安东尼现在已经对这些惯用的仪式很熟悉了。

"我相信您会原谅我这么早贸然来访，男爵。"他高高兴兴地说道，把自己的帽子和手杖放在桌子上，"实际上，我有点业务要与您谈。"

"哈！是这样吗?"男爵说道。

从一开始就没完全相信安东尼的安德拉斯上尉怀疑地

看着他。

"生意，"安东尼说道，"一向是以供求原则为基础。你想要一些东西，另一个人的手里有。惟一要决定的是价格了。"

男爵专注地看着他，但是什么也没说。

"在黑措斯洛克贵族和英国绅士之间要达成协议应该是很容易的。"安东尼赶紧说道。

他说话的时候脸都有些红了。英国人从嘴畔唇边很少会冒出这样的话，但是他以前和男爵打交道的时候，发现这种措辞对对方的巨大作用。还真见效，符咒起作用了。

"是这样的。"男爵点点头赞同道，"完全是这样。"

即使安德拉斯上尉也点点头放松了些。

"很好。"安东尼说道，"我不用再旁敲侧击了——"

"是什么意思，你刚才说的？"男爵插话道，"旁敲侧击？我不懂。"

"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男爵。用平常话说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手里！大船很不错，但是还缺少个船头的破浪神。我说的大船指的是黑措斯洛克的保王党。现在，你们还缺少推行你们的方案的首要支柱。你们还缺一个王子！现在假设——只是假设，如果我能给你提供一个王子呢？"

男爵惊呆了。

"我一点都没听懂。"他说道。

"先生，"安德拉斯上尉使劲地捻着自己的胡子说道，"你在侮辱我们！"

"一点都没有。"安东尼说道，"我想给你们帮帮忙。供求的关系你们也知道，完全是公平的。不是真的王子不算数

——可以看商标。如果我们能达成协议，你们会发现一点都不吃亏，我给你们的是货真价实的——真正压箱底的。”

“我一点都，”男爵又说道，“都不理解你的意思。”

“这没什么关系。”安东尼和气地说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么个想法。说句俗话，我的手里有货。你搞懂这点就行了。你们需要一个王子，在某种条件下，我能给你们提供一个。”

男爵和安德拉斯瞪着他，安东尼拿起自己的帽子和手杖准备离开。

“想想吧。现在，男爵，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你必须到切姆尼兹来——安德拉斯上尉也来。那里会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们能约定一下时间吗？比如说九点钟在会议室怎么样？谢谢，先生们，我能指望你们准时到来吗？”

男爵向前迈了一步盯着安东尼的脸，好像要在他的脸上找到点什么似的。

“凯德先生，”他严肃地说，“我希望，你不会是想拿我们开玩笑吧？”

安东尼静静地看着他。

“男爵，”他说道，语气中带着一种奇怪的音调，“今天晚上过去后，我想你会第一个发现这件事更多的是认真和好意而不是玩笑。”

他向两个人致了礼然后走了出去。

他的第二个拜访对象——赫尔曼·艾萨克斯坦先生住在市里，他把自己的名片递了进去。

等了一会，出来一个面色白皙、穿着讲究的下属，态度

很和气。

"您想见艾萨克斯坦先生?"年轻人说道,"恐怕今天上午他特别忙——要开董事会、一大堆事情,你知道。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

"我必须见他本人。"安东尼说道,接着又随随便便地加了一句,"我是从切姆尼兹来的。"

年轻人听到切姆尼兹稍微有点犹豫。

"哦!"他半信半疑地说,"好吧,我去说说看。"

"告诉他是要紧事。"安东尼说道。

"凯特海姆带来的消息?"年轻人猜道。

"差不多。"安东尼说道,"但是我必须立即见到艾萨克斯坦先生。"

两分钟后安东尼被引进一间奢华的秘室,看到房间里又宽又深的皮面扶手椅,他感触颇深。

艾萨克斯坦先生站起来向他致意。

"您必须原谅我这么贸然来访。"安东尼说道,"我知道您很忙,也不想占用您太多的时间。我只想和您面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艾萨克斯坦瞪着他那溜圆的眼睛注意地看了他一会。

"抽根雪茄。"艾萨克斯坦递上一个打开的盒子,出乎意料地说道。

"多谢。"安东尼说道,"那就来一根。"

他拿了一根。

"是关于黑措斯洛克的事情。"他注意到对方静静注视中的眼光那一刹那的闪动,接过火柴继续说道,"迈克尔王

子被杀一定让你们措手不及。”

艾萨克斯坦先生抬起一边的眉毛低低地吭了一声：“啊？”这好像在提问，然后眼睛转而盯向天花板。

“石油。”安东尼说道，眼睛意味深长地盯在锃亮的桌面上，“神奇的东西，石油。”

他感觉到金融家微微地震动了一下。

“您不妨有话直说，凯德先生？”

“当然。我想，艾萨克斯坦先生，如果那些石油的特许权被授予另一个公司，您不会感到满意吧？”

“有什么建议？”对方直直地看着他问道。

“一个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完完全全的亲英派。”

“从哪儿搞到的？”

“那是我的事。”

艾萨克斯坦见对方这么说只是微微笑了笑，他的眼神变得锐利而坚定。

“肯定是真的？我可不会要假冒的。”

“绝对货真价实。”

“很快？”

“很快。”

“我就相信你了。”

“看来您还不怎么确信？”安东尼好奇地看着他说道。

赫尔曼·艾萨克斯坦笑了笑。

“如果我听不出一个人说的是不是实话，就到不了现在的位置了。”他直截了当地说，“您有什么条件？”

“跟您给迈克尔王子提供的一样的贷款，一样的条款。”

“你自己呢？”

“眼下，什么都不要，除了想让您今天晚上到切姆尼兹来。”

“不行。”艾萨克斯坦坚决地说道，“我做不到。”

“为什么？”

“去外边吃饭——非常重要的聚会。”

“都一样。恐怕您必须得取消——为了自己的缘故。”

“你是什么意思？”

安东尼瞅了他好一会才慢慢说道。

“您知道吗？他们已经发现了左轮枪，那支杀害迈克尔的。知道他们是在哪儿找到的吗？在您的手提箱里。”

“什么？”

艾萨克斯坦差一点从他坐的椅子上跳起来，脸愤怒得变了形。

“你在说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吧。”

安东尼非常有礼貌地给他讲述了左轮枪被发现的经过。他讲话的时候，对方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脸上蒙上一层灰色。

“但这不是真的。”安东尼刚一说完他就叫了起来，“不是我放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阴谋！”

“别太激动。”安东尼用安慰的口吻劝道，“如果不是您干的，您会很容易替自己说清楚的。”

“说清楚？我怎么说？”

“如果我是您，”安东尼柔声说道，“今天晚上会到切姆

尼兹来的。”

艾萨克斯坦半信半疑地看着他。

“你的意思是?”

安东尼靠上前去小声说了几句。金融家吃惊地打了个趔趄,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你的意思实际上——”

“您自己来看吧。”安东尼说道。

第二十七章　十月十三日(续)

会议室的钟敲了九下。

“好吧。”凯特海姆爵士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现在他们来了，就跟小不点的羊群似的，又回来了，屁股上的尾巴还摇个不停。”

他悲伤地环视着房间。

“有卖唱的还有耍猴的，”他嘟哝着，眼睛盯在男爵身上。“斯罗格莫顿大街爱管闲事的人……”

“我觉得你对男爵偏见太厉害了。”邦德尔听到爸爸的评论后抗议道，“他还对我说你是贵族阶层中显示英国人的亲切好客的最佳典范呢。”

“我敢说，”凯特海姆爵士说道，“他一开口就是这种话。就因为这个，我才烦跟他说话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再也不是什么殷勤好客的英国绅士了。一有可能我马上就会

把切姆尼兹转让给一个精明的美国人，然后搬到饭店里去住。在那里，如果有什么人烦你的话，你可以马上结账走人。”

“高兴点。”邦德尔劝道，“看来我们永远失去菲什先生了。”

“我一直都觉得他挺有趣的。”凯特海姆爵士完全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情中，“就是你那个宝贝的年轻人又把我给搅和进来。为什么偏要我在这所房子里召开这个董事会？他为什么不在拉尔奇斯或是埃尔姆赫斯特，或是别的类似斯特雷特姆的小别墅租个地方在那儿开他的公司会议？”

“气氛不对。”邦德尔说道。

“不会有什么人要耍我们吧，我希望？”她父亲紧张地说，“我不信任那个法国人勒穆瓦纳。法国警察诡计多端：把印度橡胶套在你的胳膊上，然后给你罗织罪名让你跳起来，然后就看 温度计。我就知道他们一喊‘是谁杀的迈克尔王子？’我的体温就会急遽升高，然后他们就会把我逮起来投进大牢。”

门开了，特里德韦尔宣布道：

“乔治·洛马克斯先生。埃弗斯利先生。”

“科德尔斯来了，后边还跟着一只哈巴狗。”邦德尔低声说道。

比尔直接朝她走来，而乔治则拿出平日在公共场合那副和蔼的面孔和凯特海姆爵士寒暄起来。

“我亲爱的凯特海姆，”乔治一边说一边和他握手，“我收到你的消息后就来了，当然。”

“真是太好了。我亲爱的朋友,真是太好了。很高兴见到你。”凯特海姆爵士又昧着良心大做起殷勤的主人来,可他心里明白得很。他说:“不能说是我的消息,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

与此同时,比尔小心翼翼地向邦德尔发起了进攻。

“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听说维吉尼亚半夜里忽然走了?她不是被绑架了吧?”

“哦,不。”邦德尔说道,“她很正式地在针垫上别了个纸条。”

“她不是跟什么人一起走的吧?不是和那个殖民地来的家伙走的吧?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家伙,而且就我所知,好像有传言说他自己就是个大坏蛋。但是我倒没看出来他怎么会是。”

“为什么不呢?”

“嗯,那个维克托国王是个法国人,而凯德是绝对的英国人。”

“你碰巧不知道维克托国王是个出色的语言学家,而且,更有甚者他还是半个爱尔兰人呢!”

“哦,天哪!那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总是超人一等了。你知道他是前天失踪的。但是今天上午我们接到他发的电报说他今天晚上九点钟要来。这里所有其他的人也都来了——都是凯德先生邀请的。”

“这是个聚会。”比尔看看四周说道,“窗口是法国侦探、壁炉旁是个英国侦探。好几个外国人,那个代表星条旗的好像没来?”

邦德尔摇摇头。

“菲什先生好像石沉大海了。维吉尼亚也不在这儿。不过其他所有的人都来了。而且我有一种感觉，比尔，我们已经非常接近那个关键时刻，就差有人说一句‘就是他’了，然后真相大白。现在我们就等安东尼·凯德来了。”

“他不会来了。”比尔说道。

“那他为什么还要召开这个公司会议？我爸爸这么说的。”

“啊，这背后可大有文章。看情况，也许把我们都叫到这里来而他去了别的什么地方——你知道这种事，调虎离山。”

“那么，你觉得他不会来了？”

“孤胆英雄，把自己的脑袋往狮子嘴里放?想什么呢，这个屋子里满是侦探和大官。”

“你还不了解维克托国王，如果你认为这就可以吓倒他的话。据大家说，他尤其喜欢冒这种险，而且他总能化险为夷。”

埃弗斯利先生将信将疑地摇摇头。

“这可太费力了——现在情况明显对他不利。他肯定不会——”

“凯德先生到！”

安东尼直接走到他的东道主面前。

“凯特海姆爵士，”他说道，“我给您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不过我肯定今天晚上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听了他这几句话，凯特海姆爵士看上去很是受用。他一直都比较喜欢安东尼。

"一点麻烦都没有。"他高兴地说。

"您真是太好了。"安东尼说道，"我看，大家都来了，那么我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不懂，"乔治·洛马克斯心事重重地说，"我一点都搞不懂。一切都太不正常了。凯德先生的身份——身份无论如何也——现在情况非常复杂微妙。我的看法是——"

乔治的话匣子被关上了。巴特尔警监不动声色地来到他身边对他耳语了几句。乔治显得有些困惑而且有些为难。

"那好吧，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他勉强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又大声加了一句，"我肯定大家都愿意听听凯德先生有什么要说。"

安东尼没理会他明显送人情的语气。

"只是我的一点看法，仅此而已。"他轻快地说道，"也许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得到一个加了密的信息。提到了里士满，还有一些数字。"他顿了一下，"嗯，我们试着解开它——结果失败了。我忽然想起来在已故斯泰尔普蒂奇伯爵的回忆录中——我碰巧看过这本手稿——曾经提到过一次晚餐——一次'戴花'宴会，参加宴会的人都要在胸前戴一个标记，代表一种花。公爵本人戴的就是我们在秘道里发现的那个奇怪的东西。它代表玫瑰。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那些全是一排一排的东西——纽扣、字母 E、还有织成一排排的毛线织品。现在，先生们，这所房子里什么东西是一排一排放着的呢？书，是不是？除此以外，在凯特海姆爵士图书

馆的目录上有一本书，书名是里士满伯爵的一生，我想大家都会非常清楚藏宝的地方了。从我们提到的这本书开始，用那些数字表示书架子和书，我想你们就会发现——呃——我们要找的东西被藏在一本假书里，或是在某本书后面的秘洞里。”

安东尼谦虚地环视左右，明显在等待掌声。

“我说，真是太聪明了。”凯特海姆爵士说道。

“太聪明了。”乔治做作地承认道，“不过还得等大家亲眼看见——”

安东尼笑了起来。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呃？好吧，我马上就能证明给你看。”他抬脚要走。“我要到图书馆去——”

他还没迈步，勒穆瓦纳从窗前走了上来。

“稍微等一下，凯德先生。凯特海姆爵士，能允许吗？”

他来到写字台前，匆忙写了几行，用信封装好，然后按响了电铃。特里德韦尔应声走了进来。勒穆瓦纳把便条交给他。

“请马上送出去好吗？”

“很好，先生。”特莱特威尔说道。

同往常一样，他迈着大步，庄严地走了出去。

安东尼刚才一直站着，有点拿不定主意，又坐了下来。

“你有什么高见，勒穆瓦纳？”他轻轻问道。

空气突然变得非常紧张。

“如果那些珠宝藏在你说的地方——嗯，就已经藏了七年多了——再多等一刻钟也没有什么。”

“接着说，”安东尼说，“你不是只想说这些吧？”

“对。还有，在这个关键时刻　　让任何人离开这个房间都是不明智的。尤其，如果那个人还有别的事不明不白的话。”

安东尼扬扬眉毛，点上一根烟。

“看来流浪汉的生活不大体面。”他寻思着。

“两个月前，凯德先生，你在南非。这点无误。那之前你在什么地方？”

安东尼坐在椅子上向后靠了靠，悠闲地吐着烟圈。

“加拿大，荒凉的大西北。”

“你肯定你没被关在监狱里吗？在法国监狱里？”

巴特尔警监自动地向门口迈了一步，好像要切断通往那个方向的退路似的，但是安东尼还是一动不动。

相反，他瞪着法国侦探，然后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

“我可怜的勒穆瓦纳，你简直是着了迷！你把谁都当成了维克托国王。这么说，你把我当成了那个有趣的先生？”

“你想否认吗？”

安东尼把落在袖口的一点烟灰掸去。

“我从来不否认任何让我好笑的事。”他轻松地说，“但这种指控也太荒唐了。”

“啊，你这么想？”法国人把身子向前倾着，他的脸急剧地抽搐着，而且满脸的困惑不解——好像他搞不懂安东尼为什么这么镇定。“如果我告诉你，先生，这次——我是说现在这次——我是下定决心要逮着维克托国王。什么也无法阻挡我！”

"可嘉可勉。"安东尼评论道，"不过你以前也决心要抓住他，是不是，勒穆瓦纳？他一直都打败了你。你就不怕他会再一次打败你吗？据大家说，他可是个狡猾的家伙呀。"

谈话变成了法国侦探和安东尼之间的决斗。屋子里的每个人都能感到紧张的气氛，这是两个人之间的生死决斗，法国人迫切地渴望成功；那个镇定地吸着烟的人呢，说起话来好像世界上没什么能让他担心的。

"如果我是你，勒穆瓦纳，"安东尼继续说道，"我会特别特别的小心。小心谨慎，小心翼翼，诸如此类。"

"这次，"勒穆瓦纳冷酷地说，"不会再出错了。"

"看来你倒是挺自信的。"安东尼说道，"但是干什么都要讲证据，你知道。"

勒穆瓦纳笑了，他那特别的笑引起了安东尼的注意。他站起来，把烟头踩灭。

"你看见我刚才写的那个条了？"法国侦探说道，"是写给我在旅馆里的同事的，昨天我收到了法国寄来的指纹和维克托国王——所谓的奥尼尔上尉的贝蒂荣人生测定数码。我让他们把那些都送到这里来。再过一会，我们就能知道你是不是那个人了。"

安东尼镇静地注视着他。然后脸上微微露出笑容。

"你真的很聪明，勒穆瓦纳，我一点都没料到。等文件来了，你就引诱我把我的手指蘸上墨水，或是别的同样令人不愉快的办法，然后你就测量我的耳朵，查看我与众不同的标志。然后如果吻合的话——"

"嗯，"勒穆瓦纳说道，"如果它们吻合——呃？"

安东尼从他的椅子上把身子向前探了探。

“嗯,如果确实吻合的话,”他声音非常轻地说,“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侦探好像有点吃惊,“那我就可以证明你就是维克托国王!”

但是他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不很确定的样子。

“那无疑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满足。”安东尼说道,“但是我看不出这对我有什么妨害。我什么也没承认,不过假设,只是为了论证的缘故,假设我是维克托国王——我也许是想赎罪呢,你知道。”

“赎罪?”

“就是这个说法。把你放在维克托国王的位置上,勒穆瓦纳。发挥你的想象力。你刚从监狱里出来,获得了新生。你不再沉迷于冒险生涯。比如,甚至说,你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你想和她结婚,在乡间的什么地方住下来,闲暇的日子种种南瓜什么的。你于是决定从此开始过一种清清白白的生活。把你自己放在维克托国王的位置上,难道不可能有这种想法吗?”

“我绝不会这么想的。”勒穆瓦纳带着嘲笑的口吻说道。

“也许你不会。”安东尼承认道,“不过你又不是维克托国王,对不对?你怎么会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但是你说的全都是废话。”法国人气急败坏地说。

“哦,不,不对。想--想,勒穆瓦纳,如果我是维克托国王,你终究能指控我些什么呢?你不能再拿以前的事情作为证据,记住。我已经服过刑了,到此为止,过去的都过去了。

我想你只能以法语中的‘闲逛，有犯重罪的意图’为理由逮捕我，但这很牵强，是不是？”

“你忘了，”勒穆瓦纳说，“美国！那桩假冒尼古拉斯·奥博洛维奇王子诈骗而后溜走的丑剧，忘了吗？”

“没用，勒穆瓦纳。”安东尼说，“那时我根本就不在美国，而且我可以充分地证明。如果维克托国王在美国假冒了尼古拉斯王子，那我就不是维克托国王。你肯定他是被冒充的？就没有可能是他本人？”

巴特尔警监突然插了进来：

“那个人就是冒充的，这点没错，凯德先生。”

“我不会反驳你的，巴特尔。”安东尼说，“你已经习惯于一贯正确。你也同样肯定尼古拉斯王子死在刚果了？”

巴特尔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我不敢打包票，先生。但是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挺慎重，你的座右铭是什么？秋后算账，呃？我借用你的话，我已经给了勒穆瓦纳足够的机会，现在该算账了。我没否认他的指控，不过都一样，我恐怕要让他失望了。你瞧我一直都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料到这里会发生点不愉快的事，便做了准备，随身带了一张王牌。它——更确切地说，他——在楼上。”

“楼上？”凯特海姆爵士颇有兴趣地插话道。

“是的，他最近很是受了一场灾难，可怜的家伙。脑袋被别人重击了一下。我一直都在照看他。”

突然艾萨克斯坦先生那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能猜出他是谁吗？”

"如果你愿意——"安东尼说道。

勒穆瓦纳突然狂躁地打断他的话：

"一派荒唐。你以为这次又战胜我了？你说的——你不在美国有可能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你那么聪明肯定不会这么说的。但还有一件事。谋杀！对，谋杀。谋杀迈克尔王子。那天晚上你在找珠宝的时候被他发现了。"

"勒穆瓦纳，你听说过维克托国王杀过人吗？"安东尼的声音响亮起来，"你也知道——比我都清楚，他从来都没杀过人。"

"除了你还有谁会杀他？"勒穆瓦纳叫道，"告诉我！"

他最后一个字刚一出嘴，外边平台上突然响起尖锐的哨声。安东尼跳了起来，刚才的冷静荡然无存。

"你问我是谁杀的迈克尔王子？"他叫道，"我不告诉你——我要指给你看。那个哨声是我一直在等的信号。杀迈克尔王子的凶手现在就在图书馆里。"

他从窗子跳了出去，其他人都跟着他从平台绕过去，一直来到图书馆的窗前。他推了一下窗子，窗子应声而开。

他非常小心地掀起厚厚的窗帘，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房间里面。

里边有个人站在书架旁手忙脚乱地把书抽出来又塞进去，这个人的全部精力完全专注于手头的事情，全然未闻外边的声音。

接着正当他们站在那里，想要借助对方手电衬出的轮廓分辨出到底是谁的时候，从他们身边飞快地窜出一个人，嗷的一声像野兽一样向里面扑去。

手电掉到地上灭掉了，屋里传出猛烈的打斗声。凯特海姆爵士摸到电灯开关，一下子按亮了灯。

两个人纠缠在一起，都要置对方于死地。"啪——"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小个子一下子就摔在地上。另一个人转过身来看着他们——是鲍里斯，他的眼睛里充满怒火。

"她杀死了我的主人，"他叫道，"刚才她又想冲我开枪。我本来要把手枪从她手里抢过来再杀了她，但她自己把自己打死了。圣迈克尔指引的，这个可恶的女人死了。"

"女人?"乔治·洛马克斯难以置信地叫道。

他们走了过去。家庭教师布隆小姐躺在地上，手里还握着她的枪，一脸恶相。

第二十八章 维克托国王

"我一开始就怀疑她。"安东尼解释道,"案件发生那天晚上她的房间里的灯曾经亮过。后来,我动摇了。我去过布列塔尼调查过她的情况,调查结果非常满意,她就是她所说的那个人。我犯了个错误。因为布勒特伊女伯爵的确雇用过一个布隆小姐,而且对她的评价很高,我根本就没想到真的布隆小姐可能在去新岗位的路上被人绑架了,现在这个有可能是个冒牌货。相反我把怀疑转到了菲什先生身上。直到他跟踪我到了多佛,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后,我才又明白过来。我知道他是平克顿的人,这次来的任务是追踪维克托国王,于是我就又转回到原来的怀疑对象。

"一直令我不安的是雷维尔夫人非常肯定她认识这个女人,后来我想起来那是在我提到她是布勒特伊女伯爵的家庭教师后。这样她所说的只能表明她见过这个女人的脸。

巴特尔警监会告诉大家，有人阴谋阻止雷维尔夫人前来切姆尼兹。实际上，是想用具尸体把她给拖住。虽然看起来人是被红手党给杀死的——死者背叛该党而受到了的惩罚——但是杀人的手法以及现场缺少红手党惯用的记号，都表明这件事是更高明的人策划的。开始的时候，我怀疑可能与黑措斯洛克有关。雷维尔夫人是这次聚会中惟一去过黑措斯洛克的人。我最先怀疑可能有人冒充迈克尔王子，但是发现这种想法根本站不住脚。当我认识到布隆小姐有可能是冒充的，而且雷维尔夫人又熟悉她的面孔，我开始看到曙光了。显然不会有人认出她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雷维尔夫人是惟一有可能认出她的人。"

"可她是什么人呢？"凯特海姆爵士问道，"雷维尔夫人在黑措斯洛克的时候认识的什么人？"

"我想男爵可能会告诉大家的。"安东尼说道。

"我？"男爵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过去看着地上的尸体。

"好好看看，"安东尼说，"别让化装骗过你的眼。她曾经是个演员，记得吗？"

男爵又瞪着看了一会，突然他好像受了惊似的。

"天哪，"他难以自持地说道，"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乔治问道，"这个女人是谁？你认出她来了，男爵？"

"不，不，不可能。"男爵继续嘟哝着，"她早就死了，两个人都死了，在王宫的台阶上。人们发现了她的尸体。"

"血肉模糊，无法辨认。"安东尼提醒他道，"她搞了个李代桃僵。我分析她跑到美国去了，在那里呆了好几年，每天

都担惊受怕地躲避着红手党。就是他们发动了革命，还记得吧？直截了当地说，他们下这么大功夫就是为了她。后来维克托国王被释放了，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取回钻石。那天晚上她正找呢，突然迈克尔王子闯了进来而且认出了她。在正常情况下，她一点都不会害怕遇到他。王室客人一般不会跟家庭教师打交道的，而且她总可以假装生病躲开不想见的人，男爵来的那天，她就是这么做的。

“可是，这次是在她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迈克尔王子撞个正着，她的勾当暴露无遗，紧急关头她开了枪。她又把左轮枪放到艾萨克斯坦的手提箱里，好把事情搞乱，而且那一捆信也是她放回来的。”

勒穆瓦纳向前走了走。

“你说，那天晚上她下来搜索珠宝，”他说道，“她没有可能下来会见她的同伙维克托国王吗？他正从外边赶来，呃？你对此怎么说？”

安东尼叹口气。

“还盯着我呢，我亲爱的勒穆瓦纳，你可真够有毅力的！你没注意到我刚才说还有一张压轴的王牌吗？”

这时，脑筋还没转过来的乔治插了话：

“我还是没弄清楚。这个女人是谁，男爵？看来你认出了她？”

但是男爵挺直身体，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你错了，洛马克斯先生。就我而言，这个女人我以前没见过。她对我完全是个陌生人。”

“但是——”

乔治瞪着他——一脸的迷惑。

男爵把他拉到一个墙角，对他嘀咕了几句。安东尼颇感兴趣地看着他们，乔治的脸慢慢地变紫了，鼓胀了起来，显出中风的所有早期症状。乔治嘶哑的低语声传到他的耳朵里。

“当然……当然……无论如何……一点都没必要……把情况搞复杂了……要尽可能谨慎。”

“啊！”勒穆瓦纳猛地拍着桌子叫道，“我才不管这些！迈克尔王子被杀——这与我无关。我要维克托国王。”

安东尼轻轻摇摇头：

“我替你遗憾，勒穆瓦纳。你真是个很能干的人。不过，都一样，你这回要输了。我要打出我的王牌了。”

他穿过房间按响了电铃，特里德韦尔应声进来了。

“今天晚上有个先生和我一起来的，特里德韦尔。”

“是的，先生，是个外国先生。”

“没错，你能不能尽快把他请到这儿来？”

“是，先生。”

特里德韦尔走了出去。

“有请王牌，神秘的X先生。”安东尼对大家说道，“他是谁呢？有人能猜出来吗？”

“显而易见，”艾萨克斯坦说道，“根据你今天上午神秘的提示以及今天晚上的态度，我应该说毫无疑问，你设法找到了黑措斯洛克的尼古拉斯王子。”

“你也这么想吗，男爵？”

“是的。除非你给我们带来另一个冒牌货。但我不信你

会这样做，我一直认为你做事还是很稳妥的。"

"多谢，男爵。我不会忘记你的话的。那么你们都这样认为?"

他的眼睛在等待着的人们的脸上扫视了一遍。只有勒穆瓦纳没吭声，而是眼光阴沉地定在桌子上。

安东尼灵敏的耳朵已经听到大厅里传来的脚步声。

"不过，你们看，"他神秘地笑了笑，"你们都错了!"

他快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门口站着一个人——颌下长着整齐的胡子，戴着眼镜，一副纨绔子弟的样子，不过头上缠的绷带破坏了整体的形象。

"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从法国安全局来的真正的勒穆瓦纳先生。"

房间里一阵忙乱，接着是一阵打斗声，然后海勒姆·菲什先生浓重的鼻音在窗口冷冷地响了起来：

"不行，宝贝——此路不通。我在这儿守了一晚上就为了不让你从这儿跑掉。小心，我的枪正对着你，可没上保险。我来这儿就是为了逮你，现在我逮到你了——不过你也真够小儿科的!"

第二十九章　进一步的解释

"我想你得给我们解释解释，凯德先生。"那天晚上晚些时候，赫尔曼·艾萨克斯坦说道。

"没什么好解释的了。"安东尼谦虚地说道，"我去了多佛，菲什一直跟着我，以为我是维克托国王。我们在那儿发现一个被囚禁的陌生人。听完他的故事后，我们就全都清楚了。老调重弹，你们瞧。原来的人被绑架了，另一个人，那个假的——这个案子里就是维克托国王本人——取代了他的位置。不过看起来巴特尔一直认为他的法国同行好像有点不对劲，于是就给巴黎发电报要他的指纹和其他识别资料。

"啊！"男爵叫道，"指纹，那个骗子说的贝蒂荣数码？"

"是个不坏的主意。"安东尼说道，"我特别敬佩，于是不得不演下去，我这么做让那个假勒穆瓦纳着实糊涂了一阵。你们看，我一说出'行列'的秘密以及真正的藏宝所在，他迫

不及待地要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他的同伙，而且同时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稳在会议室里。那个条子实际上是写给‘布隆小姐’的。他让特里德韦尔马上把条子发出去，而特里德韦尔是把条子拿到楼上的教室里。勒穆瓦纳指控我是维克托国王，这样把人们的目光暂时转移，同时防止任何人离开房间。等到一切都搞清楚了我们一起去图书馆找宝石的时候，他就可以说在那儿根本就找不到！”

乔治清了清喉咙。

“我必须说，凯德先生，”乔治夸张地说，“我认为你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很不妥当。如果你的计划中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纰漏，我们的国宝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太莽撞了，凯德先生，莽撞得过头了。”

“我想你没弄懂他的意思，洛马克斯先生。”菲什先生慢条斯理地说，“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钻石根本就不在图书馆。”

“从来没有？”

“从来就没有。”

“你瞧，”安东尼解释道，“斯泰尔普蒂奇伯爵的那件小玩意代表的就是它原来所代表的——玫瑰。星期一下午我终于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马上去了玫瑰园。菲什先生也产生了同一个想法。如果背对着日晷，向前走七步，然后向左走八步，然后再向右走三步，就走到了一株叫做里士满的红色玫瑰前。楼里面被翻了个底朝天，但是没有人想到在花园里找一找。我建议明天早上大家一起去挖宝。”

“那么关于图书馆那些书的故事……”

"是我的主意，为了当场逮着那个女人。非什先生一直在平台上观察着，当令人兴奋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他吹哨通知我。我可以说我和菲什先生在多佛那所宅子实行了军事管制，防止红手党和假勒穆瓦纳取得联系。他命令他们赶紧撤离，他已得到消息他的命令得到了执行。于是他就高高兴兴地继续进行诋毁我的计划。"

"啊，啊，"凯特海姆爵士乐呵呵地说道，"看来一切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除了一件事。"艾萨克斯坦先生说道。

"什么事？"

大金融家定定地看着安东尼。

"你说请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就是为了让我当一个旁观者？"

安东尼摇摇头。

"不，艾萨克斯坦先生。您的时间太紧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嘛，您原先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

"磋商有关贷款的事宜。"

"和谁？"

"黑措斯洛克的迈克尔王子。"

"没错，迈克尔王子已经死了。你打算和他的堂弟尼古拉斯达成同样的贷款协议吗？"

"你能把他找来吗？我以为他死在刚果了。"

"他是被杀了，是我杀的。哦，不，我不是杀人犯。我说杀了他是指我散布了他死的消息。我答应给你个王子，艾萨克斯坦先生。我行不行？"

“你？”

“是的，就是我，尼古拉斯·瑟吉厄斯·亚历山大·费迪南德·奥博洛维奇。对于我想过的那种生活而言，未免太长了点，所以我离开刚果后就有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安东尼·凯德。”

小个子安德拉斯上尉跳了起来。

“简直太难以置信了——难以置信。”他急匆匆地咕哝着，“小心点，先生，别闪着舌头。”

“我有足够的证据。”安东尼静静地说道，“我想我能够说服男爵。”

男爵举起手。

“你的证据我会检查的，是的。但是对我来讲，不需要什么证据。你的话就足够了。另外，你很像你的英国母亲。我一直都说：‘这个年轻人一定生于非常高贵的家庭。’”

“我一直都信你说的话，男爵。”安东尼说道，“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

接着他抬起头来看看巴特尔警监，警监还是那么面无表情。

“你可以理解，”安东尼抱歉地一笑，“我的处境特别危险。庄园里所有人当中只有我最有理由希望迈克尔王子别挡我的路，因为我是王位的下一个继承人。这一点我一直都特别害怕巴特尔知道，我知道他一直都在怀疑我，只不过因为我缺少动机而已。”

“我从来就没想过他是你杀的，先生。”巴特尔警监说，“这种事我们办的时候多少都会有点感觉。不过我知道你有

所担心，这使我倒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早点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我敢说我一定会把这点作为顶重要的证据，并且把你逮起来。”

“我很高兴终于把这个秘密瞒住了。你把其他的秘密一点一点地从我这里都掏了出去。你是个很在行的侦探，巴特尔。我会永远以尊敬的目光看待苏格兰场的。”

“真是令人惊异。”乔治喃喃低语道，“我听说过的最令人惊异的故事。我——我真难以相信。你真的确定，男爵，他——”

“我亲爱的洛马克斯先生，”安东尼说道，口气颇有些严厉，“我并不想不经出具有证明力的文件，就要求英国外交部支持我的主张。我建议现在先休会，然后你、男爵、艾萨克斯坦先生还有我换个地方讨论协议中的贷款条款。”

男爵站了起来，两个脚跟啪地并在一起。

“我看到您成为黑措斯洛克国王的时候，先生，”他庄严地说，“将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

“哦，顺便提一下，男爵，”安东尼用手抚摩了对方的胳膊一下，随便地说道，“我忘了告诉你，可能有点节外生枝，我结婚了，你瞧。”

男爵惊得倒退了几步，脸上一片沮丧。

“我就知道好事多磨。”他闷闷地说道，“我仁慈的上帝呀！他娶了个非洲的黑女人！”

“嘿，嘿，还不至于吧。”安东尼笑着说，“她够白的了——全身都是白的，上帝保佑。”

“太好了，那么可以算是值得尊重的贵贱通婚了。”

“也不是这么回事。她将成为我这个国王的王后，你摇头也没用。她完全有这个资格。她的祖先是英国贵族，可以推溯到征服者那个时代。现在王室与贵族通婚很是时髦——而且她还对黑措斯洛克有所了解。”

“我的天哪！”乔治·洛马克斯叫道，惊得失去了往日的镇静，“是——是——是不是维吉尼亚·雷维尔？”

“是的。”安东尼说，“维吉尼亚·雷维尔。”

“我亲爱的朋友，”凯特海姆爵士叫道，“我的意思是——先生，我祝贺你。发自内心地祝贺你。她可是个天生尤物。”

“多谢，凯特海姆爵士。”安东尼说道，“正如你所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艾萨克斯坦先生好奇地问道：

“殿下，请恕我冒昧，不过婚礼是什么时候举行的？”

安东尼回头冲他笑了笑。

“实际上，”他说，“我今天上午才和她结的婚。”

第三十章　安东尼当上了国王

"请大家先行一步，先生们，我随后就去。"安东尼说道。

当别的人鱼贯而出的时候，安东尼等在那里，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正站那里出神地查看着墙板的巴特尔警监说道：

"哎，巴特尔，想不想问我点问题？"

"好吧，我想。先生，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我想，但是我一直都认为你特别善于察言观色。我猜想那个死掉的女人是已故的瓦拉加王后？"

"没错，巴特尔。我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能理解我对家族丑闻是怎么想的。"

"这一点请相信洛马克斯先生吧。谁也不会知道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但是不会传出去。"

"你就是想问我这个吗？"

"不，先生，这只是顺便提提。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为什么

把你的名字改了——如果我不是过于刨根问底的话。"

"一点都不。我可以告诉你。我杀死自己的动机很单纯，巴特尔。我的母亲是英国人，我是在英国受的教育，而且我对英国的兴趣要远比对黑措斯洛克的兴趣浓厚。这样我觉得在世界各地闯荡的时候，总是顶着这么个滑稽的名字，简直是太傻了。你瞧，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民主的思想。相信纯洁的理想，相信人都是平等的。我特别不信国王和王子这一套。"

"那以后呢？"巴特尔接着问道。

"噢，那以后，我就周游世界，发现很少有我们理想中的平等。告诉你吧，我还信仰民主。但是你必须用一只有力的手把它强加给人们——让他们生吞活剥地接受民主。人们并不都想成为兄弟——可能有一天他们会的，但是现在他们不。上星期我到达伦敦的那天，看到地铁车厢里的人们坚决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拒绝给新上来的人腾地方，于是我对人类兄弟情谊的信仰就完全成了泡影。你想召唤人们的良知，把他们变成天使，但是不能一蹴而就——不过运用法律的力量，你可以强迫他们，使他们的行为或多或少地更加得体一些。我仍旧相信人类的兄弟情谊，但是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看到。也许再过一万年左右。不耐烦也没用，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对你的这些观点很感兴趣，先生。"巴特尔眼睛闪了一下说道，"嗯，如果你允许我说的话，你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王。"

"多谢，巴特尔。"安东尼叹口气说道。

"你好像对此并不太高兴,先生?"

"哦,我也不知道。我敢说,当国王会是很好玩的,但是这就得把你拴到一个固定的工作上。我以前一直都在尽力避免这种情况。"

"但是,我想你认为这是你的义务,先生?"

"天哪,不!你怎么会这么想。全是因为一个女人——永恒的话题,巴特尔。为了她的缘故,我甚至可以做任何比当国王还要难的事。"

"的确是这样,先生。"

"我这样安排,男爵和艾萨克斯坦就都不会抱怨了。他们一个想要个国王,另一个想要石油。他们两个都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而我得到的是——哦,上帝,巴特尔,你陷入过爱情吗?"

"我一直深深地爱着巴特尔夫人,先生。"

"深深地爱着夫人——噢,你没搞懂我的意思!这完全是两码事!"

"请原谅,先生,你的那个人在窗外等着呢。"

"鲍里斯?他就是这样。很有趣。上天保佑,他们搏斗的时候,枪走火干掉了那个女人。不然的话,鲍里斯一定会把她的脖子拧断,那就该给你找麻烦了。他对奥博洛维奇王室的忠诚简直令人吃惊。奇怪的是,迈克尔刚一被杀,他就投到了我的麾下——而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我是什么人。"

"本能。"巴特尔说道,"就像狗一样。"

"那时我觉得这种本能太不合时宜了。我担心他这么做会把我暴露给你。我最好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他从窗子钻了出去。巴特尔警监独自站在那里，目送他离去，然后好像对着墙板说道：

“好好干吧。”

外边，鲍里斯正在做解释。

“主人。”他边说边引着向平台走去。

安东尼跟着他，心里在想前边会有什么。

这时鲍里斯停了下来用食指向前指了指。月光下，在他们的前面有一张石椅子，上边坐着两个人。

“这条狗，”安东尼寻思着，“还是一条上好的猎犬。”

他向前走去，鲍里斯则消失在阴影中。

两个人站起身向他迎来。其中一个是维吉尼亚——另一个——

“你好，乔。”一个异常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你可捞着个真不错的女孩。”

“吉米·麦格拉思，太好了。”安东尼叫道，“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往内地去的那趟白跑了。后来有几个意大利人找上门来，想要从我这里把手稿买走。再后来有个晚上，我差点让人给捅上一刀，这下子我知道了我托给你办的事情要比想象的棘手得多。我想你也许需要帮助，就乘下一艘船追寻你来了。”

“他可真够意思呀！”维吉尼亚捏了捏吉米·麦格拉思的胳膊，“你以前怎么没告诉我他是这么一个出色的人？你呀，吉米，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情圣。”

“你们两个倒挺说得来。”安东尼说道。

“当然。”吉米说道，“我正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呢，后来跟这位女士联系上了。她根本就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人——而是上层社会那种出色的女士，倒把我吓得够戗。”

“他把信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了，”维吉尼亚说，“他这么具有中世纪的骑士风度，我都为自己没受到信的折磨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吉米大献殷勤地说道，“我就不会把信给他了。我会亲自把信交到你手里。嘿，年轻人，热闹全都结束了？还有没有需要我做的？”

“正好，”安东尼说，“有件事，稍等一下。”

他回到楼里。过了一会，拿着一个纸包走了回来，顺手把纸包扔进吉米的怀中。

“去车库自己找一辆中意的车，赶到伦敦去把包裹交给埃弗迪恩广场17号。那是鲍尔德森先生的私人寓所。作为交换，他会给你一千英镑。”

“什么？不是回忆录吧？我可知道它被烧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安东尼责备地说道，“你不会相信我会被他们骗了吧，啊？我马上给出版商打了电话，知道了那个电话是假冒者打的，于是将计就计。按他的吩咐我搞了一份假回忆录，不过我把真的放进了经理的保险箱而把假的交给了来人。我从来就没失去过回忆录。”

“真有你的，宝贝。”吉米说道。

“哦，安东尼，”维吉尼亚说道，“你不会让他们出版回忆录吧？”

“这可不由我了，我不能让像吉米这样的老朋友失望。

不过你不必担心。我已经看过回忆录了，也搞懂了为什么人们说权贵之人不自己写回忆录而要雇别人写。作为一个作家，斯泰尔普蒂奇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不停地写他那些治国安邦的大业，一点都没透露那些台前幕后的逸闻趣事。他那种保持秘密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最后：整个回忆录中一笔都没写这位让人担心的政治家的个人情感。今天我给鲍尔德森打了电话，跟他说好今晚午夜之前把手稿交给他。不过，既然吉米已经到了，就让他自己把这桩事干完吧。”

“我去了。”吉米说道，“一想起那一千英镑，我就高兴——特别是我本以为再也得不到了。”

“少安毋躁。”安东尼说，“我必须向你坦白，维吉尼亚。这件事别的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我还没告诉你。”

“只要你不对我说，我才不关心你以前爱上过多少奇怪的女人呢。”

“女人！”安东尼装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说道，“确实是女人，你问问詹姆斯，他上次遇到我的时候，我正对付什么样的女人。”

“减肥团的女人。”吉米郑重地说，“一个个都特别邋遢，而且都在五十岁以上。”

“谢谢你，吉米，”安东尼说，“真够朋友。”然后对维吉尼亚道：“不，比这还要差。我欺骗了你，没有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

“真那么可怕吗？”维吉尼亚颇感兴趣地说道，“你不会叫破烂儿之类的傻名字吧，啊！我要是叫破烂儿夫人，可真够逗的。”

"你总是把我想得那么坏。"

"我承认的确曾经怀疑你是维克托国王,不过那只是一转眼的工夫。"

"顺便说一下,吉米。我给你安排了个事——在黑措斯洛克动荡的城堡里淘金。"

"那儿有黄金吗?"吉米急切地问道。

"当然有。"安东尼说,"那是个不错的国家。"

"这么说,你准备接受我的建议去那里了?"

"是的。"安东尼说,"你的建议比你想象的还要有价值。好,现在开始招供。在幼稚园的时候我没被换掉,也没发生类似的浪漫故事。不过,怎么说呢?我就是黑措斯洛克的尼古拉斯·奥博洛维奇王子。"

"哦,安东尼!"维吉尼亚叫道,"太令人震惊了!而且我嫁给了你!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得去黑措斯洛克玩一把国王和王后的游戏。吉米·麦格拉思曾经说过那里国王和王后的平均在位期不超过四年。我希望你不介意?"

"介意?"维吉尼亚叫道,"我应该高兴得要死!"

"她不是很不一般吗?"吉米嘟囔着。

接着,他小心地消失在夜色里。过了一会儿,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

"没有什么比让他干自己爱干的事情再好的了。"安东尼满意地说,"另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把他支开。我们结婚后,还没跟你单独呆过一会儿呢。"

"我们会过得很好的。"维吉尼亚说道,"叫盗贼不再作

盗贼，叫杀手不再杀人，把全国的道德水平都提高一大截。”

“我喜欢你这些纯洁的念头。”安东尼说，“让我觉得我的牺牲没有白费。”

“胡说。”维吉尼亚静静地说道，“你会喜欢当一个国王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你知道的。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而且你也有这个能力，就跟管道工天生就喜欢摆弄水管一样。”

“我从来就没觉得管道工们喜欢他们的工作。”安东尼说，“不过，去他妈的，咱们别浪费时间说管道工了。你知道现在这个时刻，我本来应该在和艾萨克斯坦和老洛洛葡萄糖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呢！他们想谈石油方面的事。石油，我的上帝！他们得等我高兴的时候了。维吉尼亚，你还记得我曾对你说过我会想方设法引起你的注意吗？”

“我记得。”维吉尼亚温柔地说，“当时巴特尔警监正从窗子往外看呢。”

“对，他现在没看。”安东尼说道。

他突然把她拥进怀里，吻着她的眼皮、她的嘴唇、她那闪着绿色光泽的金发……

“我特别爱你，真的，维吉尼亚。”他低语道，“我非常非常爱你。你爱我吗？”

他低头看着她——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她把头靠到他的肩膀上，低低的，用她那甜甜的颤抖的声音说道：

“一点都不！”

“你这个小妖精，”安东尼叫道，抱住她使劲吻了起来，“我相信我会爱你，直到永远……”

第三十一章　各种细节

场景——切姆尼兹，星期四上午十一点。

警察局长约翰逊脱掉外衣，正使劲挖着。

空气异常地沉闷，仿佛进行着一场葬礼似的。朋友们和亲属们围站在约翰逊正在挖的墓坑四周。

乔治好像成了死者遗嘱中的主要受益人。巴特尔警监，还是一副老面孔，看来对葬礼的安排很满意似的。作为运尸工，说明他做得很不错。凯特海姆爵士则一脸严肃和痛苦的神情，那是英国人在宗教仪式进行当中才摆出来的神情。

菲什先生在这样一幅画面中显得很不协调。他不够严肃。

约翰逊弯腰干着，突然他直起身来。周围立刻兴奋地骚动起来。

"可以了，宝贝。"菲什先生说道，"现在我们得小心点

了。"

人们马上就可以觉察出他才是真正的家庭医生。

约翰逊退在一旁。菲什先生一如往常板起严肃的面孔弯下腰来。医生要开始动手术了。

他取出一个小帆布包，极其正式地把它交给巴特尔警监，而后者接过来后又交给乔治·洛马克斯。这种情形下的各种礼仪得到了一板一眼的遵守。

乔治·洛马克斯把包裹打开，扯开里面的油纸，摸索着里面的包装。过了一会，他的手里多了样东西——然后又迅速地用棉线团包了起来。

他清了清喉咙。

"在这个幸运的时刻——"他拿出擅长演讲者的架势开口说道。

凯特海姆爵士赶紧退了开去，在平台上找到了他的女儿。

"邦德尔，你那辆车能用吗？"

"能用，怎么了？"

"那赶快开车把我送到城里去。我马上就出国——今天。"

"可是，爸爸——"

"别跟我争，邦德尔。乔治·洛马克斯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对我说，要跟我私下谈几句，是关于一件特别微妙的事情。他还说，赫巴克图的国王不久要到伦敦来。我再也受不了了。邦德尔，你听到了吗？一百个乔治·洛马克斯也不行！如果切姆尼兹对国家这么重要，就让国家把它买去。不然的

话，我也可以把它卖给一个辛迪加，让他们把这里变成一个饭店。”

“现在科德尔斯在哪儿？”

邦德尔明白过来眼前的情形了。

“现在这个时刻，”凯特海姆爵士看看表答道，“他至少要花十五分钟大谈什么帝国的利益。”

另一个画面。

比尔·埃弗斯利先生，没被邀请参加墓地上的仪式，正在打电话。

“不，真的，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说，别生气……好吧，不管怎么说，你今天晚上得吃晚饭吧？……没有，我还没吃。我一直被人当驴使唤。你不知道科德尔斯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多利，你清楚我是多么地想你……你知道除了你我还从来没爱上过别人……好，我就先去看展览。那句怎么唱来着？‘于是小姑娘试着，陷阱和眼睛’……”

传来一阵怪异的声音，埃弗斯利先生试图把那句歌词哼出来。

现在乔治的长篇大论终于到了尾声。

“……大英帝国持久的和平和昌盛。”

“我想，”海勒姆·菲什先生对自己也是对所有的人说道，“这一周过得挺有意思的。”